A stylized graphic of a mountain range with several peaks of varying heights and shades of gray, positioned behind the title text.

東台灣研究

20

□ 研究論文

台東縣排灣族當代狩獵行為模式的討論.....傅 君

□ 調查報告

雅美族山林的狩獵文化—魔鬼的豬.....王桂清、鄭漢文

大武平原地區之鳥類相初探.....吳志昇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二月

東台灣研究會

東台灣研究 20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二月
東台灣研究會

東台灣研究 20

目 錄

□ 研究論文

台東縣排灣族當代狩獵行為模式的討論……………傅 君 3

□ 調查報告

雅美族山林的狩獵文化—魔鬼的豬……………王桂清、鄭漢文 41

大武平原地區之鳥類相初探……………吳志昇 77

台東縣排灣族當代狩獵行為模式的討論*

傅君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摘要

在台灣，原住民族的狩獵活動一直受到相當的關注，既有的研究側重原住民「權利」或原住民狩獵活動「保育」功能的討論，本文則試圖由行獵者的生活脈絡來瞭解狩獵活動，並認為「瞭解」是「尊重」與「接納」的開始。

筆者長年對台東地區排灣族社會發展有所關注，在 2010 年冬及 2011 年春，跟隨排灣族獵人在山區行獵。基於這些經驗，本文試圖剖析當今排灣族獵人進行狩獵活動的情境背景。研究發現，在台東縣排灣族間，從事狩獵活動的行獵者以從事農耕或短期就業的在鄉人口為主，實際進行狩獵的獵人人數有限、專職以狩獵為生的獵人更是少數。獵人進行狩獵的地區，多選擇在日常生活領域（包含舊社、耕地等）範圍之內，狩獵活動進行配合農事以及在薪資市場中就業的時間節奏。因獵人並不以狩獵為生，獵獲量少，故獵獲多以自用或親友間分享為主。本文將這些排灣族當代狩獵行為的一般情況，置於行獵者日常生活的脈絡中來理解。行獵者日常生活脈絡之構成，則受到傳統排灣社會的文化特質、當代的經濟模式、以及部落發展的歷史過程與變遷等因素影響。

筆者相信，如果我們能夠設身處地，想像自己身處排灣族當代獵人的生活情境脈絡，那麼，我們將比較能理解、體會所謂「打獵」活動，在討論與狩獵相關的議題時，我們也將會有更為開闊的思考與辯詰空間。

關鍵詞：排灣族、狩獵行為、野生動物經營管理

* 本文之田野資料根據林務局台東林管處委託計畫「台東縣原住民傳統文化、祭儀與狩獵行為等傳統知識調查計畫——排灣族、魯凱族」(計畫編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保育研究系列 99-16 號)，特此註明，並感謝台東林管處相關人員所提供的協助與意見。又，因篇幅及資料所限，本文集中討論太麻里、金峰、大武、達仁等鄉的現象。

一、引言

本文討論台東縣排灣族當代的狩獵行為模式。文中所報告的狩獵活動範圍涵蓋台東縣大武山系東側臨海的淺山地區；獵人活動的區域，主要分佈在由中央山脈南段向東流入太平洋的主要溪流以及它們的支流。狩獵區域的海拔高度約在 300 至 800 公尺之間。

研究所涵蓋的台東縣排灣族，包含散居在溪流靠近出海口的河口沖積扇或海岸平原上的 Pakarokaro 群，以及主要分佈在太麻里溪、金崙溪、大竹篙溪、大鳥萬溪、安塑溪等台東縣境內主要溪流中游河階或山坡上的 Butsul 群。（參閱傅君，2001）在日據時期，研究區各部落從中海拔山坡面，遷移到靠近主要溪流的河階。在 1950、1960 年代，多數部落又再度遷至各溪流靠近出海口的河階或沖積扇上。遷移之後，這些部落的原住地一部份被劃為「原住民保留地」，一部分被劃為林班地國營事業用地，歸土地銀行、國有財產局等相關國營機構管理。

大體而言，研究區夏季炎熱多雨，而每年的 11 月至次年 3、4 月間較為乾燥、涼爽。區域內植被以中低海拔闊葉林為主，間有人為開墾種植或造林所形成的草生地或次生林地。一如中低海拔山地的地景特徵，獵區林木茂密，地形起伏劇烈，除溪流和既有人行道外，在山間密林中不易辨識方向，難以穿越。在研究區域的高海拔山區，山區林相完整，人類活動稀少，中、大型哺乳類動物在種類與數量上都頗豐。也因此，在 1988 年，政府將本區公告為「大武山自然保留區」，以保護該區自然環境以及野生動植物物種。

自從 1999 年「921 地震」之後的十餘年間，研究區經歷「海棠」、「賀伯」、「莫拉克」等颱風的侵襲，中、高海拔山區崩塌劇烈，幾條主要溪流淤積嚴重。位於河口地區、國民政府以後建立在低位河階或沖積扇上的部落受到直接衝擊（著名的嘉蘭村即為一例，後

者的例子如大武鄉大鳥部落)而位處中海拔山坡面上的排灣族舊社區域所受到的擾動相對較小,多數位於舊社地區的「獵場」,大致上也沒有受到重大的衝擊。

本文的資料主要反映 2010 年至 2011 年間訪談研究區獵人並實際跟隨獵人上山行獵所獲得的田野資料。另外,研究者長期關注台東地區排灣族社會發展,對研究地區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參閱傅君、2001)。這些背景理解,對於進入田野,也對於理解狩獵活動有相當的助益。在田野調查過程中,研究者借參與部落尋根祭祖活動的機會參與狩獵活動,所參與的尋根活動包含:太麻里流域嘉蘭、正興二村、金崙溪賓茂、壠坵二村、大武鄉多良部落等。另外,在嘉蘭、大溪、土坂等村,研究者也跟隨當地獵人前往獵區進行實際狩獵的田野觀察。筆者跟獵的經驗包括在嘉蘭跟隨 1 名獵人在太麻里溪中游地區狩獵 4 次,並實查太麻里地區排灣各主要舊社獵場(參閱曾振民,1991)、在土坂跟隨 2 名獵人在大竹篙流域行獵 3 次、在大溪跟隨 1 名獵人在加津林部落北方坡面上行獵 2 次。在實際跟獵時,研究者攜帶軌跡記錄器記錄行獵行程。在訪談的工作中,筆者隨著跟獵時,依情境狀況訊問獵人相關問題,也在部落中依著獵人的生活脈絡,有機會時就詢問獵人或相關部落人士與狩獵相關的問題。這些跟獵與訪談是調查期間,隨著筆者所關注的狩獵活動半隨機式地展開,這種人類學進入田野的方式,雖然沒有嚴格的「科學的」或具統計學意義的取樣設計,但可在有限的研究期間內,儘量擴大研究的接觸面與深度,而身入其境地達到對狩獵活動的瞭解。

本文第一部分描述田野調查時所參與的狩獵活動;配合訪談資料,筆者歸納出台東縣境內排灣族各部落間類同的狩獵行為模式;第二部分,筆者由排灣族部落的歷史發展和政治經濟體制的沿變,以及,作為一個排灣族獵人在此結構性條件中的選擇與作為,解釋此行為模式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第三部分,研究者討論近年來台灣

原住民狩獵活動的相關研究，並提出對野生動物經營管理的看法與建議。

由於在現行法令中，除了少數物種（如山豬等非保育類的物種），以及在特定場合（如原住民傳統儀式、祭典）之外，狩獵活動並非合法活動。在研究過程中，筆者實際參與狩獵活動，因此，有必要先簡短地在此說明一下研究者本人對「狩獵」以及從事狩獵活動研究的基本立場。

首先，由「環保」或「生態」觀點討論狩獵活動是否應該被允許或禁止的議論，筆者認為由這些觀點討論「狩獵」時，關鍵性的問題在於狩獵是否構成威脅野生動物族群生存的主要因子。由於野生動物族群動態以及影響此動態的因子難有定論，到目前為止，學界對於是否應該為了保護野生動物而禁止狩獵活動並無定論（筆者在 1996 年曾就相關問題提出一些看法，參閱傅君，1996）。

在道德層面上，筆者認為「打獵」本身並沒有絕對的好或壞；「狩獵」好壞是非之判斷，端視從事這項活動的人，以及評論這項活動的人的經驗與立場而定。對於一個獵人來說，打獵取食是自然正當的行為，而對於一位愛護動物的生命關懷者而言，獵人的行為自屬不當。筆者認為兩者的看法都各有其正當性，也很難討論出一個眾人皆可接受的結論。基本上，對於「狩獵」，研究者本人願意站在獵人的立場，覺得獵人上山打獵有正當性；研究者也同樣願意站在反對狩獵的立場，認為反對打獵也有其正當性。既然贊成狩獵與否都各自有其正當的理由，那麼，兩者相互體諒，相互瞭解並且尊重對方贊成或反對打獵的理由與立場，各行其是即可。

再其次，就「狩獵」的研究活動而言，筆者認為作為一個研究者如果沒有實際跟隨獵人打獵，則無法「客觀地」了解他（她）的研究課題¹。因此，以人類學學科所強調的、有本質重要性的「參與

¹ 在人文學科尤其是人類學的看法中，所謂「客觀性」的知識，不同於一般所認知而

觀察」方法進行「狩獵」研究，是絕對必要的。另一方面，在現行法令之下，本研究的對象——獵人所從事的活動是不被允許的。在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既有必要參與實際的狩獵行為，而當所參與、觀察的活動本身有時是「非法」的活動時，研究者又如何抉擇？對於這個問題，首先，既然我認為研究者必須透過實際參與來進行研究，因此，對研究者而言，參與所謂「非法」的狩獵活動是必要的。在這個必須參與狩獵活動以期瞭解的前提之下，筆者又如何看待研究者參與「非法」活動以進行研究呢？我認為，在現代民主主義國家的體制之下，所謂「法律」是因應現實狀況及需要而產生的政治折衝的結果。既然是政治折衝的結果，「法令」就無法脫離現實的時空脈絡，因此，所謂「法令」也不具有絕對性。由政府對狩獵活動實際的管理狀況來看，當 1990 年代「野保法」施行之初，一切狩獵活動皆被禁止。到 1990 年代末期，由於世界性的「保育」與原住民權益兩者之間衝突、折衝的結果，法令有所因應與修改，「野保法」中對一切狩獵的禁制，也改變成有條件、有限度的開放。由此可見，猶如之前的野保法有所變革，當前現實的法令也不是不可改變的。因而，在當下時空背景中所謂的「非法」或「合法」也並非絕然不可改變，而本文的一個主要目的，即在於希望能藉由台東排灣族的例子，將「狩獵」活動置於其時空脈絡中，透過「理解」實際行獵者的生活脈絡並「尊重」、「接納」，而開啟討論「狩獵」問題的另一個面相，並希望相關法令能更貼近現實生活。

為自然學科所強調的「客觀」。人類學所強調的「客觀」（如果勉強地使用這個字眼），來自於「主觀」（或主體）在涉入研究對象之後，所產生的「主觀性的客觀」。在此知識論的前提之下，人類學所強調的「參與觀察」正是建立「客觀」知識的主要途徑。惟本文重點並非有關知識論的討論，僅在此點出這個議題，進一步的討論可參閱 Jackson, 2009、謝國雄, 2007。

二、當代台東排灣族的狩獵型態

2.1 在傳統社會生活中的狩獵活動

在進入主體討論之前，我們先將傳統排灣社會的狩獵模式作簡單的討論。這個討論可視為當代狩獵行為模式的背景之餘，它也同時彰顯狩獵活動與社會生活相互嵌合的意涵。在日據「集團移駐」計畫於本地區施行之前（各部落移駐時間不一，大約在 1930 年代後半期整體完成），Butsul 群排灣人在中海拔山區的生計模式，以刀耕火耨的方式，種植地瓜、芋頭、小米等作物，並進行狩獵，取得動物肉類，行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此外，族人也以山林產物與平地交換，以取得其他生活資具。早期日本學者如小島由島（1920[2004]）、佐山融吉（1921）、古野清人（2000[1945]）等人的民族誌調查顯示，狩獵為傳統社會中重要的活動，而且與農耕活動共同構成排灣人社會以及文化生活的整體。從文獻紀錄中看到，與小米生產相關的部落性祭儀活動（開墾祭、收穫祭、五年祭等），都伴隨著部落集體性的狩獵活動。在夏季收成之後，族人以部落為單位進行團獵或捕魚的活動。在冬季農閒時，族人多組成三、五人為單位的獵隊到部落所擁有的獵場進行狩獵。狩獵活動雖不是族人主要的生計來源，但狩獵的行為與能力卻最為族人看重。獵獲被用於日常生活如除喪活動中，也在祭典、儀式中扮演重要的、與神靈界溝通的角色。

日據時期所記錄的排灣人會生活也一直延續到相當晚近的時期。吳燕和（1993）的民族誌口述記錄²曾記載與本研究更切近的例子。在吳燕和的報導中，太麻里河流域排灣族人的宗教祭儀包括固定時間舉行的祭儀，以及不定時舉行的祭儀。前者包括與小米有關

² 推估吳燕和的民族誌調查時間大約在 1960 年代初期，透過對耆老訪談，所談論的是老人們先輩的生活狀況，而其記載的大約是 20 世紀初期的情況。

的祭儀以及每年舉行的捕魚祭和每五年舉辦一次的「五年祭」。與小米有關的祭儀又包括：粟播種祭（*masatjukut*）、粟收穫祭（*masalut*）、嚐新祭（*lemilus*）。舉行這些祭儀的目的，在於祭告諸神，祈求諸神賜福保障農作成功。在吳燕和的報導中，其他不定時舉行的祭儀活動如小米除祟祭、增強小米力量（*paplum*）、除惡（*kiiasang*）、求雨（*paochachi*）、久雨求晴（*paadaf*）、停止暴風（*vali*）等，也都和農事（尤其是小米的耕作）有關。在這些攸關部落興衰的祭儀活動中，頭目與祭司是祭儀的中心，而獵獲則是在祭儀中，人神溝通的必要物品。綜而言之，在傳統排灣族社會的以滿足生計需求為生產目標的經濟模式，以及以頭目與祭司為核心，以保障部落生存與發展的政治與宗教結合的社會體制中（參閱傅君，2001），狩獵活動無疑是此部落生活現實面的重要環節。如上文簡短的討論所示，在排灣族傳統社會生活中，狩獵活動不單只是「打獵」，而是與農事生產緊密結合的一個環節，而無論狩獵或農耕的生計活動，皆與部落的社會組織、宗教儀禮相互滲透、結合。

2.2 狩獵活動實例

我們先由筆者實際參與的狩獵活動為例，來看看當今在研究區所謂「狩獵」是怎麼一回事。由這幾個實例，綜合其他田野資料，筆者進一步歸納我所見到的當代排灣族狩獵活動的模式。

事例 1：尋根狩獵活動³

2011 年 3 月 12 日太麻里鄉 K 部落前往舊社尋根。在 K 部落頭目的帶領下，該部落約 5、6 戶、30 餘人前往舊社尋根。連同 K 部落、與該部落有連帶關係的 C 部落、以及其他幾個因舊社被劃入林班地範圍而失去獵場的部落也一同參與。原本 K 村今年的尋根活動應在掃墓節舉行。但為避免清明時節氣候變化、下雨而提前舉行。在近幾年的颱風衝擊之下，山區主要產業道路崩壞，太麻里溪因溪床整治工程建的便道成為居民進入山區的唯一通路，但也只有在冬季枯水期才能通行。在為期兩天的尋根活動中，第一天下午，大家驅車沿河床工程便道前往距 K 村約 8 公里處靠近舊部落登山口處紮營。第二天上午，參與者一同沿著山徑步行前往分別位於海拔約 400 公尺及 700 公尺高度稜線坡面上的 K 部落舊社及在舊社之前更早的老部落。筆者在佈滿碎石的山徑陡坡上，遇見一位七、八十歲的老婦人，老婦人說老了，走不上去了，遺憾這輩子沒能最後一次回到舊家。

參與者在到達約半個小時及一個半小時腳程的舊社及 K 部落日據遷移前的老部落之後，大家開始砍草、清理環境，並清開大頭目舊家前廣場上的草木。在廣場前集合，眾人將祭品獻給祖靈之後聚餐。在祭拜完、聚餐之後，一部分準備當晚打獵的人在舊部落停留，其餘的人回到河床營地。在前往舊社及老部落的途中，在晚上要打獵的人沿路觀察獸跡，並在樹上作記，以準備晚上的狩獵活動。在山上，筆者初次參與與狩獵有關的活動，對各種活動並不熟悉之餘，

³ 本文中所報導之部落尋根狩獵活動均經當事人向事業主管機關林務局及縣政府申請通過，屬合法行為。我國現行法令中，與原住民祭典儀式性狩獵活動相關之法令包含：2004 年修訂之野生動物保護法第 21.1 條、2010 年公佈之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等。另外，下文另外提到，為進行參與觀察，研究者跟隨獵人上山打獵。這些跟獵活動進行的前提，是林務局委託筆者進行的研究計畫，但在事前，個別的狩獵活動並未經過申請。依照現行法律，屬於「非法」行為。

也因與部落的人並不熟識，因此也回到溪邊營地過夜。在營地，各參與的家庭升起篝火取暖，大家一同飲酒聊天度過一夜。尋根活動於第二天下午結束。回到村子，頭目做東請所有參與者在村中的小吃店聚餐。餐後，頭目頒發給參與者每人一包獵肉，以象徵意義也以同等的實質意義的方式，凸顯了部落的一體性，以及頭目的領導地位。⁴

雖然沒有實際跟隨獵人打獵，但這次參與 K 部落尋根的經驗，讓我了解到尋根活動的性質，以及狩獵活動在此項活動中的情況及位置。質而言之，尋根活動中，部落的人回到舊日家園，長者帶領少者清理被荒草掩埋的家屋，祭拜祖先，認識舊家風貌。透過尋根祭祖活動，部落中的人與生命的根源接觸，而「根」的感覺也再度喚起大家心中的一種「一體感」。尋根活動的過程中，承載個人以及部落歷史記憶的實體空間、物品（如家屋遺構、散落的家戶物品等等）再一次進入族人的生命經驗之中而不致於失落。

即使在平日，舊社也仍在居民的生活空間範圍之內。在舊社步道的起點即有一工寮，平日住著一位老獵人。老獵人不慣住在新社區，在山上種些地瓜芋頭，獵取一些動物供應日常所需。除了老獵人之外，部落裡，在山區耕作的居民仍很普遍。在跟隨尋根以及研究進行的過程中，筆者由居民帶領，前往探查鄰近的 Chinpalan（情巴蘭）、Maladebe（麻樂得伯）、Dadagas（加拉克茲）、Delbe（達爾朋）、Pudon（補敦）、Malivele（麻勒弗勒，Malivele 位於麻立霧溪溪口，此為日據時期日日警駐在所、學校的所在地）等部落。在各舊社領域，皆可見到居民在近三、四十年間種植的梅子樹、芒

⁴ 在 K 部落，現任頭目為醫生，且曾任國大代表，在部落乃至於太麻里河流域部落群中有一定的權威。在部落中的公共事務上，這位頭目有一定的主導權。例如，在 1980 年代，太麻里河流域部落舊社地區保留地土地區劃及分配時，現任頭目即有一定的主導力量。在台東各排灣族部落之間，這種情形並非必然。在有些部落，頭目的權威已被現代的新興社會菁英所取代，參閱傅君，2001。

果樹、竹子、檳榔樹、以及近期的咖啡樹等經濟作物。因居民在以前的耕地上耕作，舊社山區間的各種產業道路、農用步道或獵徑也都持續有人使用、維護。由這些耕作和其他採集活動，也顯示舊社所在的山區一直是當代居民生活空間的一部分。也因為這樣，在尋根的過程中，居民在部落領域不僅僅打獵，也在山間取藤心和各種野菜，作為晚間在營地以及歸家後的日用的食物，也是自然不過的事。

在台東縣排灣族部落的舊社尋根活動也有類似的情況。在 2011 年 3 月 26 日，研究者參加金崙溪舊社尋根活動。金崙溪主要的排灣族舊社有 B 社、J 社兩社。兩社居民在日據及國民政府時期，先後移住到現在的賓茂村和新興村。2009 年的 88 風災之後，金崙溪流域主溪發生嚴重坍方、土石流，溪床布滿崩塌的土石，導致溪床變高。在研究期間，金崙溪的整治工程只在壠坵村附近的河道進行，溪流裡面沒有工程便道，但四輪傳動車輛仍可到達都飛龍溫泉一帶，尋根的队伍即搭乘四輪傳動車輛進入溪床。兩村參加人員依當代行政村的區分，各自在河床建立營地。B 舊社的位置在新興村營地上方，屬 B 部落的人當活動開始的下午，就先行去到舊社祭拜完畢。在風災時，J 舊社的道路斷了，因此，J 村村長帶領少數村民上山找路，結果並未能如願回到舊部落。無奈之餘，村長說明年還要再試。

晚上的狩獵活動在沿溪流的山坡上，以及河床的浮覆地上展開。晚餐後，大約 8 點左右，參加狩獵的人分三組乘坐四輪傳動車輛前往預定狩獵的地點。大約 11 點左右就回到營地。前往浮覆地上的一組人，6 人共攜帶三隻槍，獵獲 7 隻山羌。第二天清晨，獵到動物的村民就著溪水將獵物內臟清除，整裝後，各自回到部落，將從山間帶回來的獵肉分享給親友。

事例 2：個人性狩獵

2011 年 1 月間，研究區 D 村的一位獵人帶研究者上山進行狩獵的實作解說。帶領的獵人主要以獵槍進行狩獵，間也施放獸夾。獵人的獵槍為土製獵槍，由槍口裝填火藥及彈藥，以信號彈底火引火擊發。獵夾則有鋼線吊索、鐵製彈簧式捕獸夾等，依狩獵目標物種選用。在傳統時期，為了領域擴張，D 村獵人會刻意到很遠的地方去打獵，順便開疆闢土、尋找新的耕地或獵場。老人去的區域遠達中央山脈主稜與布農族內本鹿社交會區域。據獵人的報導，D 村經常上山狩獵的人少了，傳統家族性的獵場界線已經模糊，繼續狩獵的人會因獵物的量而調整其狩獵區域，也會進入部落獵場中無人使用的地段。部落對於狩獵區域使用的討論有兩種意見，在 1940 年代出生的老一輩偏好用陷阱的獵人主張照原來個人的獵場打獵，1950、60 年代出生的獵人受到現代保育觀念的影響，主張將 D 村的領域分為四個區塊，以分區輪替的方式來維持野生動物量，以便永續收穫。

在 D 村，主要的獵具為沒有彈殼、用填充方式裝置火藥和彈藥的土製獵槍。也有用改良式的獵槍，以工業底火擊發、槍管細長、後座力小、配有望遠鏡瞄準器的獵槍。聽報導人說，請人製作一支獵槍的行情大約在新台幣八千元至一萬元之間，通常都找熟人訂做，一方面對品質與安全較有保障，一方面被取締的風險也較低。現行法令容許有原住民身份者合法擁有兩支獵槍，獵槍裝置火藥必須是充填式的，不能有彈殼，也不能使用工業底火。在以前，獵人將羅氏鹽膚木去皮悶燒成炭、磨碎、加硝酸鈉結成球、再將火藥球擣碎後，加些許硫磺調製而做成傳統式獵槍所用的粉狀火藥，並用鐵線剪成小段、圓磨，做成獵槍子彈。現在，獵人用鞭炮的火藥充填，用漁具店購買的鉛球為子彈。依個人的習慣決定裝填火藥的量，以及子彈鉛球的大小和數量。

獵人在上山之前，會在登山口，用檳榔、陶珠、鐵屑舉行簡單的祭拜儀式：三顆檳榔代表天、地、祖靈；部落頭目說應以五顆祭拜，加上土地擁有者和孤魂野鬼。在 D 村，部落集體性的狩獵申請在每年的二月。在前一年的集體狩獵時，獵隊打到很多懷孕的動物，今年，D 村村長經與村民討論後，因為其他活動已經很多，大家太忙了決定不申請。

上山進行狩獵實作觀察的那一天，下午五點到獵人家，獵人上山餵雞。約六點獵人回來。一起到附近的麵店吃晚餐後，獵人的姪兒出現。獵人打電話招此次的獵伴，電話的那一端說是被酒困住了。因此，就和獵人及其姪兒一起在家旁的工寮準備上山需要用的東西。獵人的槍用制式散彈槍的回收彈殼，裝填冲天炮火藥（乳白色）混合黑色火藥。製作時，以工具將舊彈殼的撞針取下，回復到未擊發的位置，將火藥裝入彈殼底部後，填入預先準備好的圓形小紙片，塞緊後，裝入鉛彈，再灌臘將鉛彈凝結成一體。鉛彈用的是四分的釣魚鉛球，一粒子彈裝 16 粒，一共做了六發子彈。

獵人的姪兒用的是填充式的土槍，槍管細，射程、殺傷力都也很大。裝填的次序是先塞衛生紙，再在槍管倒入火藥，以一支小鋼管放入槍管，搖晃將火藥壓實後，再裝入鉛彈。置入鉛彈後，裝入衛生紙壓實後即完成。這種槍用來引爆的底火是運動比賽中的信號砲。

9 點多從獵人部落的家中出發，開車到舊社時，已經 10 點多了。在進入獵徑前，獵人先以米酒簡單地祭拜祖靈與山神。這次狩獵地區在 D 村後方的舊部落的坡面，獵人以前曾在這裡種生薑，我們的獵徑即是以前的水管路線。沿線，有一條一吋的黑色水管，也有幾個大小不一的水桶。現在，獵人沒有繼續栽種生薑，水管路變成了獵路，而這條獵路也曾經是日據時期的道路，後來被開闢為產業道

路。現在道路已經荒廢、回復到次生的雜木林狀態。沿著這條道路，是獵人們進行狩獵的地區。

帶路的獵人是這次狩獵主要的用槍的射擊手⁵，獵人的姪兒走第二，研究者和助理殿後。一路上，山很安靜，我們也很少講話。帶頭的獵人用頭燈向前方照，看到有獵物，後面的人就停止行進，將頭燈熄滅，以免光線影響前方射擊手的視線。走走停停，沿路的林下草木稀疏，有時可見到山羌和水鹿的排遺，以及林間水鹿遊戲、棲息的小片空曠地。如此的走走停停，到了半夜 12 點，走在最前面的獵人決定停下來休息，因為前方的路途草太高了，頭燈也照不到獵物。我們在林間一處小空地坐下，收集了一些枯樹，因夜涼露重，我們用棉製手套當火種生起火，圍坐在地吃點心、聊天。休息將近一個小時後，再度出發。獵人似乎在看時間，以他的經驗判斷路徑上需要的時間、路程、以及動物可能在路徑上出現的時間和地點。沿路看到三隻山羌，獵人對其中一隻射了一槍，沒射中。

三點多，獵人決定要回去了，就開始在林間找一條通往 D 村舊社的捷徑。在路徑上來回走了兩次都找不到。獵人很久沒來這個地區，對路徑已不熟悉。最後，用手機打電話回部落給原本要來、被酒擋住的獵伴，問路後才知道我們錯過了一條岔路。找到路後，在一處檳榔園的工寮休息一下，吃了一些點心。四點多，將獵槍內的子彈擊發後，就空著手下山了。

根據獵人所言，現在村中經常打獵的人少了。他自己以前年輕的時候，除經常打獵之外，每次到山上的時間也較長，去的地方也較遠。現在，不以山上的獵獲為生，獵人的活動，變成休閒性的活動。依據獵人的報導，村中只有一兩位獵人會到深山地區去了，但去的目的並非動物，而是為了採集牛樟菇和其他珍貴藥材。

⁵ 俗稱「帶管子的」，因土製獵槍以鋼管為主體，因此而得名。

事例 3：太麻里流域獵人的個人狩獵活動

筆者跟獵的獵人是海棠颱風受災戶之一。今年才搬進位於 S 社區西面山坡上的「永久屋」。獵人原本在太麻里溪河階地上種植山蘇，莫拉克颱風中，數十萬的投資毀於一夕之間。在 Duvuvl 舊社地段，父親留下來的 2 甲山坡地種有檳榔樹。二十多年前，當梅子價錢正好時，獵人種了梅子。當開始採收時，梅子價格受到大陸產品的衝擊下滑，梅子只賣過一次，後來，價格滑落到連付採收工錢都不夠的程度。一氣之下，獵人把梅子樹全部砍掉，改種金煌芒果。如今，金煌芒果已經成樹，但因為產業道路斷了，而太麻里溪溪床的交通時好時壞，而雨季幾乎都難以通行，芒果成熟時無法運送，又是血本無歸的一次投資。

在回鄉種作之前，十四歲時，獵人被職業介紹所騙到台北三重去當童工。在北部打混了二十年後才回到故鄉。回鄉後沒有固定工作，只好靠山吃山，以打獵、種植為生。由於獵人對山林的知識和在山中的本事，有時候，林務局或一些學術研究單位會請他當嚮導。用他自己的話，「靠在山上跑來跑去養家活口」。

3 月，獵人帶研究者前往山區 C 社舊社尋獵。行獵的當天，我們駕著四輪傳動吉普車循太麻里溪的工程便道到達位於獵人田地下方的登山口，沿著溪澗爬坡到達獵人的工寮。在莫拉克颱風之前，本來有產業道路經過獵人的工寮，往位於海拔 800 公尺的 C 社舊社去。產業道路開鑿於 90 年代。歷年來的颱風之後，這條產業道路變得柔腸寸斷。在乏人使用、沒有人養護的情況下，產業道路上長滿了雜草樹木，又回復到山野的狀態。我們由工寮上攀到後方坡面的稜線之後，在達爾朋舊社的下緣附近下切到 C 社舊社下方的溪谷，又沿溪谷上切到日據時期的舊道，再沿著稜線到達 C 舊社。據獵人說，這條日據道路是連接太麻里溪與金崙溪的警備道路，路況良好。在當時，日本警察可直接騎腳踏車往返駐在所與各社之間，沿途並

有設置電話線，可以電話聯繫。C 舊社位於海拔約 800 公尺的位置，在海棠颱風時，其所在坡面崩坍，舊社房屋大約僅存 5 分之 1。隨行的 C 社頭目家後裔沿路用噴漆，很認真的在大樹上噴下記號，希望能有一天回到舊部落尋根。在舊社休息之後，我們又沿原路下切回到溪谷。回到溪谷時已將近天黑。

吃完用泡麵當菜順便當湯煮出來的白米湯飯後，我們在溪邊石頭堆中找到各自的好位置小憩片刻。獵人說，等動物下到溪床來喝水，晚一點再出發。大約 8 點多，我們沿著溪床，開始向下游移動。獵人帶「管子」（獵槍），走在最前面，我們二人則在約 10 公尺的後面跟隨。獵人說剛才休息時有看到一隻山羊，太久沒人來，這裡的動物呆呆的都不怕人了。他沒開槍，因為還要揹回去，太重了。

出發之前，獵人簡單地做祭拜（*palisi*），祝禱人員平安並能打到獵物。一路上，看到獵人的頭燈在溪床兩邊上方的山坡上梭巡，闐暗的山坡被頭燈的光線掃過，又立即恢復黑暗，令我想到夜間在海中潛水射魚的景象。槍聲響起，我們後知後覺地把頭燈從山坡上移開，以免擾亂射手的瞄準。獵人像一隻猴子般地爬上山坡去察看射擊的結果。在溪床的路途中，獵人射中一隻飛鼠和一隻公的山羌。我們將山羌剝皮、將內臟移除，丟到溪流裡餵養魚蝦並將羌肉分解好，大家分著揹以減輕重量。

在回程的山坡上，路徑是以以前的產業道路，長時間沒人來，部分道路已經崩塌，也有雜木在路中間長成大樹了。沿途，獵人又射到一隻山羌。由於在山坡上沒水，再加上離工寮已近，便將整隻山羌揹回去。射到這之山羌後，獵人沒再裝填，他表示這是山神給我們的，應該滿足了。而且，如果再打到，揹起來就太重了。回到工寮的時間大約正好是半夜 12 點。路上已經開始下起小雨，回到工寮，獵人生起火，同行的人將山羌剝皮、分解，將兩隻山羌放在火

堆旁燻烤到清晨。到早上七點左右，我們走回到溪谷停車的地方，往村落回去了。

在獵人帶領我前往其他太麻里流域排灣族舊社的路途中，不止一次感嘆獵人文化即將消失。他說，像他這個年紀仍然在跑山上的人已經沒幾個，不是酒精中毒，就是膝蓋受傷、走不動了。三十幾歲這一輩的人已經沒辦法在山上走動，會迷路。還有的人甚至不敢一個人上山。而現在的小孩子只喜歡看電視打電腦，以前，自己從小跟父親在山上工作，而自己的小孩過的生活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

1937年前後，在日人集團移住的時期，獵人所屬的C社由靠近稜線位置遷移到靠近太麻里溪中游河床的階地上邊，他的父親更開部落風氣之先，直接搬到太麻里街上接受現代文明的洗禮。後來，不知何故，卻又搬回到最深山裡面。我們巡獵的舊社位置，是老人們以前種田工作、打獵的地方。獵人也覺得很奇怪，以前他父母親已經搬出來到太麻里了，為何還要回到舊部落去採檳榔？等到自己從外地回來、靠山吃山之後，才知道山的重要性。

獵人帶領研究者所走的獵路，顯然是他熟悉不過的環境。從C社舊社到獵人所在的工寮，是溪的溪谷兩側山坡，也是C社的耕地與獵場，更是獵人小時候跟隨長輩們勞動的環境。在尋獵的路途中，獵人講起以前在獵徑上被土蜂螫咬倒地不醒人事的經驗、獵人和他的表兄弟一起從Chinpalan溪谷，將獵獲的水鹿背運出來的經驗等等。這些烙印在獵人身體中的記憶與獵徑本身相互構成，對獵人而言，一條獵徑不只是一條單純的路徑而已，而是充滿了身體經驗與記憶的「獵徑」。相對而言，這一條「獵徑」也不是任何一位獵人的獵徑，因為，即使在同一條獵徑上，因每個人在路途中遭遇的不同，任何兩個獵人的「獵徑」也都不是完全相同的。由獵人與獵徑、

獵場的關係，我體會到「人」與「環境」、「人」與「地景」相互構成的連結。

事例 4：大竹篙溪獵人狩獵活動

在大竹篙溪 T 村，帶領研究者進行狩獵田野實查的是位自稱「半路出家」的獵人。獵人雖從小有隨著父執輩上山工作的經驗，但國中畢業後就近入軍校就讀，展開離家 20 年的軍旅生涯。退伍回鄉後，獵人隨著岳父和表兄一起上山，在擔任民意代表的同時成為一名兼業獵人。

四月中旬，研究人員隨獵人上山見習。T 村對面靠近大竹篙溪出海口方面的山區是加羅板部落的獵區。T 村對面的山區地勢陡峭，村落主要的獵區在位於部落後方坡面上凱西亞舊社以及古當納斯（Gudanans）一帶的山坡和稜線上。驅車由一條部落後方的產業道路方向上山，約半個小時可達進入獵區的登山口。在 T 村，部落獵人慣習的另一條獵路，則行經大竹篙溪溪床，途中經過日據時期集團移住部落集中的地段，包含大古舊社、Chinpalan、Gaumagan 等舊社。如果途中不作停留，以慣行山路的健行者腳程，除了車程以外，大約 10 小時可走完獵場的全程。

研究者曾和獵人兩度前往位於部落後山的獵場。第一趟由獵人示範設置補獸夾。第二趟去巡視獸夾。上山設置獸夾的時節正是春初，沿路上草木茂密，九芎、楓香、白欖木、紅欖木正開始冒出嫩芽，這些都是飛鼠和猴子喜歡吃的食物。沿路也有小片的桂竹林開始冒出竹筍，是山豬會出沒的地方。透過獵人的解說，研究者瞭解到，時間、地點、植物生態和動物覓食習性，構成獵物與獵人互動的網絡。在山上放置獸夾並非隨機的動作，有經驗的獵人對經常狩獵的地區的熟悉，可以幫助獵人捕捉到獵物。獵人說的：「獵人要經常記筆記」，每次在山上的活動，讓獵人在腦海裡對獵區動、植

物的變化留下印象，成為日常狩獵重要的資訊。有時候，去不熟悉地方狩獵，獵人會先去問對該區較為熟悉的獵人，而有些獵人不一定會願意提供獵場的訊息。

從部落驅車前往部落後方獵場只要 20 至 30 分鐘即可到登山口。這次我們出發的時間是在上午大約 10 點左右。獵徑兩邊的草木清理得很乾淨，是村中另一位獵人最近才清理的。進入獵徑之後，我們花了大約 20 分鐘便到了獵人進入或離開獵場時休息、整裝的地點。在林間的一小片空地上，兩三粒石頭擺在兩三棵小樹旁，石頭成為獵人的座椅，而小樹則用來靠背。在一旁的草叢中可以看見幾個保特瓶空瓶和塑膠袋。這些並不是垃圾，而是獵人刻意留在那裡備用的。通常，獵人進入獵場前，會在此整理裝備，調整各人攜帶的物品。如果是晚間狩獵，獵人會在此裝填首發獵槍子彈。有些獵人會用米酒作一下 *palisi*，稍事祭拜，有些則不會。在巡獵歸來時，獵人也會在此稍作休息順便將獵獲包好，並將槍枝清膛。

過了休息點，經過遍佈茅草和狗尾蕨的草生開闊地之後，我們越過一道矮稜，往溪谷的方向下切進入原生林。獵徑在典型的台灣東南部中低海拔的儲楠屬喬木植物為主體的森林中向溪谷緩降。一路上，獵徑清晰。獵人在一些獸跡明顯的動物必經之地（獵人稱之為『地形要點』）放置獸夾，一共三門，並且用鋼索設置了一門吊陷。獵徑的盡頭是一條小山澗，對岸陡上的山坡是屬於鄰村的獵區。一群台灣獼猴在山澗對岸的大樟樹上緩緩地移動，觀望著我們的舉動。看我們沒有動靜，就又循著牠們固定的移動路線，繼續往山稜線上跳躍、攀爬而去。

獵人看到猴群並沒有舉槍，是因為猴子肉雖然好吃但在市場上沒有價值，一旦射中，獵人也懶得爬好陡的坡去找。在小山澗中，獵人從一棵樹上取下一些塑膠網，臨時編成幾個毛蟹陷阱，放了一

些事前準備的吳郭魚魚肉之後，我們就往部落回程了。回到部落大約是下午四點左右。整個行程花了大約 6 個小時。

過了三天之後，判斷我們在獸夾附近所留下的氣味已經消散，動物的戒心比較放下了，也比較有可能被夾子夾住時，獵人和我上山去巡視陷阱。結果，一共放置的 5 個獸夾，其中一枚夾到一隻不知名的鳥，沒看到屍體，地上一片凌亂，卻沒看到明顯的獸跡。由陷阱旁一棵樹上的苔蘚類植物有剝落的情況，獵人判斷是猴子從樹上下來，把我們的獵物捉去吃了。其他由獵人放置的夾子都沒看到東西。毛蟹夾夾到一隻，回到家成為下酒的菜。

在 T 村，除了這次在村落後方淺山的巡獵「見習」之外，獵人又招請村中另一位獵伴，結伴去較遠的舊大古社獵區行獵。這次行獵的行程為二日。首日，我們驅車走大竹篙溪的河床繞過產業道路崩壞的路段，再利用溪谷的臨時便道又接回尚未崩壞的產業道路。在產業道路上，我們見到近幾年在部落間流行種植的台灣咖啡樹園和種作者在田間搭建的簡易工寮。這條獵徑通往舊大古社頭目家系所屬的獵區。途中經過幾個地名如：在凱西亞地區前往大古地區間的「鞍部」、日本人曾經在大竹篙溪與金崙溪間置高點設置的「砲台」等。我們從「砲台」位置向北面金崙溪方向行進，走在斷斷續續的日本警備道上。日本警備道雖被荒草與雜木掩蓋，但部分地段仍可看到原有道路的路基。從警備道路下切到金崙溪上游側流近溪源處後，我們在山澗旁的一塊平坦地紮營準備過夜。

這條獵徑仍經常有人使用。帶路的獵人說，他每此來此，都在這裡紮營，也經常會遇到從金崙溪方面上山來捕毛蟹的人，兩個人共用營地，喝酒聊天，然後各自進行自己的活動。獵人說，最近很少看到這位由壠坵方面過來的「毛蟹先生」，是因為金崙溪沒了水，也沒有了毛蟹。我們升起篝火，鋪設好營帳後，獵人又煮起我在太麻里溪見識過的獵人晚餐——泡麵湯底配白米飯，加上幾片高麗

菜點綴。我們吃完晚餐，就著篝火稍事休息。在天色將近全暗時，才開始行動。我們先下切到溪流源頭，再上攀到對面的稜線上，由一條小路進入茂密的原生林。

在原生林中，有一條清楚（「很亮」，沒有被草木完全掩蓋）的步道，這也就是我們的獵徑。沿著獵徑，山的暗與靜襯托出我們移動時所發出的細微聲響。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山徑上，我腳下由頭燈點亮的步道和前方獵人在遠處偶而劃過樹林的頭燈光線也顯得特別醒目，卻也給我這個初次來此「見習」的研究者一些安全感。突然間，槍聲劃破山間的寧靜，緊接著是一個人在山坡上快速移動的聲響，然後，一切又歸於寧靜。不久之後，獵人無聲無息地在步道的前方出現，與另一位獵人交談的聲音傳到我這裡來。兩位獵人一起回到我所在的位置，一件物件被放到地上。隨著頭燈的光線，我看到的是今晚巡狩過程中，用槍射中的一隻重約 20 台斤的山羌。山羌的口中泛出幾絲鮮紅色的血液，仍然呼吸著，在寒冷的山間空氣中凝成一團水氣。我們將獵到的山羌放在原地後，又繼續向山內行進。直到獵人覺得獵徑已被野草覆蓋的過高，影響行進時，我們開始折返。回到營地，開槍擊中獵物的獵人就著營火將獵獲剖開、清理掉內臟，就著火把山羌用樹枝架起烘烤，又就地用石頭作成一個小小的祭台，用小刀從山羌頸部割下一小塊肉，倒了 5 杯米酒，放在地上。獵人一邊用嘴撕下山羌肉，一邊在口中用排灣語祝禱，將獵獲獻給山神、動物神、部落頭目祖靈、獵場土地神、獵場部落的祖靈。

就著營火在硬硬、冰冷的石頭地上翻來覆去的睡了一夜之後，第二天一早，我們重拾山徑，向舊大古社出發。到了大頭目家的前庭休息、獻祭時，獵人說起每次到舊社，大頭目（祖靈）都會賜給他動物的事。稍事休息之後，我們沿著舊大古的坡面向溪谷行進，大約下午四、五點時到達溪邊紮營。研究者因體力透支而留在營地，兩位獵人約在晚間七點左右，又沿著原坡面回攀到舊大古社，進行

晚間的巡獵。這一晚，獵人的兩隻槍一共射中 4 隻山羌。回到營地，獵人清除山羌的內臟，將整隻山羌覆蓋在溪床的大石頭上，一則保鮮，一則也防蒼蠅叮咬，顯現出獵人對獵獲的珍惜。研究者問其中一位獵人如何還有體力爬回山坡去打獵，獵人說，打獵就必須憑著一股意志力，超越體能的極限之後，才會有收穫。

有了山間密林之中跟著獵人打轉的經驗之後，筆者對研究區的狩獵活動得到一些初淺的認識。在所舉的幾個巡獵的實例中，首先，無論是在尋根祭祖的舊社活動，或是在跟隨獵人打獵的過程中，都見到獵人對於獵區高度的熟悉。獵人對於獵場的熟悉是長年、不間斷地在獵區中活動的結果。

其次，如前文所舉事例顯示，在 T 村、C 部落獵區的獵徑一部份是舊時連結部落間的步道或連結部落與耕地之間的農業道路，一部份則是日據時期的警備道路。而通往獵區的主要交通動線，則是近數十年間修築的山區產業道路（據我所瞭解，近年來修築的產業道路也多依循日據時期道路，而後者則又依循在地居民原有的交通動線。道路，也是在地原住民族地景中重要的一個環節，也是世代積累的人與環境互動的積累。）在所舉的事例之中，各獵區都位於部落週邊地帶的淺山地區。除了獵人經常性的狩獵活動之外，基本上，無論以前或現在，獵區是獵人或獵人所屬部落的生活領域。

第三，獵人在山上，有較固定的獵寮，在獵徑上，獵人有固定休息、整備的地點；在獵場中一些固定的地點，在樹枝上掛著的、在草叢間用石頭或枯木壓著的塑膠袋、保特瓶、甚至獸夾等等，都是獵人刻意留置、準備下次用得上的物品。獵人走熟悉的路徑到熟悉的獵場，在獵徑上行走時順便維護獵徑，這些都是獵人在行獵時為了能「拿」到東西所做的各種準備。而熟悉的獵場、經常走動、維持的獵徑、工寮、休息整備、存放備品的定點、對於獵區中地形、地貌的覺知、在獵徑上行走時的各種身體知覺以及對於前輩獵人所

流傳的故事和己身在獵場中所經驗過的事物的記憶，乃至於在獵場中為獵人所供奉的所有的神、靈，也是獵場之所以成為「獵場」的點點滴滴。所謂的「獵場」，是獵人經常性的狩獵活動的「結果」。如果沒有獵人經常在山區活動，獵徑很快就被荒草樹木所掩蓋，而「獵場」也很快地會恢復為「山林」。

第四、雖是帶領研究者上山「研究」，既已上山，獵人也真的希望能夠獵到動物。有一次，在田野調查後期，在研究者要求之下，一位獵人和我沒帶獵槍，上山考察山區的早期居民住居遺留。在山上轉了一陣子之後，獵人按捺不住，終於問道：我們在幹什麼？顯然，研究者上山是為了「勘查」，而獵人上山是為了「拿」東西，到山上「看」東西，不是獵人所習慣的「活動」。到山上「拿」東西的基本的企圖心，使得獵人和他的獵區發生密切的聯屬關係，也是「獵人」之所以為獵人，而「獵場」之所以為獵場的基礎。

筆者以為，由於到山上「拿」東西這個基本動因，獵人的活動有兩個基本面向。其一，基於安全以及取得獵物等因素，「狩獵」必然是非常「務實」的，為達到取得獵物的目標，獵人在山上的一舉一動都必須符合效率與安全的原則；其二，由於「務實」，狩獵也是充滿「現實感」的活動。為了能顧到安全與獵獲，獵人多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中行獵。這也是我們之所以見到，無論是在尋根或個人平日的狩獵活動中，打獵的場域都在獵人的日常生活範圍之內。

對於研究者來說，這種經驗成為理解「狩獵」活動的基礎。

三、當代狩獵活動模式

整體而言，筆者對在研究區所見的狩獵模式如狩獵時間、狩獵方式、主要獵獲物種、獵區（獵場）等幾個主要面相作如下的歸納：

3.1 「獵人」和行獵的場景

當今研究區排灣族打獵的人以從事農耕或短期就業的在鄉人口為主，另外，少數離鄉工作而長居外地的人，則會因部落祭典或各種婚喪禮俗回鄉而參與狩獵活動。

據研究了解，在平日，實際進行狩獵的獵人人數有限、以狩獵為生的獵人更在少數。進行狩獵活動的時間以秋冬兩季為主，也配合個人農事進行、以及薪資勞動的時間節奏。以在前文提到的幾位帶領研究者上山參與觀察的獵人為例，T 村和 C 部落的獵人常為林務局工作站聘為臨時工人。據了解，像這兩位獵人一樣、沒有常態性的職業、在山上種作的「獵人」是部落「獵人」的常態。

獵人進行狩獵的地區，多選擇在生活領域（包含舊社、耕地等）的範圍之內。另外，據了解，因法令禁止、管制嚴格、以及其他如交通動線的季節性限制等因素，獵人進行狩獵頻率比以前降低很多⁶。

3.2 狩獵時間

排灣族獵人全年都會上山打獵，然而，每年秋冬季節的 11 月至隔年 4 月之間是進行狩獵活動主要時間。在這個時間內，研究區的主要溪流進入枯水期，河床乾涸，天氣較為涼爽乾燥，在山區活動較為容易。另外，根據獵人的說法，冬季時深山氣候寒冷、草料不足，動物向淺山區域尋覓草食，也構成獵人上山狩獵的條件。這些天候條件，以及動物的活動週期等因素，使得秋冬兩季成為較利於狩獵的季節。研究區域的各村（部）落，也在每年年底至隔年 3、4

⁶ 近年來，在部落尋根祭祖或個人生命儀禮場合，由部落發動，根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的法條，向縣政府及林務局申請合法的打獵。在這些合法的行獵場合中，在外地工作的族人也會返鄉加入行獵的行列，但返鄉行獵的普遍程度、促成族人參加類似活動的原因以及影響參加情況的因素等，都有待進一步研究、了解。

月間，舉行豐年祭、或尋根祭祖活動。在這個時段內，部落依循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1 條的規定，向政府相關主管機關提出狩獵申請。目前，在研究區內以原住民祭典、儀式的名目向主管機關申請狩獵、或因為生命儀禮而申請狩獵，是研究區內居民透過合法途徑進行狩獵的主要方式。除合法的申請之外，非法、私下進行的狩獵活動則依獵人各自的生活、工作節奏和需求，全年度、不定時進行。獵人常因各種原因如耕作、採集、受公私人單位之雇上山砍草植樹等原因，而經常在山上活動。這些活動一方面使得獵人對山區維持著一定的熟悉度，而因循既有的生活慣習，狩獵也自然而然地發生。

3.3 主要獵物與獵物的使用

在研究區，主要的獵物包含山豬(*vavui*)、山羌(*dagece*)、水鹿(*vunan*)、山羊(*sizi*)、飛鼠、台灣猴、熊鷹(*kalis*)。根據報導人所言，熊鷹、熊和獼猴不是主要獵獲的對象，而其他如穿山甲、白鼻心等，除非誤入陷阱，也並非刻意捕捉的對象。

在研究區，除了台坂、土坂等幾個較為固守排灣族傳統文化的部落之外，獵人對頭目納供(*vadis*)、或以獵物對巫師的贈與已式微，保存較為普遍的是親友間的分享。除了親友的分享之外，在市場上、透過熟人、不公開的販售也佔有相當的位置。雖在法令管制之下，在研究區獵人之間仍然存在一個半開放、隱匿的山產市場。這個市場的生產端在台東，消費端則不限本地⁷。據報導人所提供資料，在上列山豬等六種較主要的獵獲對象中，山豬最受歡迎，價格也以一斤 450 元左右為最高。以個體論，一隻 20 台斤上下的山羌價格在 2000 元左右，中小型的約 1500 元；山羊也以個體計價，一隻在 5000 元上下。水鹿體型大，因為數量不多，沒有形成明確的價格，

⁷ 據了解，有獵者以宅配寄送處理好的獵物到消費者手中。

但據說單位價格大約與山羊相當。在遠離原鄉的都會裡，因對原鄉的思念，在都市原住民之間形成一個對飛鼠的需求，其價格約在新台幣 700 元左右一隻。

在野保法實施之前，正如水鹿的鹿茸、鞭一般，台灣黑熊的膽囊、熊掌曾是中藥行與山產店餐桌上的珍品，相當有經濟價值。近年，則因為法令管制，以及對山產市場的壓制效果，再加上排灣族傳統上有獵熊的禁忌，黑熊已不再是排灣族人狩獵的目標。熊鷹（赫氏角鷹，*Spizaetus nipalensis*）與黑熊一般，不在日常生活的範疇內，只有最勇猛、頂級的獵人才有獵獲熊鷹的膽識與經驗。在排灣族，經過巫師祭拜的熊鷹羽毛被視為能與頭目身份匹配的神聖之物。在未經證實的聽聞中，一對經過巫師施法的熊鷹羽毛（有類似百步蛇紋）有 3 萬元的價位。

目前，研究區的排灣族不把蛇類當作獵獲的對象。在野保法實施之前，在漢人食補、藥補文化所形成的山產市場中，百步蛇或其他蛇類曾經價值不菲，一條手肘粗的百步蛇萬元起跳毫不稀奇。而在近年，百步蛇和各類毒蛇也已不再是研究區獵人獵捕的對象。另外，台灣獼猴、水鹿也曾經被研究區的獵人熱情地追逐過。在以前，台灣獼猴的幼猴活體一隻可賣到 5000 元（賣給廟宇養；在以前，台灣民間宗教寺廟喜好養猴，原因待查）、成猴的骨骼可賣給中藥行、猴子頭一個 500 元，水鹿的鹿茸、鹿鞭也可賣到中藥行。現在，只有水鹿的鹿茸、鹿鞭仍有私下買賣的情形。

在研究區的幾條溪流，毛蟹、鱸鰻、以及各種原生種溪流魚蝦，都曾經是村民熱衷捕撈的對象。達仁鄉的土坂村村落入口「毛蟹的故鄉」的村落意象和「毛蟹季」的活動，見證著往日豐饒的溪流文化。而這些都已隨著 921 地震，以及近幾年來的風災、河道受創之後暫時停頓。

3.4 狩獵方式

在狩獵季節或平常時日，獵人以放陷阱的方式、或以獵槍進行狩獵。放陷阱、巡陷阱在白天進行，以獵槍狩獵則多在晚間進行。放置陷阱的獵人各自在經常活動、熟悉的範圍內設陷；在熟悉的範圍內進行狩獵，獵人對區內動物的作息、路徑等有較好的掌握，同時，也可以掌握在獵區行進、休息、設陷阱、處理與攜帶獵物的時間與節奏。也因此，每次進行狩獵的時間多為當天往返或隔夜回程，比起從前（據報導，約略在 1990 年代之前）前往深山地區從事多日的狩獵活動已不多見。

在研究過程中，筆者所見獵人多用土製獵槍進行狩獵，這些土製獵槍或由槍管填充火藥，或用俗稱「喜得釘」釘槍的工業底火擊發彈丸。也有見到獵人用機陷行獵，機陷主要以鐵製、帶有彈簧的獸夾為主。另外，獵人也有使用「吊子」或環套以尼龍線、釣魚線或鋼索製作，配合現場的樹木或動物行進的路徑來設置。在研究過程中，筆者沒見到獵人再使用以前經常使用的十字弓進行狩獵。

無論是徒步、或是以車輛進行，研究所見獵人巡獵範圍都在數小時的路程之內。傳統中的集體圍獵或焚獵的場合也不再進行⁸。在今日，集體性狩獵是在祭典時，參加者集體前往獵區，然後分組進行，進行的方式仍然比較像日常個人或數人結伴打獵的方式。參加的人在一紮營地集結，到了晚上，獵人各自與平日的工作或狩獵伙伴⁹結伴前往各自熟悉的區域狩獵。

⁸ 在既往的文獻中，常有有關集體性的狩獵活動的描述。這些集體性活動主要發生在部落性的祭典儀式之中，主要以火或獵犬驅趕動物到一定的地形要點後，由獵手加以截殺。例見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2004:316-318；亦見吳燕和 1993:316-318。

¹⁰ 這些獵伴既是平日的工作伙伴，也通常是同親族或同部落有親屬連帶的人。近年來，在祭典儀式的狩獵活動中，長輩帶年輕一輩的親族到山上去認識自家的獵場和舊部落，有著教育年輕人、傳承文化的意涵。

3.5 狩獵活動的祭儀行為

無論是集體或個人的狩獵活動都與祭儀活動伴隨，獵人總是在出發前向神靈致意、獵獲動物時向神靈祈福、感謝。一般而言，在出發前、到達目的地之後，獵人會作祈求、感謝平安的祭儀，在有了獵獲後，則進行祭拜動物神（'ayaya'aym）、祖靈、土地神的祭祀，並對動物神作「還給」（*venalid*）的儀式¹⁰，以感謝賜與，並祈願神靈能再繼續賜與。在當今，這些祭儀仍為獵人所遵守、執行，遵照古禮，從獵物身上取下肉塊獻祭。

這些祈福的舉動無法以「信仰」或「迷信」這樣的字眼一語帶過。如前所言，「狩獵」是一種非常務實的活動，其務實之處，在於獵人的人身安全，也在於獵物的取得。無論在白天或黑夜，在準備進入山區之前、在山徑上挺進、或在樹林草叢中追逐受傷的獵物時、或在取得獵物、殺死獵物之後，獵人的心理狀態也使得感恩的心以及祈願的動作自然而然地發生。

3.6 獵區（場）

在田野中觀察及訪談中，研究發現各部（村）落以原來所在溪流為主要狩獵區域。現今位於太麻里溪（嘉蘭、正興）、金崙溪（賓茂、位於太麻里溪的新興村）、大竹篙溪（土坂）、台坂溪（台坂）等溪流的村（部）落，無論是在尋根、祭祖、豐年祭等儀式時進行狩獵，或在平日進行狩獵活動，主要狩獵的地區維持在各自村落所在的溪流範圍內；部分分佈在中央山脈餘脈、沿海岸的山坡面上的

¹⁰ 據我的理解，在排灣族的日常用語中，*venalid*（返還）是從他者取得某物之後，返還該物，以取得受者與施者之間的平衡。獵人在獵獲之後，行 *venalid* 的儀式，割下動物一片後頸肉以象徵整個動物個體，將此個體還給動物的神——管理、擁有所有山上的動物的神靈（'ayaya'aym），以回復己身與神靈之間的平衡，並希望動物神靈下次再給與獵物。

「東排灣群」(Pakarogaro)的村落，例如太麻里鄉的北里村、香蘭村、金崙村、多良村、大溪村、大武鄉的大鳥村、大竹村(包含愛國埔、工作地、大竹本部落、加津林、富山、富南等聚落)等，以其原來或現今部落所在的山坡面為狩獵利用區。

五. 結論

總括而言，台東縣排灣族當代的狩獵行為模式，表現出出獵人口不多、專業以狩獵為生者極少、狩獵活動主要在中低海拔、現今部落生活領域範圍內(這個範圍當然也包含所謂的「舊社」範圍)、獵人以現代的土製獵槍以及各種形式的獸陷進行狩獵、狩獵的目標以中小型的哺乳類動物為主、進行狩獵時獵人或者單獨行獵或者三兩結伴而行、其行獵所獲以自用為主等等特徵。這種種當代的狩獵行為模式與傳統時期的狩獵行為比較其來，其個人性較強並與傳統社會的農業、祭儀以及傳統的社會脈絡及政治結構脫勾。然而，當代的狩獵行為模式亦是當代社會生活的一環，而可以放在研究區排灣社會經濟與政治體制轉型之歷史背景所造成的生活情境下來理解。

在近百年之間，研究區排灣社會由自給自足的生計型經濟型態，轉變成對現代政府、對貨幣、對市場依賴的現代「公民社會」(參閱傅君，2001)。從日據殖民時代起，殖民政府逐步改造研究區部落社會的政治經濟體制，直到1950-60年代，這個過程大抵完成。日據政府在1903年將管理原住民的行政權改由警察所有，所有事務，教育、衛生、交通、經濟，皆由警察管理，也因此開啟其後推行的多項政策，如：對山胞農業指導定耕，農業講習所的設立等。於1930年代後期起，日人展開「集團移駐」政策，一則為架空排灣族頭目對其附屬部落的權威，一則也將部落從原居土地抽離。在研

究區，太麻里溪、金崙溪、大竹篙溪等主要溪流的排灣族人，陸續被強迫或辦自願性地從較深山的原住地，被遷移到靠近溪床的淺山山腹地區。並在遷居地建立警察駐在所、學校、運動場等，又在各部落間建立聯絡道路、檢查哨等等，以方便聯繫及管理，並建立對區內排灣族人的統治、管理架構。

1946年日本殖民統治結束以後，國民政府開始辦理地方自治，透過推動執行「台灣省各縣完成山地鄉村組織規程」（1946）、頒佈「台灣省各縣山保留地管制辦法」（1948年）、省政府訂頒「山地施政要點」（1951）、「台灣省促進山地行政建設計畫大綱」（1953）、「山地行政改進方案」（1963）等透過這些政策方案的執行，逐年建立原住民地區的現代行政架構。在政府的山地政策推動之下，現代行政體系在台灣原住民各族群社會中逐漸建立完備，並取代了各族群原有的社會制度。

另外，1948年，省政府訂定「台灣省各縣市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在這個辦法下，至1960年代中期，台東地區的山地保留地土地測量登記大抵完成，改變了原有由頭目統領的地權結構、確立了本區原住民私有土地地權。到了1970年代之時，從日人時期起推動集團移駐與水田稻作而帶動的一連串社會與經濟變革已在台東排灣人地區成定局（參閱傅君，1997）。這個變革表現在：在政治方面，部落由以親族團體為社會生活基礎的社會團體，被整合成由國家力量主導的行政單元；在經濟方面，部落由自產自足轉變成以市場交換為導向的經濟體制；生活在所謂「公民社會」中的排灣人需要表徵現代社會的貨幣，也需要在分工化的市場體制中以勞動換取貨幣。同時，文化變遷也伴隨著社會組織與生產模式的轉變。在當代社會中，部落或個人生計不再受到頭目以及由頭目所表徵的信仰與政治體系的保障，而由國家施予行政資源、透過行政體系、現代醫療體系、以及市場來得到滿足（參閱傅君 2001）。綜而言之，在近百年之間，研究區排灣社會體制所經歷的轉變包含部落生活領域、

地權結構、生計方式、信仰等，亦可總括為人地關係整體性的轉變。這整體性的轉變過程及結果，也構成當代排灣獵人行獵的「現實」背景，這個「現實」背景之下，我們看到多為居於村落中，依賴著臨時性就業獲取生活上所需的現金、在經濟上屬於弱勢的、配合著現金需求及工作節奏而「兼職」性地進行打獵活動的「獵人」。

獵人多在其所部落的生活領域範圍之內打獵，是因為這是他們所熟悉的領域。而獵人之所以對其領域仍有相當程度的熟悉度，則主要是因為近幾十年間，族人仍在舊社或其鄰近山區進行各種活動。政府在山區建設各種產業道路以便利山區的交通，也使得山區的各種開發利用成為可能，這也包含狩獵活動在內。如前文所言，研究區的村（部）落在國民政府的移民措施之下，由原住的日據時代移駐地，遷移到目前的位置。部落遷移到淺山地區之後，居民仍然在舊部落區域進行各種農耕或狩獵活動，在 1990 年代之前，原住民社會現代經濟作物農業尚處於雛形的階段，而都會就業機會尚未大幅度增加之前，原住民社會曾是台灣山產市場主要的生產、供應者。不僅是山林間的動物（各種哺乳類和爬蟲類），各種野生植物如蘭花、黃藤、水藤、薯榔、山棕、金線蓮、愛玉子，和各種人工栽種的作物如椴木香菇等，都先後在平地市場中成為交易的物件，也曾經是山區原住民生計上重要的來源。即使在今天，在日常生活中，居民仍在山間採集各種需要的柴薪、竹木、水籐、藤心、各種野菜等，也在山上種植小米、芋頭、地瓜，乃至於各種經濟作物。在山區，林林總總的生產活動維繫著居民與原住領域的連結。

目前，獵人的「獵場」正是這些仍在日常生活領域範圍內的山區。在行獵過程中，獵人大多利用既有產業道路、溪谷、日據警備道路為交通動線。行獵時，以既有道路或溪床為軸線，不僅動線清楚、不易迷失方向，而且有搬運獵獲的方便。也因此，既有道路上充滿著居民以及獵人過去活動的印記，深深烙印在獵人的腦海中。在前舉各行獵事例中，我們看到參與者對山區、對獵徑的熟悉度，

表現在尋根或行獵活動行程的安排上；而在獵區道路清晰可辨、也表示經常有人行走出入。行獵者以自己的身體所有的感官在山徑上行進，有點像是用身體去吞吐一條路。獵人的「獵徑」不只是一條路，而是獵人在山徑吞吐的整座大山，包含山裡的氣息、聲音、光影、顏色、獵物的獸跡、排遺、山徑上的草葉、土石在獵人腳下所造成的腳感、獵人先前活動的記憶、以及前輩獵人傳述的山中經驗等等。這些身體、感官經驗與記憶的累積，深深烙印在獵人身上，形成獵人對獵場的主觀經驗。

除了進行狩獵的「獵場」是獵人日常生活的領域之外，獵人出獵的時間也反映出獵人的當代生活。在現階段，研究區的排灣族人社會仍是一個以農耕為主軸的社會（參閱傅君，2001）。除了農業生產之外，排灣人的主要經濟來源，或是公職，或是在鄰近地區所能覓得的臨時性就業機會。另外，1979年野生動物保護法的頒行，以及日後執法越發嚴格，使得獵肉的山產市場蕭條，少數生活在原鄉的獵人本身無法完全依賴狩獵、採集為生，而必須尋覓短期或定期的就業機會。生活在原鄉的獵人受雇於薪資市場，能在山上放設獸夾、巡視獸夾、或在夜間進行巡獵的時間，乃至於在短暫的時間內能進行狩獵的範圍距離，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同時，不定期的就業需求，也使得獵人無法將生活的重心放在山上，也只能成為「兼職」的獵人。

當「兼職」性的獵人在部落附近山區進行狩獵活動時，他們也同時不再是傳統社會中為部落所尊崇的對象。在當代，當貨幣、現金成為永遠無法滿足的需求，而獵物成為市場經濟的一件商品、在傳統的政治、經濟與生計相互嵌合而為一整體的社會歷經轉折之後，獵人也不再扮演各種部落祭儀或社會生活中的英雄角色（參閱吳文菁，2005）。

六、討論

在我國，近二、三十年來，由於環境保護或野生動物保育的實踐空間多在原住民的生活領域，環境或野生動物保育與原住民權益不可避免地發生衝突、競合的關係。1990年代以來，相關問題的討論也曾在學界及民間熱烈地展開。民間參與這個討論的，主要參與者從環保及生命關懷的角度，反對原住民的狩獵行為；另一方面，學界的一些討論從社會正義的角度而贊成原住民的狩獵行為（例如：紀駿傑、1997；施正鋒，2008；施正鋒、吳佩瑛，2007、2008、2009；陳毅峰，1999），也有學者由現代野生動物經營管理的工具的角度，認為原住民的傳統智慧能積極正面地成為野生動物經營管理的一個環節，而贊成原住民的狩獵行為（例如：朱雅琦、陳雪華、2010；李光中等，2004；李光中等，2005；李永展，2006；徐雅慧、戴永禎，2006；林益仁，2004；梁炳琨、張長義，2005；陳枝烈，2009；黃長興，1998；裴家騏、羅方明，1996、王穎、2005；林益仁，2004、2006、2009；盧道杰等，2006），或對狩獵活動進行實證性的研究與分析，以瞭解原住民的狩獵行為，以為該行為「正名」（例如：林玉珮、2007；陳相伶，2007；莊武龍、戴興盛，2009；戴興盛等、2011；並參閱以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以王穎教授為主的一系列丹大地區布農族狩獵行為的研究與調查）。

從個人的觀點與價值的角度出發，筆者贊成從「權利」或「功能」的角度，來為原住民社會的狩獵傳統「正名」或合法化，也贊成以生物調查量化的方法，實證地了解原住民的狩獵行為與當地野生動物族群間的動態關係，以作為經營管理或保育的科學依據。而在本文中，筆者則試著從另一個面相提供一個瞭解當代原住民狩獵行為的途徑，亦即，從原住民社會體制轉型的過程中，以及從其社會與環境間的動態關係來了解所謂的「狩獵」行為。透過這個研究，筆者瞭解到，對於研究區排灣族獵人而言，先人所開墾的田地、先

輩獵人所走過的獵路、所留下的地名、傳說、故事，不僅流傳在記憶中，也還在日常生活的狩獵實踐中，繼續地刻畫族人今日的生活面貌並持續地創造、展開未來族人的生活領域。

除了對研究區排灣族社會的轉型，以及此轉型與「狩獵」行為的嵌合關係的理解之外，筆者也透過實際的田野參與，試著取得一個內部的觀點，至少在某種有限的程度上，變成一位狩獵活動的「局內」之人。筆者儘管贊成從「權力」或「功能」的角度，來為原住民的「狩獵」傳統發聲，筆者也更相信，「瞭解」是「尊重」與「接納」的基礎。當筆者理解，即使在今日，研究區排灣族社會與山區獵場的連結仍然緊密，山區獵場仍然是原住民日常生活的一個環節，而如本文曾討論過的，當我們瞭解山區仍是原住民日常生活的環節，而不僅僅是「尋根」時偶而一遊或「宣示原住民權利」之地時，這個「瞭解」就足以構成尊重與接納的基礎。更重要的，當研究者帶著「研究計畫」、「資源」（研究計畫給付給獵人微少的「工資」），試者去「瞭解」狩獵行為、跟獵人學習、當研究者將自己「涉入」一個異於己身經驗範疇的「部落」或「獵場」、跟隨獵人在山徑上行走，去學著瞭解一個異於日常經驗的生活範疇之時，這些在人類學領域中所謂的「參與觀察」的經驗，建立了研究者「設身處地」、「以己度人」為獵人設想的基礎。當研究者從獵人的話語和行為學習如何辨識獸跡、如何設置陷阱、如何祭拜神靈之餘，也更從獵人之處學習如何在山間活動、如何維持己身的安全；當筆者感覺到獵人隨時對不熟悉山徑的我的關注，我感受到的是獵人對研究者的「接納」與「尊重」。獵人提供給研究者的不僅是「研究計畫」所需要的「資料」，而更是「瞭解」的機會。或許，對於台灣社會而言，這些試圖去瞭解一個異於己的生活場域的動機、去敞開一個異於己的生活場域能夠自我表述的場域，正表達出排灣族獵人在獵獲之時，對山靈神明進行 *venalid* 儀式的精義，這不也正是我們在討論與原住民狩獵活動相關議題時所需要的出發點？

後 記

本文主要基於 2010 年的調查。調查的時段之後，每年的秋天到第二年的春天之間，在新聞媒體上仍持續見到原住民因獵獲保育類動物而「觸法」受到起訴或判刑的報導。2013 年 3 月，在聯合新聞網上的一則報導，記者以「法官引國際公約 原民持槍無罪」為標題，報導 2012 年 3 月，台東縣排灣族男子因持槍狩獵被提起公訴後，法官判決該男子無罪的新聞（聯合新聞網 2013 年 3 月 6 日：<http://udn.com/NEWS/SOCIETY/SOC6/7739362.shtml>）。

據報導，該名排灣族男子持未經登記列管的、以底火擊發的自製獵槍驅趕破壞農作物的山豬而受到取締。在判決中，台東地方法院審理法官引用國際公約及我國憲法，認定該獵槍為生活工具，並援引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基於我國憲法精神，認為該名獵人狩獵無罪。

這個判例是關於原住民台灣狩獵活動重要的里程碑。在我國，「森林法」（2004 年修正，第 15 條）、野生動物保護法（2004 年修第 21 條）或文化資產保護法（第 83 條）等都具文允許原住民族或因傳統祭典或因生活所需而進行狩獵，而「槍砲彈藥管制條例」（1997 年第 3 條）也允許原住民登記、擁有及在狩獵、祭典場合使用傳統式獵槍。雖則一些施行細則至今尚未訂定，這些相關法條已構成原住民持有獵槍、進行狩獵的法源依據。然而，雖然這些法制架構已經存在，但原住民因狩獵而觸法受罰的事件仍層出不窮。在此背景之下，法律判決認為該名獵人為守護農作物而獵捕山豬，即是實踐其「自由從事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之權」。其次，該判決承認獵人所使用的後膛槍為合法，而不拘執於原住民一定要使用「傳

統的」、有較高的膛爆風險的前膛槍。判決承認原住民有權享有科學進步及應用之惠。

這個判例承認原住民的一般性人權、承認原住民享有與所有國民相等的權利。筆者覺得這個「承認」意義非常重大，也正表達了本文所強調的，我們需要設身處地地理解原住民狩獵活動的背景，以己度人地「尊重」、甚而「接納」原住民的狩獵活動。這個案例對於未來類似狩獵活動管理或野生動物保護的實踐有相當重要的意涵，其發展是值得期待的。

參考書目

- Jackson, Michael D. 2009, Where thought belongs. An anthrop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project of philosophy. 《Anthropological Theory》, 2009 9: 235-251.
- 小島由道編，1920（2004），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卷五，第三冊、第四冊，東京：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2004年中央研究院民族所中譯本，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王穎，2005，〈丹大地區野生動物與原住民「互利共生」之可行性探討〉，《臺灣林業》30（1）：18-25。
- 古野清人，2000[1945]，台灣原住民的祭儀生活（原名：高砂族的祭儀生活），台北：原民文化出版社。葉婉奇譯。
- 朱雅琦、陳雪華，2010，〈阿美族物質文化知識組織架構之建置〉。《圖書資訊研究》，5(1)：頁 75-107。
- 佐山融吉，1921，番族調查報告書，8卷，東京：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中央研究院民族所中譯本，未出版。
- 吳雯菁，2005，再見/再現獵人：一個魯凱族部落的獵人意涵探索。國立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 吳燕和，1993，《台東太麻里流域的東排灣人》，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第七集。台北：中央研究院。

- 李永展，2006，〈環境正義與生物多樣性的共生策略—達娜伊谷案例分析〉，《建築與規劃學報》，7(1)：19-45。
- 李光中、王鑫，2004，〈建立和評估自然保護區社區參與論壇之研究—以櫻花鉤吻鮭野生動物保護區為例〉，《地理學報》，36：1-22。
- 李光中、王鑫、張蘇芝、林雅庭，2005，〈建立社區參與論壇以發展生態旅遊之研究—以太魯閣國家公園大同和大禮地區為例〉，《2005年社區保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花蓮：花蓮師院。頁92-126。
- 林益仁，〈如何看待原住民族生態知識？一個生態政治學的觀點〉，《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與自然資源研討會」論文集》，頁11-28。
- 林益仁，2004，〈泰雅族生態智慧之探討——以雪見為例〉，內政部國家公園署。
- 林益仁，2006，〈「自然」的文化建構：爭議馬告國家公原預定地的「森林」〉，《應用倫理研究通訊》，37：7-23。
- 施正峰，2008，〈原住民族的文化權〉，《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3：1-30。
- 施正鋒、吳珮瑛，2007，〈原住民族的環境權〉，《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創刊號：1-30。
- 施正鋒、吳珮瑛，2008，〈原住民族與自然資源的共管〉，《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1(1)：1-38。
- 施正鋒、吳珮瑛，2009，〈台灣的學術殖民主義與原住民族的知識主權〉，《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5：1-24。
- 紀駿傑，1997，〈環境正義：原住民與國家公園衝突的分析〉，《環境價值觀與環境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一輯）》，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
- 徐雅慧、戴永禎，2006，〈布農族小米文化與生態的關係〉，《設計學研究》，9(1)：63-74。
- 梁柄琨、張長義，2005，〈原住民部落觀光的文化經濟與社會資本—以山美社區為例〉，《地理學報》，39：31-51。

- 陳枝烈，2009，〈排灣族文化中的科學智慧初探〉，《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6：115-156。
- 陳毅峰，1999，〈一切都是那麼的「自然」！—從殖民主義對自然的社會建構及環境資源的經營談起〉，《環境與世界》，3：55-68。
- 傅君，1996，《活化部落經濟生機，振興原住民民族經濟及產業發展之研究》，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委託研究案。
- 傅君，2001，《台東縣史。排灣族與魯凱族篇》。台東市：台東縣政府。
- 曾振名，1991，《台東縣魯凱、排灣族舊社遺址勘查報告》台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黃長興，1998，〈泰雅族賽德克群的「狩獵文化」〉，《第一屆「原住民訪問研究者」期末發表會論文》。民族所，頁 1-19。
-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2004，《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
- 裴家騏、羅方明，1997，〈魯凱族的永續狩獵制度〉《NOW》4(4):5-10。
- 盧道杰、吳雯菁、裴家騏、台邦·撒沙勒，2006，〈建構社區保育、原住民狩獵與野生動物經營管理間的連結〉，《地理學報》，46：1-29。
- 謝國雄，2007，《以身為度，如是我做》。台北：群學出版社。
- 譚昌國，1992，《家、階層與人的觀念：以東部排灣族台村為例的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Contemporary Hunting Practices of the Paiwan Indigenous Population in Taitung County

Fu Juing

Abstract

Past discussions concerning hunting activities of the indigenous populations of Taiwan focus on either “rights” or the “function” aspects of such activities. This article focuses instead on the contexts of actual hunting activities as a way to understand them. The author suggests such understanding will help for one to respect and accept hunting activities as hunting is all so natural for those who hunt.

Based on experiences participating in hunting activities during 2010 and 2011 in the research area, and on long years of observations of the Paiwan social development,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contemporary hunting practices among the Paiwan indigenous groups in Tai Tung County includ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most people who hunt are those who are either farmers or who work in the nearby wage labor market. Most hunting activities in question take place in areas where hunters are most familiar with and are usually within the range of hunters’ daily activities. Most hunting activities occur during Fall and Winter months, in coordination with hunters’ other farming or wage labor activities. Most hunting gains are shared among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as there is not a formal game market. Such patterns of contemporary Paiwan hunting practices need to be understood part and parcel with the overall pattern of livelihood of those who hunt. Further, such pattern of livelihood of the Paiwan hunters results from the traditional Paiwan socio-cultur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rocesses of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se understanding may inform and broaden our discussions of issues concerning hunting activities in general.

Keywords: Hunting practices, Wildlife Management, Paiwan

雅美族山林的狩獵文化—魔鬼的豬

王桂清

蘭嶼在地自然生態文化工作者

鄭漢文

台東縣桃源國小校長

一、前 言

漁獵是雅美族海洋文化的核心，但是暗夜入林獵捕白鼻心，則是雅美族山林狩獵文化的核心。

蘭嶼位於亞熱帶地區，高溫多濕，島上動植物資源豐富，哺乳類野生動物有蘭嶼小麝鼩、台灣狐蝠、台灣小蹄鼻蝠、家鼠、溝鼠、鬼鼠和白鼻心(*Paguma larvata taiwana* Swinhoe, 1862)等，其中白鼻心最為大型，也是在山林中獵捕除了灰面鵟鷹、棕耳鸚，或在海崖捕抓白腹鯉鳥等等鳥類之外，唯一會加以獵捕食用的野生哺乳類動物。

白鼻心為靈貓科夜行性動物，分佈於亞洲南部、東南亞、台灣本島和蘭嶼、綠島的平原至中海拔的山地。拉丁小種名 *larvata* 是指遮掩、隱蔽的意思，這與牠的生活習性相關；英文名稱 gem-faced civet 或是 masked palm civet，都是指其臉部具可愛特徵的麝香貓，一如中名的白鼻貓、花面狸；布農族人稱麝香貓為 *kukung*，稱白鼻心為 *kukung maibabu*，意指其肉吃起來像豬肉的麝香貓，這種稱法類似雅美族人給牠另類的稱呼 *kois no anito*(魔鬼的豬)，意味著牠是屬於黑夜中非人類臉譜的食物，但雅美俗名一般稱之為 *pangahpen*，意指去

拿(*ahpen*)。由於遇到危害時，牠會從肛門腺分泌特殊氣味禦敵或趁機脫逃，這種 *ansad*(臭味)魔鬼的香，也成了牠特殊的標記。

二、什麼都吃的白鼻心

白鼻心體型平均紀錄，頭體長約半公尺，尾長 35~41cm，體重 3.5~5kg。頭部圓大，由額頭至鼻樑有一條明顯的白帶，眼下及耳下具白斑，這也就白鼻心名稱的由來。身體主要是黃灰褐色，頸部的毛色比較黑，後頸、肩、四肢末端及尾巴後半部為黑色。身體略為圓胖，但四肢粗短有力，各具有五根腳趾，趾爪銳利。每年 4~6 月是其生產期，懷孕期大約兩個月，一年生育二次，每胎 2~4 隻，由幼兒到成熟只需一年的時間；隔年便能生育。然而，蘭嶼島上適合白鼻心的食物種類繁多，雖然目前沒有具體的資料，光是從每胎最多達 6 隻來看，可知道其平均體型及每胎生產量要比台灣地區來得大。

我和我太太上山的時候，太太在草叢發現一隻母白鼻心正在哺育 6 隻小白鼻心，可能被我們嚇到，母白鼻心一整天都沒回來，我們便把牠們帶回來養。--謝連財

在雅美族人的觀察，樹洞或土窩是白鼻心避冬的最佳選擇，尤其是茄苳、落葉榕、棋盤腳樹、白榕、豬腳楠等等各種大樹的樹洞，都曾捕獲白鼻心，少則一兩隻，多則達 10 來隻。

tehey (茄苳樹)是我發現白鼻心躲藏的地方，在 *amian*(冬季)寒流來時白鼻心就已經感受到天氣的變化，樹洞的位置牠們因該很清楚。有一天天氣很冷我獨自一人於 *tehey*(茄苳)捕獲我的 *aniaw*¹(第一次的收獲)，我一隻隻的從尾巴拉出樹洞，方法是將手伸入洞內去觸摸牠們尾巴的位置，這是很

¹ 第一次為事或人卜運所獲的魚、蟹、貝、白鼻心等獵物

有趣的經驗，白鼻心把頭朝洞內埋入，尾巴則靠洞穴口，會用尾巴堵住洞穴。所以觸摸不到牠們的頭，否則會被咬。之後我也在 *do tana*(土窩)發現 12 隻窩一起躲的白鼻心，土窩是白鼻心挖掘的，因為溫度比樹洞高，因此牠們就把適宜的洞穴再自行挖大，有的白鼻心會躲藏在石縫中，而且石縫範圍深，所以，捕捉上困難度比較高。--張清長

夏天是白鼻心最活躍的季節，範圍遍佈蘭嶼全島，從海岸到最高的山頂都有牠的蹤跡；一到冬天卻連動都懶得動，多半棲息在洞穴中。白鼻心善於爬樹，多於夜晚出來覓食，經常在暗夜的森林中尋找各種漿果；其常將果實含在口腔，利用壓擠的方式取用柔軟多汁的漿果，並將較粗糙堅硬的外皮或種子吐出，所以又叫「果子狸」。獵人通常依食物殘渣的新鮮程度，推測白鼻心出現的時間，追蹤牠出沒的地點。白鼻心除在樹上活動外，也會到地面獵捕昆蟲、蝸牛、老鼠或鳥類等，也會到潮間帶找尋食物，幾乎各種可以捕抓到的動物都是牠的食物。

李奉祈的母親說：「如果生出後的小豬長得很好，這時白鼻心也都長得肥大。」意指飼養的豬隻如果長得不好，表示物產不豐，無食物食用；也表示物候欠佳，山上的野生環境裡，也沒有足夠的食物讓白鼻心食用。

山林裡的食物

雜食性的白鼻心什麼都吃，*ades*(落葉榕)的果實可能是牠的最愛，其次為各種人工種植的果樹，如 *acai*(台東龍眼)、*vineveh*(香蕉)、*kamala*(毛柿)、*kamala no dehdeh*(木瓜)、*nato*(大葉山欖)、*labnoy*(稜果榕)、*kanavoto*(幹花榕)、*vantak*(蘭嶼蘋婆)、*tehey*(茄苳)、*kamantotovoy*(豬母乳)、*anayop*(杜虹花)、*vovowen* 的果實。這些食物分別在不同的季節開花結果，除了吸引白鼻心取食，同時也吸引獵

人上山捕獵。除了山林中的樹果外，牠也會到田裡挖地瓜、抓青蛙、撿蝸牛、蛞蝓，甚至偷部落裡養的雞。不論是聽說的，或是親眼看到的，亦或是捕獲後探查胃中殘留物，在在顯示白鼻心的食性相當多樣。以下幾個訪談例子更能獲得支援：

以前聽一位叔叔說，他曾看見白鼻心在芋田捕捉青蛙，後來那一隻被捉到了。但我親眼看見，當夜晚有月光時，白鼻心會到偷抓村落的雞。--鍾連財

有一天下午我去 jıtawey 的山林，山腰下有一棵木瓜樹，發現一大三小的白鼻心，兩隻在樹上吃木瓜，另外兩隻在吃 *ikat no rawon*(蛞蝓)，這時我慢慢的靠近，當牠們看見了我，便從樹上往下跳，正好掉到芋田的爛泥中，行動變得極為緩慢，我不費吹灰之力順利捉住這兩隻白鼻心。--顏祝韋

礁岸邊的食物

山林是白鼻心的主要棲地，但其行動範圍並不僅限於山區林地，或是部落外圍的芋田、地瓜田，或橫越馬路進到海岸邊的林投林覓食是常有的事。甚至到海岸的潮間帶撈捕意想不到的海岸生物，如潮池裡的小魚、蛙鰻和浪潮拍打得到的岩礁海岸。

海邊有什麼樣的食物這麼吸引白鼻心呢？沈海峰的母親說：「有好幾次看見白鼻心在 *asing*(拿海鹽的地方)、*jikaraehm*(五孔洞)及 *jimnamaravan*(朗島部落葬小孩的墳地)等海岸吃海膽。」鍾馬雄說：「我常於晚上釣魚，多次在海邊見白鼻心吃海膽。」椰油的王明光有著和鍾馬雄類似的經驗，他說：「我第一隻捕捉白鼻心的經驗很特別，在有月光的晚上我拿著撈網到現在的開元港，當時港口還沒興建，那裡原本是很美的珊瑚礁區，帶著撈網是準備裝海膽的，走到岩礁區就發現一隻疑似黑色的貓在潮溝，因昏暗的月光有些看不清楚，當我再仔細看時，咦，那不是白鼻心嗎！讓我更訝異的是牠

口中還啣著海膽呢！於是趁其不備迅速地將網子用力蓋住白鼻心。至今還疑惑著牠是如何吃海膽的肉！不怕被刺嗎？」

有天月光出現的晚上，我去釣魚，忽然看見潮溝裏有一個黑影，我拿起手電一照，是隻白鼻心正在用爪子撈海膽，牠沒有被光所驚嚇，牠從海膽的底部破殼再吃，原來白鼻心會吃海膽，我大吃一驚。--李傑明

白鼻心會於月圓之際，橫過馬路順著海蝕溝到潮間帶抓取海膽食用。問題是為何是月圓的時候？如果挖過海膽食用的人就會很清楚：月圓的時候，海膽的生殖腺也是最豐滿的時候。除了月圓之際白鼻心會被海膽吸引到潮間帶抓捕海膽之外，其他時間不會下來嗎？不會吃其他海洋生物嗎？答案是 No。

一個農曆初三晚上，陪同杜銘章到勵德班附近一處有淡水入海的珊瑚礁區進行調查，海水環繞的礁岩到潮間帶都沒發現海蛇，當照明燈往岸邊一探，忽然看見疑似一隻貓正在啃咬東西，因為距離較遠且下著毛毛雨，導致視線模糊，後來才確定是白鼻心。牠在吃什麼呢？心想老人常說白鼻心會到海邊吃螃蟹、小魚、海膽等，不知牠正在吃什麼？於是爬上礁岩居高臨下仔細的瞧，牠絲毫不受干擾照吃牠的獵物，就在靠近約 7~8m 處，牠不情願地放棄嘴裡叨著的食物，慢慢鑽進礁岩的海岸林，這時我急切地想知道個究竟！結果真不敢相信眼前所呈現的，看見兩條沒有了頭的闊帶青斑海蛇，一條已死了約一天，另一條應該是剛被捕獲，身軀還在蠕動，沒想到白鼻心竟是海蛇的天敵之一。

三、知識的授受

對於山林的經營，雅美族採撫育與栽種兼重的做法，有意無意的創造了魔鬼使者 *totoo*(領角鴉)和魔鬼的豬 *pangahpen*(白鼻心)的棲地，尤其是每一棵大樹的陰影和樹洞，都成了牠們撫育下一代的生

息之所。椰油村的賴參穗語重心長的說：從以前到現在，我一直遵照祖先的規定，因為它不會害你的，而且很多知識可以從中學到。比如種樹來說，以前認為山上的樹有很多，不需要再種了，但是樹長得慢而且不論是做船、蓋屋、薪柴，皆須要使用許多的樹材，重要的是孩子多的話，如果沒有樹材使用他們會很辛苦，要到較遠處的山上找替代的樹木，如果兄弟之間同時用材，倒還能相互禮讓，可是到孫子輩們，可能會你爭我奪，最後引發親族的疏遠或分裂。這個現象是緣於上一代沒有種植樹木有關，祖父及父親以前就是沒有種很多的樹，我們兄弟又多，常因此起一些爭執。我體悟到這個道理，所以很早以前就開始種樹到現在，目的是希望後代子孫能有許多可以使用的樹，姑且不論他是否用得上或不用上，總之我為他們預備好了。

許多人對於獵捕白鼻心並不感興趣，不會刻意去抓，但在日常的田野工經驗中，或多或少都有與白鼻心照面的機會，因而自然激起捕抓的欲望，這樣的事例可真不少。包括騎機車在環島公路上巧遇、夜間到海岸捕魚、上山砍伐木材，或栽種薯蕷、整理芋田等等。

我捉到的第一隻白鼻心是在山林作業時，在樹洞中捕捉到 2 隻，但自此就不再抓到了，主要是我沒興趣專注於捕捉。--鍾連財

每當強勁的 *do amian*(寒流)夾帶著雨勢時，白鼻心為了避寒會群聚於樹洞避寒取暖，只要到這些熟悉的樹洞，就會有所收穫，不但省去時間和節省體力的耗損，同時也會把這些樹洞照顧好。常捕捉白鼻心的人從小就跟著他的父親見習，當然對白鼻心有著濃厚的興趣。已經是曾祖父的謝明約，年輕尚未結婚之時就已經捕獵白鼻心了，由於常跟父親上山，父親將那些從曾祖父傳下來樹洞的位置一一的帶他熟悉。也一併會談及白鼻心的生態習性、獵捕技巧、食用

禁忌等等事項。如果當被問及常在哪些山區活動時，受訪者多半避重就輕的說：只要是山區都有。

一般來說，捕捉白鼻心是以家族直系男性成員為主，也就是說父親會將白鼻心的生態行為與棲地環境，傳授給自己的孩子，那是一種不外傳的知識體系；但偶爾會有例外，賴源發口中的堂哥賴金永就是個例子：

祖父從以前就有羊群的放牧，所以常帶我父親與叔輩們上山，因而發現白鼻心棲息的樹穴也增加，記憶中祖父過去時常捕獲白鼻心，父親也承襲獵捕的知識與技巧，而現在年紀大了已不再獵捕，反倒是叔叔賴金永其青出於藍，他比祖父更會捕捉，他有兩隻盡職的幫手--狗，如果沒有狗的協助追捕恐怕抓得沒那麼多。今年初(2010.2)他捕捉五隻大的白鼻心，以前最多曾一年抓過三十隻，他家白鼻心的頭骨已不計其數了，上百隻是沒問題的。其實他是蠻幸運的，他的老丈人在山上也有羊群，是部落有名的獵白鼻心高手，他從他老丈人那兒知道這些樹洞的位置，所以捕獲白鼻心如同家常便飯，因此他現在是部落捉白鼻心的佼佼者。

蘭嶼傳統山林的經營各個部落有一定的分界，部落間謹守份際；然而，捉捕白鼻心則沒有獵場的約制，不同於漁場有部落作業範圍。

賴參穗小時候跟著父親上山，父親常告訴他入山的規矩，也教導他上山的禁忌，比如不可大聲喊叫；不可亂丟石頭及尖銳的木條，路徑要看清楚不可亂闖，前進時要打草驚後蛇才可以往前走等等，因為山林住著 *anito*，白天是牠們休息的時間，喊叫會吵到牠們而引起報復，丟石頭、木條也是如此，因為以前曾經這樣而發生意外。

大約十六、七歲左右，父親和叔叔帶我到山野捉白鼻心，繞了大半座山找了幾十個樹洞，終於在一棵樹洞中捕獲兩

隻，父親叫我留在一塊大石頭邊休息，叮嚀好好看守著放置於旁的白鼻心。說完父親和叔叔再次深入山中，他們沒告訴我，接下來要做什麼？我也沒問他們要去哪裡，什麼時候回來？只是目不轉睛地看著他們的身影逐漸消失在樹林中，之後再低頭注視著網袋中的白鼻心，此刻一時興起將手緩緩地撫摸烏黑且光澤滑順的毛，或許被嚇著了四肢裹在彎曲的身體，還是天冷所以牠們略有些顫抖。當我覺得累了，這時微弱的陽光也從樹梢慢慢消失，樹林內天色漸漸昏暗。那天天候本來就很冷，身體不知不覺地感到涼意，就在這時忽然周圍傳來奇怪的聲音，有的像 *totoo* (蘭嶼角鴉)、有的像 *kagling* (羊)，各種奇奇快快的聲音從四面八方逼近。剛聽到之時還覺得有趣，但身旁兩隻白鼻心讓我很快的聯想到這是 *anito* 的豬，不禁毛骨悚然，頭髮都豎了起來。我開始害怕了，因為那些雜亂的聲音在山林環繞，好像要穿透我的耳朵。不久後看見父、叔他們又捕獲了一隻白鼻心回來，此時我的心才安靜下來。奇怪！他們來了聲音就沒有了，不知道父、叔有沒有聽到。回到家時家人看見捕獲三隻白鼻心便高興不已，在談起捕捉經歷時，祖父將眼神轉向我，並問我第一次參與獵捕的感受，我除了將過程一一道來，也說到當時驚嚇的心境與心有餘悸的感覺。說完祖父突然轉頭，大聲責怪父親與叔叔的不是，說：你們怎麼可以讓第一次上山捕獵的孩子單獨自處呢？我告訴過你們捕白鼻心的時候，對參加的孩子要帶在旁邊，以免他們的靈魂受到驚嚇，更何況孫子是第一次隨行；離開山林時也要叫喚孩子的靈魂，說「*molitana moovey senesene pahad mo* 回家了寶貝！孩子的靈魂。」這時只見父、叔低頭不語。--顏新田

四、獵捕經驗

抓捕白鼻心的方式無奇不有，獵捕的工具也相當紛雜，包括用五節芒莖製成的圍籬(*vovohwon*)，在果樹的樹幹上設置陷阱，帶狗協尋和追捕，使用魚槍(*paltok*)鏢射；自製 *sasagit*(鐵勾)或以省籬的勾刺近距離鈎捕；將 *tawal*(網袋)置於樹洞口網獵；安置 *katep*(夾子)置於白鼻心之路徑或果樹下(木瓜、香蕉、大葉山欖果熟之際等)；使用套索(*acingen*)置於白鼻心爬行的樹幹上；用捕魚的 *vanaka*(掬網)或 *nanawey*(手拋網)網捕，用木棍、石頭直擊或直接追捕等等。

鍾治志小時候常看著父親在很冷的天候外出，去那兒也沒說，偶爾回應一句：「去山裏看看」；回來後總是背了幾隻白鼻心，後來才知道父親出門做什麼了。父親捕獲的白鼻心不少，沒破百但少說也有幾十隻！以前有心要去抓時，會利用天冷且下著毛毛雨的季節，約莫是 *kaliman*(燒貝灰的月份)，獵人帶狗、佩刀、鐮刀上山，此時濕度高、溫度低，而且白鼻心多躲在洞穴避寒。抓捕方式多半是白天找洞，趁傍晚昏暗的餘光進行捕抓，現在有了手電筒後連晚上也抓。

(一) *aniaw* 第一次捕獲

我不曾到山區捕捉白鼻心，而第一次捕捉到白鼻心是要去夜釣時，經過蘭嶼中學的小徑，照到像貓大小的黑色物體，牠慢慢的往海邊走去，再用燈光照個仔細，沒錯原來是隻白鼻心，牠也回頭望著我，我將手電一直照著牠的眼睛，牠走的更緩慢偶爾停下腳步，就在這時候，我向前走了幾步一把捉住牠的尾巴，牠就成了我的 *aniaw*(第一次捕獲)，另外一次的夜釣是到虎頭坡時，途中行經長有棋盤腳樹的地方時，手電掃過棋盤腳，發現有隻白鼻心好像在慢慢散

步，於是把釣竿擱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之捕獲。--
吳忠夫

新運關係著獵獲的多寡、生命的安危和是否生活得好的關鍵。因此，首獲是氣運的賦予，不是個人能力的彰顯，當然也帶有不便說出的葡運意味。

年少時和王綿羊一起抓青蛙，那時我們提著瓦斯土燈，不久看見有一隻白鼻心也在田裏，心想芋田裏應該沒有牠的食物吧！一者想要捉住，另外又想知道牠在吃什麼？我用瓦斯燈的火光照射，牠的行動變得遲緩，也因為這一照射才發現牠是到田裏捉青蛙，眼看機不可失，我就把白鼻心捉住了，所以這隻白鼻心是我的 *aniaw*，但也是我的最後一隻。--顏福壽

第一次捕獲獵物不但令人印象深刻，在文化意義上稱之為 *aniaw*，是將來象徵運勢的好壞。每個曾經抓過白鼻心的人都津津樂道的提到他的新運(*aniaw*)，那是一種好手氣的象徵。

昨天(2010.5.14)夜晚準備去探視岳父母時，在行經青青草原時發現前方不遠處有一隻黑色的貓慢慢地走著，好像是正要尋找食物，不過當車快靠近時，仔細再看，不對！是一隻白鼻心，我趕緊踩踏煞車將車上的勾子(抓章魚)拿著，由於牠走得很慢所以我很迅速的以勾子白鼻心，當晚就將毛燒烤並且清洗，之後隔日在家中切開食用，因為這是我的 *aniaw*，所以我很興奮。--胡萬金

(二) *macidonga* 樹洞獵

在訪談的紀錄中，白鼻心最常躲在 *tehey*(茄苳)的 *donga*(樹洞)，其它曾經紀錄過的有 *ades*(落葉榕)、*varok*(蘭嶼花椒)、*tapa*(白榕)²、*teva*(盤腳樹)、*mazapdo*(豬腳楠)、*tehey*(重陽木)、*varovaro*、*porow*(烏心石)、*pangowon*(蘭嶼赤楠)、*vantak*(蘭嶼蘋婆)、*acai*(台東龍眼)等。

有一回在 *tehey*(茄苳樹)洞捕捉到四隻白鼻心，當拉出洞外時我用 Y 形的樹幹壓住脖子，再把四肢以 *wakey*(印度鞭籐)綁住，嘴巴橫放枝條再綁起來以防咬人，放入網袋後帶回家去。--周石龍

在 *amian* 季節，正是白鼻心冬眠的時機。牠會挖 *injak*(地道)住，也會找樹洞避寒，這種穴居取暖的習性成為島民最佳的獵物，這以鍾連財太太「甕中抓狸」的描述最為貼切：「以前我的哥哥帶著煮飯的陶甕，放置於山上的工寮，有一天很冷的天氣下來，哥哥也正好要去工寮，結果看見一隻大的白鼻心窩在陶甕內避寒，白鼻心輕易的成了獵物被帶回家。」

過去，在山林裏時常遇到捕捉白鼻心的人，每個人好像捉迷藏似的不想被人瞧見，遠處一旦聽到有人來，就會躲起來觀察是什麼人來抓白鼻心，同時也會記下這些人觀察或捕捉的樹洞，如此便可以增加查看的點。椰油的李馬坡說，他抓過的白鼻心大概有 30 來隻，曾經得過全縣馬拉松第三名殊榮的他，常與賴金永常一起上山捕捉白鼻心。賴金永常常去山林找家裡的羊，對白鼻心的棲息環境相當熟悉，那兒有樹洞也瞭若指掌，因此常跟著他，後來到台灣工作以及現在回來也已經沒興趣捉了。

廖正雄的父親有一次獨自到深山高處的田園工作，由於下雨索性到大樹下躲雨，這一天又濕又冷，為了維持身體溫度，於是在樹

² 王仁德曾於大榕樹的洞穴內曾捕獲十隻白鼻心，這是部落傳揚稱奇的狩獵記錄，至今未聞比之還多的。

林的樹洞四處找找，看看洞內有無白鼻心。砍了一小節竹子，鎖定一棵 *mazapdo*(豬腳楠)往洞內戳刺，戳刺數次後將竹子抽出，發現竹尖有幾根絨毛，確定是白鼻心的毛後，便把樹洞以較大的石頭圍堵，並挖掘樹洞後側的小洞，再用鐮刀將小洞挖大，接著以樹葉當手套，小心翼翼的抓住白鼻心的尾巴緩緩拉出，將露出的後腿用藤繩綁住，再把前腳套牢，由於這是他的 *aniaw*(首次捕獲)，為慎重其事，於是他僅邀集家人來吃，沒有邀請其它的人。

朗島施正南的 *aniaw*(第一次捉到)是 20 歲那年，那次偶然的在一棵粗大的 *vantak* (蘭嶼蘋婆)樹洞中發現，於是找了個 *kamantotovoy*(豬母乳)的細枝條往內穿刺數下，發覺樹洞有所反應，樹條前端感覺有軟軟的物體，而且會蠕動起來，抽出時有毛狀物，直覺那就是白鼻心。於是他先堵住洞口，再稍加清理周圍的雜物，之後便小心翼翼地往洞內觸摸。雖然外面寒氣逼人，但洞穴內卻是暖烘烘的，當手臂全沒入洞時，隱約觸摸到毛茸茸的東西，這是第一次的經驗既興奮又緊張，由於早已耳聞部落獵者的經驗，所以接著便緩緩拉起白鼻心的尾巴。白鼻心並未被激怒，當拉出到洞口便迅速壓住頭部，用繩子綁住四肢再放置袋子中。這時心想著不要被興奮沖昏頭，洞內可能還有呢？再次地伸手去摸，便熟練的一一拉出來，綁好後放入袋中。很幸運的樹洞居然窩著 5 隻白鼻心，一次要背 5 隻下來也挺累人的。

生命經驗中能夠抓到一隻白鼻心就夠讓人欣喜，更何況在同一個樹洞能抓到 5 隻，但對捕獲更多的獵者而言，這並不算什麼，比起這個數量多的人大有人在。

以前常跟父親上山捕捉白鼻心，父親曾在一棵樹洞捉過十隻，在當時是個記錄，我到了二十來歲就常單獨上山捕捉，我曾有兩次在樹洞捕獲十隻的記錄，比父親更厲害。我捕捉的方法有特別去研究，以前獵者要大費周章地堵住洞口

或在另一側挖樹洞，然後再一隻隻的拉出來，我則用五公尺的長條形網袋，放在樹洞口，再用力敲擊樹幹把牠們趕出來，這時一隻一隻白鼻心會自動從洞口鑽進網袋，這樣既保全洞穴的完整，也不留下人的氣味與白鼻心掙扎的氣味！--王春雄

當獵者整理樹洞周圍的雜草，或徒手將白鼻心自樹洞拉出來時，難免會留下一些氣味。所以老人家會說：抓白鼻心時不要一次全部抓走，要留一二隻。如果全部抓走時，抓過白鼻心的樹洞要經過好幾年才會有。同時，抓白鼻心最忌諱的是見血，一旦讓動物受傷或自己受傷而流血，要經過好多年這個樹洞才會有白鼻心來住。

(三) *miveyvow* 陷阱獵

ades(落葉榕)、木瓜是設置陷阱捕抓白鼻心的好地方，通常設置陷阱的時機是有月光的晚上。落葉榕經年結果，也是白鼻心最愛的漿果，所以當落葉榕樹幹長滿果實，白鼻心一定會聞香而來。此時獵人會上山察看樹幹是否有攀爬覓食的抓痕，便接著在樹幹 *miveyvow*(設置陷阱)，用五節芒做成圍籬(*civuvan*)³並在旁邊蓋簡易的偽裝小屋。陷阱製做的方式是：砍些一個人高的木條當圍籬圍住落葉榕的樹幹，然後從圍籬外圍安放竹竿到樹幹，做為白鼻心攀爬的路徑；將竹條綁上一根繩子拉到工寮，當白鼻心上樹之際會觸動繩子，這時用力一拉讓白鼻心掉落圍籬，然後用撈網迅速捕捉。不過，候獵等待是件辛苦的事，手上的繩子不可鬆掉，亦不可打瞌睡，否則先前的工作將白費。

陷阱獵幾乎都是年紀已經很大的長者才有的經驗，熟悉陷阱獵的鍾連財說：如果以這種方式捕獲白鼻心，在同一個地點不可以再

³ 此時不講 *lalaci*(圍籬)

捕第二隻，因為 *anito* 會生氣。年近 80 的周石龍也有著陷阱獵的經驗，他說：

父親常帶我上山看羊、找羊，因而發現許多白鼻心躲藏的樹洞，我在耳濡目染之下練就各種抓捕白鼻心的方法。記得第一個孩剛出生，他還在繃襌中，父親叫我跟他山上，走到一棵長滿果實的 *ades*(落葉榕)時，他叫我砍幾大捆五節芒及幾根木條，還有要固定木樁的繩索 *wakay*(印度鞭藤)。我們將砍來的五節芒圍繞 *ades*(落葉榕)，也用來蓋躲藏的小工寮。一切就緒後再將 *ozis*(紅葉藤)綁在 *ades*(落葉榕)的樹幹上，末端拉至小工寮。*ozis*(紅葉藤)是很重要的，也很關鍵，因為這是讓白鼻心上樹的唯一路徑。陷阱完成後我們就鑽入工寮休息，這時我累了索性小憩一會兒，等候一段時間，外頭還是靜悄悄的，但不多久聽見外面有踐踏草葉的聲音，這是我第一次參與製做陷阱，心裏期待那就是白鼻心！撲通撲通的心跳聲都聽得到呢！工寮內伸手不見五指，在裏面不能亂動，甚至講話也不行，唯一要特別記得是 *ozis*(紅葉藤)的位置。這時發現 *ozis*(紅葉藤)有抖動的感覺，我緩慢貼近觀察動靜的小洞，望著樹上被微弱星光所投射的黑影，看牠已經在樹上吃起來了。牠似乎發現我了，轉身踏上 *ozis*(紅葉藤)的藤繩要下來時，我迅速用力一抖，白鼻心應聲掉落五節芒所做得圍籬。牠慌張的跳躍、亂竄，由於當時還沒有手電這個東西，我也在黑暗中也亂抓亂摸一番，抓到了，不！是牠抓到我，因為牠咬住了我的手，就這樣我第一次設的陷阱，順利捕到白鼻心，讓我永生難忘。

(四) *pangavoos* 犬獵

蘭嶼養狗的人並不多，但常去山上獵捕白鼻心的獵人，家裡多半會有一、二條狗，尤其是養黑色的狗，白色的狗最不受歡迎。周宗經 17 歲到 23 歲期間，經常上山幫忙抓白鼻心，狗聞到白鼻心的氣味就會去叼回來，沒有狗之後便不抓了。椰油最常上山抓白鼻心的賴金勇，每次狩獵也都會帶狗幫忙找到獵物棲息的地方。雅美語 *pangavoos* 一般是指「守靈」的意思，也有「庇護」、「壯膽」的意思，也就是狗在狩獵的過程中，扮演著保護主人的重要角色。

(五) *tawal* 網捕

遵循著「不能見血」的禁忌，左右著一群老一輩的獵捕方式，除了樹洞獵、陷阱獵外，用抓魚的網或背食物的網袋來抓捕白鼻心，也是大有人在。但這樣的獵捕方式，多半是非刻意性的捕捉，地點多半發生在自己工作的田園或晚上到海岸釣魚的偶遇。例如，蕭志訓的父親說：「我一共捕捉過 20 餘隻，多半是在路途中捕捉的，因為我不刻意去捕捉。有一次在回家途中的山坡地，一隻白鼻心行動緩慢的步行，當我發現後把背負的東西扔下，慢慢地靠近，說時遲那時快，一個箭步撲過去抓住尾巴，但是山坡有些斜度加上速度衝過了頭，便一起與白鼻心滾落。」曾木溪也說：「周志仁的阿公曾有一次於月圓時，以拋式撈網去捕魚，回家時沒有半條魚，倒是有一隻白鼻心，他那時等待潮水打來正要準備拋網時，發現旁邊有隻黑色的白鼻心專注的吃海膽，於是就順勢將牠網住了。」

可是獵物當前，不能見血的禁忌也會在下意識的衝動中被打破。蕭志訓的父親說：有一天清晨，我要到家的果樹區 *jitawey* 時，途中遇到李施炎的哥哥，他也是去果樹區砍柴火，兩人就一起上山，不多久在河旁一棵 *ades*(落葉榕)的大樹上，看見兩隻肥大的白鼻心，由於樹幹長滿纍纍的果實，因而吸引著牠們過來取食。途中我們大

聲說話並沒有驚嚇到牠們，也許是被溪水的聲音蓋住了。我們倆商議如何捕捉，後來結論是他爬上去趕，我在樹下撲捉。他正爬上去時，我彎腰撿起一塊石頭，看準白鼻心的位置奮力一丟，只見石頭像是長了眼睛似的，不偏不倚擊中了白鼻心的下巴，牠從樹上掉下來，我迅速去捉住尾巴，可能被擊昏頭所以沒有太大的反抗，於是裝入網袋，另一隻嚇得跳到其他樹木逃走了。我們捉到白鼻心便不上山了，便折返回家處理獵物，牠肥厚的脂肪好像羊肉的腹腔，這是我見過最大隻的白鼻心。

（六）揮擊與鈎取

在食物匱乏的年代，要吃到豬肉是不容易的事，當不敵肥厚多脂的誘惑時，狩捕白鼻心是件自然不過的事，即便牠是魔鬼養的豬。在時代的變遷過程中，抓捕白鼻心的方式對不見血的禁忌已經式微了，同樣是在路上遇到白鼻心，對待處理的方式截然不同。堅持傳統的獵者多半以撲捕的方式捕捉，另一類的人則會以木棒直擊、鏢槍射殺或發明鐵鈎鈎取。

第一次捕捉白鼻心是再高中時，有天晚上一隻白鼻心，慢慢的走在路肩看似生病的樣子，於是我拿起隨手撿起的木棍直擊頭部，牠應聲倒地。--胡大衛

大約四十歲時我們經常會在白天上山捕捉白鼻心，發現白鼻心會睡在 *omaom*(南洋山蘇)展開的葉面上，我們會用石頭直擊趕下來後圍捕。之後，我製作了一種捕捉白鼻心的工具，類似抓章魚的鈎子，我曾在一棵 *kolitan*(大葉山欖)看見正在吃果實的白鼻心，於是就將這新工具試用，居然可以把白鼻心給鈎下來，以後成了我重要的法寶，不過很快被人仿製了。--王日魁

五、*makaniaw* 禁忌

aniaw(首獲的新運)加了個前綴 *maka-*便作了 *makaniaw*(禁忌)，為何兩者十指相扣，新運和禁忌兩者有什麼關係呢？過於好運一直不是雅美族所樂見的，因為好運的背後是憂心化做各種形象的 *anito* 可能的迫害與幹擾，是人與靈關係不和諧下自身處境的不安與恐懼。畢竟從出發到返家是否能平安，獵物是否能順利帶回，那已不是己身能力的展現，也不是坐等好運的降臨，而是雅美語 *maka-*這個前綴詞所表現出來的那種「交付」與「交互」的關係；「交互」是人靈間的互動，而「交付」是眾人期待下的收獲。

有一天晚上，我經過 *jivato*(石堆岩)看到兩隻狐狸打架，我跑過去抓，最後連一隻也沒抓到，因 *anito* 不給我抓到，此刻我全身自然而然的起了雞皮疙瘩，*anito* 在上邊叫個不停，我嚇破膽，無法前行……。另外有一次是我兒子去找白鼻心，不多久看見有兩隻正在嬉戲，然而就在追趕時，周圍突然響起一陣吵雜與怒叫聲，他被這個聲音所驚嚇，最後白鼻心跑掉了，回途的路上還一直想著那是什麼聲音，之後到家才回過神，原來是 *anito* 在旁吶喊的忿怒聲。--鍾連財

2012 年過世的李施炎說：我的 *aniaw* (第一隻捕獲的白鼻心)是在 *jikaneyan* 捉到的，那天是有月光的晚上，我要到海邊釣魚，路過草叢發現白鼻心的路跡，我便靜坐在草叢堆裏等牠待出來，不久背後傳來小枯枝及樹葉被踐踏的聲音，我手裏握著的木棒亦加緊實，就為了等待這一刻，當聲音慢慢逼近，我的心跳與呼吸聲也隨之加速，深怕因而嚇到牠，終於一隻黑色的身影緩慢地在眼前出現了，心裡默數後一個箭步木棒就朝著黑影而下，此刻好像所有的時間都停了，現場只有尖叫的聲音，現在回想當時的情形有點不忍，因為

我曾聽以前的長輩說捕捉白鼻心時不可用打的，*anito* 會生氣，因為牠們不能忍受飼養的寵物被如此的對待。

李施炎說 *anito* 會報復，可是當時為什麼會用木棒揮擊白鼻心，難道不怕被報復嗎？他說：那時沒想太多了，以前祖先就這麼說，到現也是如此，如果不遵守會對小孩不好，因為這是 *makaniaw*(觸犯禁忌)。他又補充地說：「如果有做夢而夢境是不好則要小心了，所幸我沒有做夢！」一付帶著慶幸又淘氣的語調。因為他知道，「在夢中，才得以進入純粹的神聖生活世界，而與神明、精靈，與祖先靈魂重新建立起直接之關係」（Eliade 1964:103）。

一般而言，當要去抓白鼻心時稱牠為 *votdak*，而不是日常所稱的 *pangahpen*，更不會提到 *koiis no anito*(魔鬼的豬)。如果在寒冷又下雨的天候，去拜訪朋友而朋友不在時，他的妻子回答說：「*ya nimangey do kahasan*(他去山林了)」或「*ya nimey mangayo*(去砍取薪柴)」，所指的意思是指他先生去抓白鼻心，只是當下不能明說罷了。這種暗喻的語言，是一種生活上的默會，沒有人會再追問，追問的人只是自討沒趣。即便是繞個彎問他的家人說是不是 *ya nimangey macidongan*(去找樹洞)也不可以，這個問語會使人捕捉不到或觸人霉運；除非獵者已經回到部落的家裡才能說，也才能轉彎的問 *ya pira namidongan*(捕獲多少白鼻心)⁵。--王明光

狩捕白鼻心有很多的禁忌，例如孕婦、育嬰婦及其家屬等，都是不能被邀請參加捕捉。周石龍說：老人家常說的禁忌，有時還是要相信。有一次約好與蕭順定上山找白鼻心，我帶著一條狗，沒多久狗吠不停，直奔一個地方，我們很快的隨後跟到，這時白鼻心已被逼的無處可逃時，說也奇怪！向來很會捕捉白鼻心的狗兒，怎麼不吠也不向前去捕抓，我們則因還有一點距離，只好眼睜睜地看著獵物鑽入草叢裏，到手的獵物就這樣莫名逃逸了，那一天我們沒收

⁵ *dongan* 原指樹洞之意，在這兒隱喻白鼻心之意。

獲，回家之後，才知道蕭順定的太太懷孕了，老人家曾說過，從事漁撈或製作器皿、漁具以及捕白鼻心時，千萬注意不要邀請有孕的家屬一方，如果不知道可以詢問當事者，或從別人處獲得訊息。說來奇怪！從那一次起到現在，我再也沒有捕獲到白鼻心。

有天姨丈在下過雨的寒冷天候裏，在深山的樹洞中獵捕到五隻的白鼻心，當晚阿姨特地請了父親，父親也轉告我們一起到姨丈家用食，就在我前去的路上遇見了阿姨，她很心喜的再告之姨丈所捕捉的白鼻心，不過阿姨突然輕聲細語的問我說：孫子(指筆者的兒子)多大了，會走路了嗎？我答「不久之前才剛會走路呢！」此時，阿姨歡喜的面容，轉為面有難色狀，很直接的對我說：孩子！很抱歉可能你沒口福了！為什麼？我疑惑地問，阿姨又問我「你太太有沒有跟你說，她是否又有喜，」沒聽她說呢？不過！我很快的感受到阿姨意有所指(*ngilinen*)的問題，「我不太敢吃白鼻心呢！」為了化解尷尬我這麼說，阿姨則再露出微笑說 *jikamakarelow*(難為你了)。
--王桂清

懷孕的女性為何被限制不可食用的禁忌呢？可能是白鼻心雜食的特性，容易讓懷孕的婦女發生不幸，因此文化上便以生出的小孩會像白鼻心一樣，避免孩子一出生鼻子會留下一道白色縱紋。這種說詞一如孕婦不可以吃 *meybeyso*(椰子蟹)一般，否則嬰兒會像椰子蟹倒著走一樣，腳先出來而造成難產。禁忌的背後，至少含有很高的成份是對生命的關照。然而，當家裏的成員捕獲白鼻心時，兄弟姐妹如果已經嫁娶，而任一方之女性有孕則沒有關係，但是表、堂兄弟(姊妹)的女性和他們的先生則是不被邀請的。另外如果親人、姻親參與喪事者，也是被排除邀請之列。除了懷孕者之外，對正在哺育者也常被限制食用，因為會造成 *makaroronat*(身體軟弱無力)⁶。如

⁶ 鍾伯仰母親：即身體虛弱無力，精神不濟，尤其有身孕及哺育之婦女會發生的狀況，以前我母親常告誡不可食用白鼻心，因為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齡就會出現許多毛病，比如會生黑斑等。另者我常被告之白鼻心像似大的老鼠，所以想到老鼠的模樣就覺

果兄弟已各有家庭，捕獲的一方不忌諱兄嫂或弟媳有孕，但若兄弟已分財產則還會禁忌兄嫂、弟媳的孕事。另外親戚若參與喪事，則是被禁食的。至於孕婦不能吃的的原因則是會 *makasasha*(運氣不好捕不到)，這樣也反應在海洋的漁撈文化上。

有一種可以迂迴或著說為彌補禁食的遺憾，通常發現樹洞有好幾隻白鼻心時，則會刻意留幾隻，而先行封閉樹洞，再帶因禁忌所規範的親戚自己上山來抓，這樣一來，親戚也可享受美味的食物。顏新田的太太說：有一次先生發現樹洞有好幾隻白鼻心，叫她用手伸入洞中觸摸白鼻心，她興奮極了，慢慢地把手伸入洞內，我眯著眼睛將手沿著洞壁，觸摸到毛絨絨的東西，或許是過度興奮，手突然間緊張地抖起來，想著那一次的經驗是她永生難忘的，毛毛的很溫暖很光滑。」抓捕白鼻心是男人的工作，顏新田接著說：我抓了4隻放入網袋，再觸摸洞內發現還有兩、三隻，這時想到太太的姐姐有孕，礙於禁忌抓到的這些可能無福享用，於是就將洞口再行封起等待明天帶姐夫來抓，隔日帶著姐夫由他自行從洞內取出，不但避免 *makaniaw* 的禁忌，同時也讓姐夫他們分享到白鼻心。

六、與惡靈(*anito*)的交鋒

有一次邀隔壁廖明德的父親抓白鼻心，他說狀況不很好，再去問也是隔壁的吳然，他也說不想去，最後找上廖歌山，他欣然的和我們走到 *jirakobeng* (土地公廟)時，發現山頭有隻白鼻心，但很奇怪的，他突然說不願意去捕捉了，而且還說山頭有怪東西，他說的就是 *anito*，所以那一隻我們就沒有去追捕。同樣的，我帶著才從金門退伍的表弟周鳳鳴，也是在同一處看見白鼻心，可是表弟也不敢去捕捉，因為他說上頭有東西，我知道什麼事了，我跟表弟說有我在不

得噁心。同樣的剛生產後也不可吃。

用害怕，但是，表弟一直堅持不去，於是我就對著那個東西咒罵說：我認得你，表弟的靈魂怕你，我可不怕你呀！日後再來嚇人，我有方法制伏你的。奇怪！說完之後，那個東西很快就消失了。--蕭志訓

島上曾與非人類臉譜交會的居民不在少數，*anito* 的世界和人的世界經常交鋒，尤其是到山林捕獵的人，幾乎都有這樣的經驗。有一晚月亮正圓，月光很亮，蕭志訓待在家裏閒的沒得去，心想出去 *mesinsinkad*(看看)⁷，準備好瓦斯土的燈具，帶著狗沿路舉燈四處觀望。狗是他的好幫手，靠著牠靈敏的鼻子及敏捷的動作才得以捕捉到白鼻心。當走到路旁有棵大 *tapa*⁸(白榕，但這兒是指棋盤腳樹)的地方，在樹旁照到有紅色亮點正在移動，再看個清楚，兩隻白鼻心一前一後往海邊走去。於是蕭志訓他就留在原地等著，這時突然傳來很多吵雜的各種聲音，*ghecighet*⁹、*kai-kai-kai*¹⁰、*cicici*(幾幾幾)、*too-too* 以及其他的怪音和吶喊。此時，他的 *pahad*(靈魂)開始害怕，頭皮髮根豎起，雙手起雞皮疙瘩，行動也變得遲鈍，心理想著這是怎麼一回事？最讓人疑惑的還有狗，就在牠面前一隻白鼻心走過，狗兒也沒有追的意願，呆呆站在一旁；另外一隻白鼻心再經過牠面前時，狗兒反而笨拙的去追捕前一隻；後面的那一隻就眼睜睜地看著從牠面前溜走。過了不久蕭志訓回過神來，才對著嚇他的 *anito* 咒罵說：我認得你，請你不要在這裡做怪嚇人，否則我也對你不客氣，說完整個人的體力和精神也恢復了，但白鼻心卻已經走遠了。

過去常去捕捉白鼻心的人，幾乎都有相似的遭遇。椰油村的曾木溪常放夾子做陷阱，甚至遠至朗島山區，有天下午去看陷阱，就

⁷ 找白鼻心之意。

⁸ 指棋盤腳樹。*teva* 才是棋盤角樹的正名，因為在村落的談天，不直說其名故稱之 *tapa*。棋盤角樹 *teva* 是咒罵之用語，因而此樹也被稱為魔鬼的家。

⁹ 人餵豬時招喚豬的聲音。

¹⁰ 過來、過來之意。

在路徑中聽見非常吵雜刺耳的 *apik*(棕耳鸚)叫聲，牠們聚在放置陷阱的樹上，一整群的鳥見到了也不飛離，而且鳴叫聲又急又亮，頓時頭髮莫名豎起，雞皮疙瘩整個起來，*pahad*(靈魂)開始害怕，這是他從未有過的經歷。當他走到樹下的陷阱，發現有一隻小白鼻心被夾住，他說：這才使我瞭解為什麼會有之前的現象了，原來 *anito* 在樹上關心著牠被夾住的豬，雖然我不知道鳥是不是會感應到 *anito* 的存在，但我相信鳥叫是對 *anito* 入侵的反應。這類的反應，即便是在山林進行生態解說的當地居民，偶爾經過白鼻心洞穴，如果聽到樹上的魔鬼使者 *totoo*(蘭嶼角鴞)鳴叫時，他們深深的相信，牠們會幫忙報信，提醒白鼻心說：「獵人來了！獵人來了！」。只是再怎麼聰明閃躲，白鼻心還是躲不過人類的陷阱，牠的蹤跡已日漸消失。

一).逃給 *anito* 追

康德說¹¹：「有德性的人畏懼上帝，但並不怕祂」；海德格¹²也說：對於某種現象的畏懼並不是表現害怕，因為後者是顯現心性的軟弱，而前者則是對存在本質的認知。

賴金永有一次上山捕獲白鼻心，就在回程的山路途中，從遠處聽見傳來淒厲與盛怒的怪聲，聲音漸近的由遠處向我直逼而來，現在，我無法形容當時聲音的可怕，只覺得當時有一股怪異的怒叫一直跟進和不絕於耳。然而，就在我穿過平常作業的樹林時，這個樹林是我再也熟悉不過的，突然之間，淒厲和盛怒的聲音越來越近，也越來越大，只覺得整個樹林成了陰森可怕的地方，此刻的我，已魂飛魄散與驚嚇得毛髮直束，我不斷的直冒冷汗，就差沒尿流，想喊叫都叫不出聲音來！我想要迅速的逃離，可是腳步卻沉重地跨不出去，感覺被抓了似的，那一段路在平常的時候，我是很快就走過的，可是我好像一直走不出去，不知花了多久的時間，我終於穿過

¹¹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X X VIII.

¹²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Section 30.

樹林，這時我感覺靈魂早已離開身體，恍惚地不知身在何處？我問自己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只記得腦袋好像無法做思考，就這樣毫無方向地亂走，撥開灌木草叢再抬起頭看看，映入眼簾的是遠處的村落，原來家就在不遠處了，莫名的！精力突然充沛起來，腦海已開始浮現思考，於是心裡又驚又喜，可能是歸心似箭吧，原本沉重的腳步突然變的輕快，在穿過陡峭的山徑和羊腸的小徑時，路徑覺得平坦寬闊，我忘了是用跑的還是用走的，三步當一步走，踏上鬆軟的田埂，走在高低起伏的旱田，身體就像燕子在飛翔，終於到家了，可能是太累還是受到的驚嚇，之後的事我都已經記不得了。

「魔鬼的豬」是自然事物的特性，真確的回應著文化的深層意義。既然是屬於非人類臉譜的財產，那也就意味隨時得接受偷竊之後得面對的一切。包括抓到時會遭到 *anito* 的攔截，甚至在夢境中會來跟你要回去。因此，文化設計上要求捕獲者會將白鼻心裝袋後，再以蘭嶼省藤的莖葉 *panvoos*(遮掩)，以避開 *anito* 的索討。

再過二天就要招魚祭，我帶著身孕與先生到山上種薯蕷，先生發現一隻白鼻心，便追了上去，他用雨衣塞住了樹洞口，叫我趕快拿網袋來，我一不小心被 *vananay*(菲律賓樸樹)絆倒，不但腳受傷，且肚子撞到石頭，我顧不得身體有沒有異樣，提著網袋繼續上去。先生交待我守住樹洞的另一邊，他要去拿 *vazit*(黃藤)，吩咐我看到 *koza*(貓，暗指白鼻心)就抓牠，忽然牠們跑上來，嚇得我“ㄟ！”了一聲，因為牠們的眼睛像鬼的眼睛一樣，還好牠又躲回去。後來我先生共抓了六隻，他用黃藤將他們綁住，帶回家與親戚和 *do kasawalan* 船團的人一起分享。後來我公公也來了，他的腳因為掉進叔叔的豬圈受傷，先生叫他吃，他說：不行這是犯禁忌的。先生說：啊唷，有什麼關係，我們這樣一起上山捕到這麼多狐狸，也不是常有的事。好吧。於是我準備了一大竹篩的食物，我們一家人就吃了一大天的狐狸

大餐；而祖母當時住在 *Siapen Mangananao* 家，因此就沒有叫他們來吃。--王秋閔

白鼻心牠們的眼睛像鬼的眼睛一樣，這樣的話語一如詩人邦維爾¹³說：「湖的目光與人的目光之間有一種可怕的相似」。是否必須給予這個「可怕的相似」的全部意義？不必，只要人經歷過突然感受到自己被強烈注視的恐懼，一定能理解到那種可怕的相似。

上面這則故事表達許多的內涵，由於篇幅有限，引用的目的只是為了再度強調為什麼過程中要先去砍長滿銳刺的黃藤或蘭嶼省藤的莖葉 *panvoos*(遮掩)，那絕不是功能性的繩索，也不是物質性的覆蓋，而是文化意義對非人類臉譜的辟與避。

二).*anito* 的追討

被追討或不翼而飛的事例在部落早已耳熟能詳，椰油村李傑明的幼年經驗深深的影響著他，至今他對白鼻心一點也不感興趣。記得在三、四年級之時，祖父捉到一隻白鼻心，當晚燒烤後放入鍋內，等天亮再處理，到了半夜聽見高腳屋上面，有很多的踐踏聲，讓人不敢入睡。祖父當時還沒睡，於是問那是什麼樣的吵鬧聲？只見祖父用手放嘴角比手不語，那時偷偷溜出去看個究竟，可是屋頂上什麼也沒看見，奇怪了！聲音來源明明是來自屋頂，祖父叫我進去睡，睡不多久屋頂上面又開始鬧了，此時祖父只好說：不是什麼人在上面，那是一群鬼在生氣，因為祖父捉了牠們的豬，聽完後更讓人更睡不著。

另外，有紅頭兩兄弟划船到一個地方，上山專程去抓白鼻心，要下來時天色漸暗，二人心急趕快走，由遠而近排山倒海的來，他們趕緊到停靠船的岸上，猛力的滑回紅頭時，海浪也變大，迅速的回到家帶著白鼻心迅速的鑽入主屋裡，聽到屋頂劈劈拍拍的聲音之

¹³泰奧多爾·德·邦維爾 (Théodore de Banville) (1823—1891) 法國帕納斯派詩人。

後，過一陣子出來一看，屋子外圍滿地魔鬼的石頭 *papto* (蘭嶼觀音座蓮的根莖)，這時他們意識到他們抓了 *anito* 的豬。

顏志訓的父親有一天到公所上方的果園，眼前的 *ades*(落葉榕) 樹幹長滿果實，走近仰頭一望突然瞧見一隻白鼻心被嚇得往樹冠爬，上已無退路，下有追兵，當正思量要如何捕捉牠，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黑影從樹上一躍而下，說也奇怪他本能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撲向那黑影過去，真巧被捉住了。他說：

我特別留意白鼻心的耳朵是否有被剪的記號，真的有！雖然知道是 *anito* 做的標記，不過當晚沒夢到什麼異樣，這倒讓我想起顏新生的先父，他有次捕捉一隻斷了尾巴的大白鼻心¹⁴，當晚就把牠燒烤放入鍋內，等待所邀請親友明天一早來享用，夜深之際，顏父夢見一群人張牙舞爪，怒不可遏地向牠討索失蹤不見的豬隻，而且宣示倘若不交出豬隻不惜一戰，就在夢醒之際天也亮起，想到將獵物與親友們一起分享，那是都麼得意和光彩的事啊！昨晚邀請的親友們對白鼻心的美味早已垂涎三尺，品頭論足一番，主人正得意地將切盤準備妥當，大家目不轉睛的直視起鍋取出白鼻心，同時主人也迫不及待掀開，咦！頓時大家鴉雀無聲和一陣錯愕，因為煮熟好的白鼻心不翼而飛，誰拿走了？主人於是想起昨夜時的夢境，由於那頭是 *anito* 飼養很久且準備宰殺慶祝之用。是的，至今大家都確信是 *anito* 拿走的。

三).*anito* 標記的豬

謝明約的父親常告誡他，不要抓那些斷了尾巴的白鼻心，因為斷尾巴的白鼻心是 *anito* 全心保護和飼養的豬，是 *anito* 特別為其新

¹⁴ 特稀有生物中心曾紀錄到白鼻心咬斷尾巴自殘(*autotomy*)的現象，但原因不明。

生的嬰兒慶祝的牲禮，所以他們格外重視，如果捕獲斷了尾的白鼻心沒放回去，常常會被 *anito* 追討。

以前部落有三個年輕人到 *jitawey* 捕捉白鼻心，就在深山的土窩捕獲一隻體型碩大的白鼻心，還發現尾巴斷了一截。雖然，曾聽過斷尾巴或尾巴有做記號的白鼻心是 *anito* 為了祭典要用的豬；如果只是耳朵做記號的還好，因為還小。但這三個年輕人不信這一套，何況那是以前的人所說的。這次狩獵由於深入山區，加上路徑崎嶇不平，還沒走到公路邊天色已經昏暗，就在此刻山上的樹林像是被強風吹襲，一股山雨欲來的莫名陰沉氣氛，這股陰風其實是 *anito* 忿怒的聲音。三個年輕人之前不以為意，直覺有點不對，開始感應到排山倒海還帶有肅殺的氣息，他們放下白白鼻心一路狂跑，*anito* 緊追在後，當他們加快腳程分散開來直奔部落後，早已魂飛魄散。--張舅

anito 的社會一如人的社會，一樣餵豬一樣耕種，只是時間顛倒，種類不同罷了。就像我們的豬一樣，他們一樣會在耳朵做記號，也會在尾巴做記號，如果發現已做記號的就要不要抓而且要趕快回來，沒有做記號的就不是 *anito* 所養的。*anito* 到了黃昏他們也要開始餵豬，山上如果聽到 *kecikeci* 的聲音，表示 *anito* 在餵豬的聲音，所以在山裡太晚會碰到。有次王桂清的姨丈抓到一隻沒有尾巴的白鼻心就跑回來了，晚上他做了個夢，*anito* 在夢裡向他說：那隻豬是我們節慶要用的，你明明知道那是已經做記號了，為什麼還抓。但姨丈不理會夢境裡的告誡，隔天還是烤來吃。

有一次放陷阱捕獲到了一隻沒尾巴的，我聽說斷了尾巴的白鼻心是 *anito* 要用於重要的活動，所以我心理知道就把那隻給放走，但是當晚我還是做了個非常不好(恐怖)的夢，之後每次抓到白鼻心時，那恐怖的夢總是出現在眼前。又有

一次放置的陷阱我沒即時去看，當去看後夾住了沒尾巴的白鼻心，但牠已奄奄一息，晚上睡覺後不好的夢又來了，而且比之前更恐怖(*manganyanyaey*)，接二連三不好的夢讓我感到很不安，自此之後我再也不曾放置陷阱捕捉白鼻心了。--曾木盛

上述的惡夢讓人放棄與 *anito* 的交鋒，但沈海峰的母親則舉了一個相反的事例。她說：我有一位親戚叔叔，時常捕獲白鼻心，有一天又捕捉到，吃完之後，不久肚子疼痛的受不了，當晚睡覺就作了個夢，是一群 *anito* 幸災樂禍並怒斥叔叔說：*tesmozi*(活該)，誰叫你常把我們的豬給抓走了，今後我們也將常常纏著你。雖然如此，叔叔還是依舊去捕捉白鼻心，肚子也還是疼痛不已。我問既然這樣為什麼還是照抓、照吃，她語帶嚴肅的回答說：因為他的靈魂已經跟隨¹⁵著 *anito* 走了。

七、獵物的給予

小時候常常看見父親的網袋有正在掙紮及蠕動的白鼻心，當父親在燒烤白鼻心的毛時，因為濃濃的毛焦味散佈整個部落，此時，部落的人常探詢是誰家又捕捉到了白鼻心！
--鍾治志

一般而言，*amian*(冬季)抓到的白鼻心最肥最好吃，在 *rayon*(夏秋之際)的時節，白鼻心的肉乾澀不好吃，因為這個時候長得不夠肥大。李馬坡說如果抓到白鼻心，會取小米及 *pacinogen*(銀手環)置放在白鼻心身上，祈求將來能捕獲更多。結束白鼻心的生命時不會讓其見血，直接以利器刺入心臟；烤毛之後首先將頭切斷，接著再用刀子從喉部延著腹切至尾端，把具有強烈氣味的生殖器(肛門腺)切

¹⁵ 意 *Anito* 將其靈魂操縱使之痛苦萬分。

除，取出生殖器和腸子，將腸子拉開再用竹筷穿入腸內並翻開清除腸管，腸子可水煮或烤食，接著把內臟全取出後，再把內臟和肉塊放入鍋子，煮熟之後將肉分切給親友，肉湯則一起分享，但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吃。

以前父親捕獲白鼻心，我一直盯著牠的模樣端詳，牠長得像大老鼠，每次看大家在吃的時候，念頭自然的會想到老鼠，覺得很噁心，又想到牠是 *anito* 的豬時，覺得很恐怖，一點胃口都沒有。--鍾連財妻

白鼻心食用的部位並沒有嚴格的區分，但是頭部一定屬於抓到獵物的人，獵者一定要吃那個頭，然後把剩下的頭骨留存下來；脖子則做環狀切下直接生食(婦女不能吃)，尾巴交給小朋友烤來吃，腳掌則烤好後給小朋友吃。

我一共捕獲過八十幾隻白鼻心，而我先父抓得更多，祖父比父親又抓更多呢！食用的頭骨會刻意留下來有何特別的用意？人人都喜歡突顯或展現自己的能力，而留下白鼻心的頭骨目的不外是用來炫耀，就如同魚尾和魚頭骨，用意相同的。--謝明棟

有一次看到姨丈抓了白鼻心回來，我們一群小朋友就跑去問有沒有尾巴，姨丈說這隻是 *anito* 做記號的，我們就知道這隻是沒有尾巴的白鼻心。--王桂清

小時候父親將烤好的白鼻心的腳，送給了我當玩具，但是拿到手中把玩時一直覺得牠像是嬰兒的腳丫子，我看後甚為懼怕以為是嬰兒的腳丫子，所以不太喜歡吃，而這個有些恐怖的記憶，也是至今不去捉白鼻心的原因吧！--鍾治志

不論是獵肉與親友的分享，或是尾巴與腳丫子給小孩子，這正如 Marion(1998)所指出的：不論從任何一方面來看，我們人類永遠

是不加思考、也毫不計較地進行“給予”活動，人類活動的實質就是無止盡地奉獻“禮物”。

食用後的頭骨則留下當獵獲品，掛於家屋易見處，當有訪客來家時，如果看見屋內掛滿許多白鼻心的頭骨，便了然於胸，知道你是很了不起的獵者，就打從心底佩服你，也不會看輕你這個人，因此不需要花費口舌來炫耀自己的功績。明說的部份是當做誇耀自己的本事，是通過禮物在其奉獻和捐贈的行動中的自我證成、自成理由和自我合法化；但儀式裡則是希望透過善待白鼻心的靈，帶來更豐富的收穫。這不只是對於捕獲後做為犧牲的靈魂對待，也包括對活生生的個體的對待。

有一次白鼻心被抓到，央求獵者不要殺他。之後，每一次主人上山，牠便引領主人到其他白鼻心的洞，主人很快抓到，大家很羨慕他。有一天這隻白鼻心迷路越過東清，被一個上山的人抓走帶回東清。白鼻心的主人非常著急，隔天沿著走過的路線問到東清，一問下午有人烤白鼻心，他問所烤的白鼻心是否有哪些特徵，果然是他走失的白鼻心，他難過死了。--王仁德說的故事

顏金富有一天夜裏行經 *jirakobeng* 時，在路中看見一隻大的白鼻心，後面尾隨著兩隻小的，牠們剛從海邊結束覓食，正當要跨越路旁的水溝之際，一個不留神一隻掉下水溝爬不上來，由於牠還小行動有些緩慢，便輕易的被捉住，小小的好可愛，於是把牠當寵物養護，一天天長大，也很乖巧，不知不覺養了七年，一點野性也沒有，因此常常將牠置於肩膀，尤其到了 *amian*(冬天)時，體重更重，所以肩膀偶爾酸痛，很快的牠也成為部落茶餘飯後的話題，過去從來沒有人養過那麼久的。有好幾次牠走失，每次都認為牠逃掉了，可是不久牠又回來了！後來飼主去台灣，於是就把白鼻心交給家人

照顧，但不久後聽說牠逃走了，再也沒有回來，不捨之情讓他再也不抓白鼻心了。

八、當代的落寞

以前白鼻心很多，但是要做的事情也很多，不想花太多精力和時間在白鼻心上，但前前後後我與弟弟一共捕獲的白鼻心至少有上百隻，那時一個晚上常捕獲 2-3 隻，多則甚至 5 隻，多半在 *amian*(冬季)的晚上，在山區山壁、馬路上、香蕉、木瓜和果園區，處處可見。以前的人捕白鼻心時是有季節性的，而我們因為有了照明燈，所以每晚都在捕捉白鼻心，現已經沒有過去的數量了。--李紀滿

周宗經皺起眉頭露出幾顆牙齒苦笑的说：「現在的年輕人對自己的文化重視與認同慢慢淡薄，惶論遵守傳統的禁忌了。」這也難怪他會有如此表情，當被問及捕捉白鼻心的禁忌時，他感觸的说：「現在的新生代已經不相信過去老人所告誡的禁忌，總是抱持著現在是什麼時代了，還相信過去的禁忌，他們不仔細思索祖先的經驗，是如此的 *jitozwan*(珍貴，不需要回饋的)。我雖不全然相信傳統的禁忌，但是我可以感受得到當時的背景與環境，歲月的痕跡在我的身體裏慢慢的浮現，我越感受到祖先的話語珍貴無比。

這一天外甥帶來大姐所滷的幾樣菜在二姐家吃，我與老婆及小孩也共襄盛舉，待吃完餐後我再留下與舅舅和舅媽聊天，我設定以捕捉白鼻心的經歷請舅舅談談，這一聊舅舅的話匣子一發不可收拾，因為深怕記不來於是趕緊止住留待日後再說，另則天色已很晚了他倆老人家也是該休息了。

九、結語

白鼻心的話題，一旦扯開就綿延無盡，但文章總要做個結束。本文就以周石龍口述做為結語。其精采之處，不在於文獻的多重引用，而是代表著每一個老獵者的生命體悟，做為最好的「回贈」與「回證」。

我來說一段白鼻心的傳說故事給你聽：在很早以前，有一位常在半夜裏捉白鼻心的老先生，每到黃昏太陽落下之際，老先生就背起網袋獨自一人上山，在山中他做了一個專供自己休息的工寮，到了晚上就到他所設置的陷阱查看，運氣時好時壞，但已習以為常。家人常好奇地問起捕捉白鼻心的事，他也總是把每一次的經歷詳細的敘述。有一次他說：我剛到山上的工寮，剛坐下來休息時，怎麼半夜裏工寮外面那麼吵雜，探頭一看，不得了！是一群冷的發抖的 *anito*，因為我在裏面燒了些木頭取暖，所以 *anito* 應該是要進來取暖，我不理他們，*anito* 還曾經多次不高興的來嚇唬我，但後來覺得我對他們沒有威脅，就不再鬧了，所以 *anito* 常會趁我沒來時跑進來工寮休息呢！每當晚上我要去獵捕前，都會進入工寮養足精神，但 *anito* 都早已先混進來避寒，屋內有時全被 *anito* 佔滿，所以我進來之前，不得不請牠們擠一擠留個空位給我。*anito* 對我捕捉白鼻心的行為也從不會表示意見，日久我跟 *anito* 更為熟絡還成為好朋友而進行互相交易呢！不過有一天，他的孩子好奇的想獨自上山探個究竟，他告訴孩子 *anito* 不認得他，恐怕會對他不和，但孩子再三的懇求，他只好答應並告訴孩子說：「如果遇到 *anito* 時，要客氣、要有禮貌才不會引起 *anito* 的不高興。」傍晚時分他的孩子背著網袋上山去了，到了工寮休息片刻後小睡一會兒，到了晚上 *anito* 要到工寮保

暖，打開門赫然發現一個人已躺在裡面，原以為是常常來的老獵人，仔細一瞧，不對呀！*anito* 也驚訝的竊竊私語、面面相覷一番，*anito* 冷得受不了，就管不了那麼多，於是也擠成一團睡覺了，半夜之後孩子醒來，發現身旁有一群 *anito* 睡得正甜，他沒有絲毫的害怕和驚恐，因為父親常提起與 *anito* 相處的經歷，反倒對 *anito* 擅自進入工寮感到不高興，忘了父親再三提醒與 *anito* 的互動，便大聲怒斥和咒罵 *anito*，將牠們趕了出去，而 *anito* 也不認得他就是好朋友的孩子。覺得這個人這麼地不友善且無禮，不給牠顏色和教訓恐無法消除被罵的怨氣，」*anito* 想著！於是 *anito* 使出各種嚇人的本事，沒見過恐怖情境的年輕人，被嚇得魂不附體。家人一想一定是被這群 *anito* 驚嚇造成，便準備豬大便、雞大便灑向他們，這群魔鬼便節節敗退離開工寮。

十、後記—人類學的一些思考

「*anito*(魔鬼)」做為一種「文化感知物」，它不一定是作為需要認識的東西，呈現在我們的面前，它可能是一種僅僅在實際上呈現給我的意義統一體(Merleau-Ponty, 2005: 406)。什麼是文化感知？感知是屬於「現在」的環節，文化是「過去」的積澱，感知是對文化的開啟，正是「現在」對「過去」意義的再現，是記憶現實化為知覺的過程。過去是按照現在的需要，通過社會建構來形塑的；過去的概念可以通過現在的立場來解釋。過去形塑了我們對現在的理解，而不是相反。每一個社會不管它的意識形態環境如何，都保持一種關於過去的連續感。更確切地說，也就是個人或群體不是純然的以感覺或知覺對事物回應意義，任何意義早已被文化所包抄，以致文化與感知原本是一體的，是不可分割的。

在暗夜的山林裡，即便是獵者形式上把握到許多難以言說的直覺，包括：不能直說的避諱，那個散發出來的怪味道，棕耳鸚不尋常的鳴叫，高腳屋上的踐踏聲，森林莫名的嘶吼吶喊聲，夢裡 *anito* 厲聲的警告，從鍋裡不翼而飛的白鼻心等等生命內在的體驗，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一種神秘經驗，而這些經驗也都是從文化感知的脈絡加以啟動和解釋，也因此才能把握到關連著實際事物(actual entity)或實際生命的應對。一如胡塞爾(Edmund Husserl)說：所有意識是某物的意識(all consciousness is consciousness of something) (Sartre, 1943: 11)。那麼白鼻心是個被感知的物，做為「魔鬼的豬」的文化意義，早已充斥在每一個細節裡。

獵者擁有許多白鼻心頭骨的聲譽，在文化感知的體系裡，與個人生活的成功的關係是鬆散的，因為頭骨不單單是個人才能的彰顯，而真正的關鍵是建基在彼此分享的社會因素裡，也因為這樣，社會成員才會在個人的聲譽上扮演一起保護和維持的重要角色。

「斷尾的白鼻心」這個文化感知物被視為是「魔鬼飼養用來預備慶典的豬」，蘊含著理智與直覺雙重形式的意識。理智是由文化所建構，是站在事物外面來認識事物，是以生存及功利為目的，而不是為了認識真理，是為了自我生存(survival)或適應環境為目的。而直覺是感知的起點，是一種純粹的感應或同情共感的體認(empathic identification)，藉此獵者把自身投入到對象之內，以便與其獨有的、從而是無法表達的東西相契合(莫世謀，2001: 158)；因此，直覺是一種沒有利用概念為媒介而澈入到事物之內的直接把握(ibid: 156)，沒有受到任何功利考慮的污染；就是那麼一回事，無需解釋無而爭辯，亙古以來就是如此。

在魔鬼的豬的世界裡，和獵人的對白真像遇見了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2008) 對於動物生命的關懷的理想，他指出：我們應試著讓動物及其它生命體，以其自身的觀看，以自我傳記性的動物的口吻，

徹底顛覆以人的意識的觀看方式，重建一個生命的現象學。使每一個生命體，不再以人為中心，更不再以人的語言和意識為中心，任他們、她們、它們、祂們、牠們中的每一個，都真正具有其自身的不可取代的“自身性”，不但都有其自身的不可剝奪的“觀看”權利，也有其自身選擇其自然的“觀看”方式的權利，可以“說其自身的語言”，“想其所想”，“情系其所情”，甚至像每一個獨立的人那樣，具有“自我參照的自我性”，以及“自我感發”、“自我起動”、“自我運動”等等生命情感的現象。

十一、參考文獻

- 莫詒謀，2001。柏格森的理智與直覺。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鄭世嘉，1992。蘭嶼的白鼻心。動物園雜誌，45:4-7。
- 鄭漢文，2012。非人類臉譜的作用--雅美族文化感知的生態實踐。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論文。
- Derrida, Jacques (2002) *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Critical Inquiry》*, Vol. 28, No. 2, pp. 369-418.
- Eliade, M. (1964) *Shamanism: Archaic techniques of ecstasy*. trans. by Willard R. Trask.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erleau-Ponty, Maurice (2005)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aylor and Francis Press.
- Sartre, Jean- Paul (1948) *The Psychology of Imagination*, trans. by Bernard Frechtma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 Marion, Jean-Luc (1998) *Reduction and Givenness: Investigations of Husserl, Heidegger, and Phenomenology*. trans. by Thomas A. Carls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十二、附表—報導者

| 姓名 | 性別 | 部落 | 年齡 | 受訪日期 | 曾捕獲白鼻心隻數 |
|-----------------------|----|----|------|------------|-------------|
| 鍾連財 | 男 | 椰油 | 77 | 2010.4.8 | |
| 王日魁 siapen somakey | 男 | 朗島 | 70 | 2010.5.7 | 約 30 隻 |
| 曾士佩 | 男 | 椰油 | 45 | 2010.4.18 | 約 50 隻 |
| 謝明棟 | 男 | 椰油 | 78 | 2010.4.5 | |
| 周石龍 | 男 | 椰油 | 75 | 2010.4.24 | |
| 賴金永 | 男 | 椰油 | 64 | | >100 隻 |
| 賴參穗 | 男 | 椰油 | 73 | 2010.4.18 | 20 多隻 |
| 顏祝韋 | 男 | 椰油 | 59 | | |
| 李馬坡 | 男 | 椰油 | 58 | 2010.4.9 | 30 多隻 |
| 顏新田 | 男 | 椰油 | 65 | 2010.5.5 | |
| 鍾治志 | 男 | 椰油 | 59 | | |
| 王仁德 | 男 | 椰油 | 88 | | 2007 年歿 |
| 張清長 siapen maiak | 男 | 漁人 | 60 | 2010.4.23 | |
| 廖正雄父 | 男 | 椰油 | 81 | 2010.3.5 | |
| 王明光 | 男 | 椰油 | 85 | | |
| 蕭志訓父 siapen paipen | 男 | 椰油 | 84 | 2010.3.8 | |
| 顏金富 | 男 | 椰油 | 40 | | |
| 王春雄 | 男 | 椰油 | 55 | 2010.4.16 | |
| 施正南 | 男 | 朗島 | 67 | 2010.3.28 | |
| 蕭志訓 siaman manwaray | 男 | 椰油 | 61 | 2010.4.21 | |
| 曾木溪 siaman paipen | 男 | 椰油 | 54 | 2010.4.22 | 綽號 si donga |
| 李傑明 | 男 | 椰油 | 39 | 2010.4.18 | |
| 李施炎 siapen mangananao | 男 | 椰油 | 85 | 2010.4.14 | 2012 年歿 |
| 王秋閣 Siapen Ngalaod | 女 | 椰油 | 58 | | |
| 李紀滿 | 男 | 椰油 | 52 | 2010.4.12 | 100 多隻 |
| 曾木盛 si ngaralap | 男 | 椰油 | 51 | | 2010.3.9 |
| 張天翼父 | 男 | 漁人 | 69 | | |
| 張清長 | 男 | 漁人 | 65 | 2010.4.23 | |
| 胡大衛 | 男 | 椰油 | 28 | | 2012 年歿 |
| 顏福壽 siapen ngalai | 男 | 椰油 | 62 | | 1 隻 |
| 吳忠夫 siaman manatey | 男 | 椰油 | 67 | | |
| 謝連財 siaman narapia | 男 | 椰油 | 68 | 2010/4/4 | |
| 王桂清 siaman rapongan | 男 | 椰油 | 48 | 2010/04/17 | 1 隻車子撞到後放生 |
| 鄭東城 siapen opahen | 男 | 東清 | 60 多 | | 約 30 隻 |
| 胡萬金 | 男 | 椰油 | 51 | 2010.5.15 | |

大武平原地區之鳥類相初探

吳志昇

臺東縣野鳥學會創會會員

摘 要

為建立大武平原地區之鳥類資料，在大武村及尚武村境設立 5 個觀察區，於民國 98 年 1 月至 99 年 1 月進行 25 次觀察，這是首次針對大武平原地區所做的觀察。方式採取樣點調查並分為固定與非固定二種方式。在所有的觀察中共計記錄 37 科 93 種鳥，其中保育類種類有 12 科 19 種。就固定觀察資料分析顯示，秋、冬至春季（9-4 月）的鳥類出現種數比夏季（5-8 月）高，遷徙性鳥類約與留鳥略平分秋色，計有 39 種；各鳥種中留鳥有 42 種，佔 52%，候鳥有 23 種，佔 28%，過境鳥有 10 種，佔 12%，候鳥兼過境鳥有 6 種，佔 7%，外來鳥種 1 種，佔 1%。此外，大卷尾於冬季有群集過夜行為；黃頭鷺與小白鷺亦同。

關鍵詞：台東縣、大武平原地區、鳥類清單調查

一、前言

大武鄉位於臺東縣東南部，東濱太平洋，西臨中央山脈南段。就蒐查資料顯示，附近周圍地區除了位於西部山區的大武山自然保留區、雙鬼湖野生動物保護區、大武油杉保護區、渡冬型蝴蝶谷地、重要野鳥棲地（IBA）或浸水營古道有自然資源調查資料外，尚未見到以平原地區為主之調查資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及台東林區管理處網站 2012）。

民國 98 年協助基隆鳥會沈振中老師的黑鳶全島分布調查工作，雖然每月儘量騰出時間，但 1 年多時間內對單一鳥種的生活史來說，其效果仍屬有限。雖確認黑鳶存在台東東南部，但並未發現黑鳶巢棲與聚集等行為。

基於補充東部區域鳥類資料，始參與該工作，在確認黑鳶分布之同時，一併進行的大武及尚武平原地區鳥類記錄資料，覺得有值得整理與探究之處，乃將之整理成此報告，以供相關規劃及有興趣人士之參考。

二、環境概況

（一）一般事項

大武昔稱巴壟衛，早年排灣族自中央山脈向東遷移至巴壟衛溪口（今大武溪）附近生活時，為避開無法利用之沼澤濕地，需用棒子觸打土地表面以鑑別土水，因而稱此地為「巴壟衛」（Parongoe/palangoe）字根 pangwu 即拿棒子打的意思。此意味著該地為沼澤地，要在此生活必須很努力打拼的意思（瑪家國中排灣文化數位網 2012、大武鄉公所網站 2012）。

大武鄉東濱太平洋，西及南鄰達仁鄉，屬南北轄長廊道地勢之自然環境，早年原住民即利用此地作為往來東西臺灣易物之休息地，自清朝以來更形成臺灣西部人士進出東臺灣之必經之地，來往人員、車輛絡繹於途（大武鄉公所網站 2012）。

大武鄉分別有南興村、尚武村、大武村、大鳥村及大竹村等五個村，本觀察地區位大武溪以南，以尚武村為主及少部份大武村間之平野地區（大武鄉公所網站 2012）。

大武村為大武溪沖積地，尚武村則為朝庸溪沖積區並為其出海地。其中大武村因前台汽客運的設站，屬於交通重要節點，警察局大武分局設在此；尚武村則是行政中心，鄉公所即設在尚武村。村民以農、漁業為生，臺東的荔枝早先也只在此區有生產，另漁業除了有大武漁港外，還有一些養殖漁塢（大武鄉公所網站 2012 及本調查整理）。

（二）水系

由於位處中央山脈東南邊且緊臨太平洋，因此溪流均為獨立東流之小區域水系，並以大武溪及朝庸溪為主。

大武溪流長 18.7 km，流域面積約 109.52k m²，主流發源於達仁鄉新化村大樹林山（又名大漢山）東麓，先向東南流，匯集源自茶牙頓山一帶諸支流後，轉向東流，經大武苗圃，進入大武鄉境，再匯集加羅板溪後，於大武村南側注入太平洋（維基百科網站 2012）。

朝庸溪匯集大武及達仁兩鄉之小水系，主流發源於達仁鄉安朔村助矢山東北側，由西南方進入大武鄉境，經古莊後轉東南東流，再經尚武、客莊後，最終於大武漁港北側注入太平洋。幹流長度 7.7 km，流域面積較小僅約 13k m²（維基百科網站 2012）。

（三）地形與地質

觀察範圍內主為朝庸溪早期沖蝕作用地區，在岩性軟弱丘陵之周圍，古溪流侵蝕掘鑿形成窪畦狀地，彙集雨水遂產生小谷或塘沼，最大之塘沼為金龍湖。附近此種淺山與農田、濕地相交錯畫面，不時可見水牛和白鷺群優遊其間，是一幅幅清靜原野寫意圖（林朝啟 1957、大武鄉公所網站 2012 及本調查整理）。

附近周域岩層屬中央山脈東南側之潮州層，以厚層硬頁岩與板岩為主，夾雜薄層至厚層變質砂岩，或硬頁岩與變質砂岩互層，變質砂岩的單層厚度很少超過 30 餘公分，有時受鐵質沉積影響而略呈紅渚色。硬頁岩或板岩劈理發達，岩性軟弱，岩體節理密集且發達易因風化作用而破碎，甚至成為山崩、土石流之源區。觀察區周圍沿線屬紅土台地堆積層，土壤則以酸性紅壤土為主，另平坦地區則為黃土沖積層（林朝啟 1957、何春蓀 1986、莊文星 2011）。

（四）氣候

依中央氣象局 1981-2010 氣候統計資料（中央氣象局網站 2012），大武年平均雨量 2303.7mm，年平均溫度為 24.9°C，月平均最低溫為 2 月的 17.4°C，月平均最高溫為 8 月的 32.4°C。高於 30°C 的月份為 5、6、7、8 及 9 月計五個月，其各月高於 30°C 之平均天數為 19.3 天、24.3 天、28.3 天、27.8 天及 23.6 天。

依資料轉繪之生態氣候圖（climate diagram）如圖一，屬半年潮溼，半年乾燥之地區，其中 5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為濕季，雨量 1969mm，占全年 85%；10 月以後至翌年 4 月為乾季，乾季明顯，月降雨量低於 80mm。

整體上降雨及強度明顯並受颱風影響，在氣候分類上屬台灣典型之夏雨型氣候。風向 1 至 3 月為北北東向，4 月、5 月及 9 月至

12 月為東北向，6 月為西北西向，7 月為西向，而 8 月為西南向。夏季颱風頻擾侵犯而來，影響甚鉅，如降雨、風速等，其發生率多集中 7、8、9 等 3 個月份。

此外於春末至夏、秋期間，因受颱風及局部氣壓之變化，有焚風出現，雖為期不長，但發生時氣溫驟昇，對農作物有不利的影響。

（五）植被狀況

周圍附近植被景觀以天然相思林與次生林為主，另有旱作、果園（如芒果園、椰子園、荔枝園、鳳梨等）及種植牧草，並與呈現部份荒蕪狀態，夏天雨季有季節性淹水之環丘濕地等景觀相嵌出現，植群組成屬於低山地區之熱帶林。

相思林與次生林內另可見白匏子、羅氏鹽膚木、血桐、蟲屎、克蘭樹、白雞油、嶺南白蓮茶、鴨腳木、臺灣欒樹、土蜜樹、細葉饅頭果、山柏、赤血仔、山黃麻、桂竹、大頭茶、九芎、臺灣烤及油桐、苦楝，較潮濕處可見金氏榕、白榕、榕樹、大葉雀榕及茄苳等喬木，灌木則有臺灣隔柃、內荳子、軟毛柿、裏白巴豆、多花油柑、野牡丹、十子木、三刈葉、大青、山柚、羅氏鹽膚木或台灣海桐等；藤本以盤龍木、台灣葛藤、串鼻龍、酸藤、羊角藤、玉葉金花、耳葉菝契及鞭藤為多。另全區空曠或果園內大花咸豐草、象草、小花蔓澤蘭、牧地狼尾草及香澤蘭等外來入侵植物普遍分布可見；另喜生在近水區域之刺軸含羞木則在溪邊、塘沼及季節性濕地旁建立不少分布地。金龍湖內則有少見的水生植物-無柄花石龍尾（本調查取得 2009）。

三、觀察樣地

有五處觀察地，分別位於大武村及尚武村平野之間，如圖二（擷取自內政部印臺東縣分鄉地圖 2005）：

（一）金龍橋周圍

金龍橋位朝庸溪中下段，跨越朝庸溪聯接古庄路及太湖路，橋南方為尚武村主聚落，北方則為紫雲寺。觀察區為橋周臨半徑 350m 範圍，環境景象分別有村莊、朝庸溪（半年以上乾涸）、漁塭及寺後的相思林山丘等。

（二）古莊車站

南迴鐵路自枋寮站開始，南行經枋山，轉東進入山區，貫穿中央山脈到大武，再北循東海岸與台九線公路平行，經知本後至台東新站，路線全長 98 km。古莊車站位於自枋寮站起算 40 km 處，海拔 76m，為南迴鐵路進入台東縣境有人看守車站之首站。觀察區為站周臨半徑 350m 範圍。環境景象分別有村莊、果園、次生林及早作地，往西南方則為台東縣 2520 號水源涵養保安林。居高臨下並能遠眺尚武街區（臺鐵網站 2012、台東林管處網站 2012）。

（三）太湖休息涼亭

此區位於尚武村西方，約略位朝庸溪中段溪緣，並經整治設有堤岸，為新近才擘建之休憩據點，惟多數人不知此據點。附近有果園、魚塭及相思樹為主之次生天然林，往西南方屬原生之熱帶林，為台東縣 2520 號水源涵養保安林範圍，本區洽為該保安林之東北向出入口。朝庸溪半年以上呈乾涸狀。觀察區為涼亭周臨半徑 350m

範圍，環境景象以溪流（半年以上乾涸）及森林山丘區（台東林管處網站 2012）。

（四）金龍湖

金龍湖位於大武溪與朝庸溪間雙峰夾峙的山凹，因北面大埤池產業道路（東 69 道路、金龍路）改建為定型化公路後加構築成堤壩，再經天然湧泉及雨水之匯集而形成。本湖為內政部營建署評選，並於 100 年公告的全國 82 處國家重要濕地之一，屬地方級濕地，濕地編號為 79 號。湖面略呈葫蘆形，舊名為「大埤湖」，佔地 5 公頃。周臨為廣大的相思林，與湖均屬大武自來水水質水源保護區之範圍。觀察方式為環湖一周可見之範圍（內政部營建署網站 2012、經濟部水利署水源保護區網站 2012）。

（五）牧場濕地

此區位於大武村西南方，位於加羅坂道路（198 省道）與大武產業道路交接往西南延伸，略為金虎路與金龍路所包圍之處，為一長條帶狀東北-西南走向之古溪流侵蝕窪畦地，此地貌全長從古莊變電所至大武溪約 2.4 km，北方為一養牛牧場，東西周臨為相思林，附近亦為大武自來水水質水源保護區之範圍。局部地區於夏季會形成高禾草濕地，刺軸含羞木除了溪流、塘沼之外尤喜歡生長在此種有水地點。分成牧場及舊屋濕地 2 點觀察，各以周臨半徑 300m 為範圍（經濟部水利署水源保護區網站 2012）。

四、觀察時間及方法

(一) 野外觀察時間：

自 98 年 1 月至 99 年 1 月止。

(二) 觀察方法：

固定觀察：每區每個月分別進行 1-3 次的觀察，每次 1-3 人進行，以事先製妥之調查表，於事先規劃地點（一區 1-2 地點，每點停留至少 15 分鐘，金龍湖則以 30 分鐘繞完為原則），記錄時間及各點出現之鳥種、數量、天氣狀況、物候及環境狀況，以雙筒望遠鏡為主，並輔以相機記錄。另某些未見之種類（如稀有類）其鳴聲亦列入參用。

非固定觀察：除了上述地點外，在前往各觀察區之路途間或其他非觀察地、時間（如夜間），若有發現鳥類亦作記錄，惟不列入分析，僅作為總鳥種名錄統計或比較用。

(三) 資料分析：

在時間內共計執行 25 次固定觀察，資料分別依各區別，以 Excel 程式協助進行以下分析（蘇鴻傑、劉棠瑞 1986、蕭如英譯 1985、環保署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 2010）：

1. 各觀察區鳥種數及鳥數量標準差

$S = \sqrt{\Sigma y^2 / n - 1}$ ，其中 Σy^2 為平方和， n 為樣區數。

2. 各觀察區種數及數量（隻數）變異係數

$Cv = S / \bar{y} * 100\%$ ，其中 S 為標準差， \bar{y} 為平均數。

3. 出現頻率 = 該種出現次數 / $n * 100\%$ ， n 為樣區數 25。

4. Species richness index (Margalef's index)：

$d = (S - 1) / \log N$ ， S 為種數， N 為總隻數。

5. Simpson's index:

$c = 1 - \sum (ni / N)^2$ ，其中 ni 為第 i 種隻數， N 為總隻數。

6. Shannon-wiener index:

$H' = -\sum (ni / N) * \ln (ni / N)$ ，其中 ni 為第 i 種隻數， N 為總隻數。

7. Pielou's evenness index:

$e = H / \log S$ ，其中 H 為 Shannon's index， S 為種數。

Shannon's index: $H = -\sum (ni / N) * \log (ni / N)$

(四) 鳥類判別依臺灣野鳥圖鑑 (王嘉雄等 1991) 及中國野鳥圖鑑為主 (顏重威等 1996)，部份鳴聲資料則參據相關網站確認 (Xeno - canto & The internet Bird collection 2012)，名錄依中華鳥會之名錄排序 (中華鳥會網站 2012)。

五、結果與討論

(一) 種屬構成

在所有觀察中共計記錄 37 科 93 種鳥，扣除非固定觀察所記錄 11 種，則固定觀察區實際鳥種數為 35 科 82 種，如**附錄一**。其中以牧場濕地 (第五區) 51 種為最多，其次為金龍橋 (第一區) 47 種，古莊車站 (第二區) 為 41 種，太湖休息涼亭 (第三區) 為 40 種，金龍湖 (第四區) 最少，為 38 種。

另固定觀察區整體鳥類數，共計有 6195 隻次，如**附錄一**，以牧場及濕地 (第五區) 的 2759 隻次為最多，其餘為金龍橋 (第一區) 1090 隻次，古莊車站 (第二區) 為 889 隻次，金龍湖 (第四區) 為 756 隻次，太湖休息涼亭 (第三區) 則為 701 隻次。不論就種或數而言，整體上鳥類相算是豐富的。

各科中以鷺科、鷹鷂科、鳩鴿科及畫眉科之 6 種為最多，其次為鵲科及鵲鴿科之 5 種居次。此外所有觀察中保育類種類有 12 科 19 種，分別有固定觀察出現的台灣山鷓鴣、魚鷹、東方蜂鷹、黑鳶、大冠鷲、鳳頭蒼鷹、赤腹鷹、紅隼、紅頭綠鳩、八色鳥、紅尾伯勞、台灣藍鵲、烏頭翁、台灣畫眉、八哥及非固定觀察出現的林鷓、黃嘴角鴉、領角鴉、東方角鴉。

固定觀察地區中數量最多的前 15 名鳥類分別為黃頭鷲（1273 隻次）、烏頭翁（498 隻次）、紅嘴黑鵝（471 隻次）、洋燕（465 隻次）、小雨燕（393 隻次）、麻雀（346 隻次）、大卷尾（321 隻次）、小白鷲（309 隻次）、樹鵲（255 隻次）、花嘴鴨（194 隻次）、五色鳥（173 隻次）、黃鵲鴿（168 隻次）、珠頸斑鳩（151 隻次）、紅尾伯勞（130 隻次）、小彎嘴（106 隻次）。

五固定觀察地區皆有出現的鳥種有 18 種，分別為黃頭鷲、珠頸斑鳩、番鵲、小雨燕、五色鳥、紅尾伯勞、大卷尾、黑枕藍鵲、樹鵲、家燕、洋燕、烏頭翁、紅嘴黑鵝、藍磯鵝、白腹鵝、赤腹鵝、小彎嘴、灰鵲鴿，其中有 5 種為候鳥或過境鳥。惟若以觀察總樣區 25 區/年計數，則全部可見者僅有洋燕、烏頭翁 2 種，其次為珠頸斑鳩、小彎嘴、樹鵲及麻雀。

固定觀察地區各鳥種中留鳥有 42 種，佔 52% ，候鳥有 23 種，佔 28% ，過境鳥有 10 種，佔 12% ，候鳥兼過境鳥有 6 種，佔 7% ，外來逸鳥 1 種，佔 1% ，如圖三。遷徙性鳥類計有 39 種，約佔所有種類之 48% ，此與本地區有各式生育環境參差多樣，且呈過渡區現象，致有不同生活型態鳥類（郝道猛 1987），並為候鳥過境廊道有關，如鷺科鳥類與黃鵲鴿的過境結群及夜棲。此外少數留鳥冬季有結群活動及夜棲行為，如烏頭翁、紅嘴黑鵝及樹鵲會各自成群或混群活動，大卷尾則會結群夜棲。而習性喜好群棲的黃頭鷲雖全區均

可見，但以其喜愛的牧場濕地（第五區）為最多，金龍湖或其他區多呈零星出現。

（二）種及數量變化

固定觀察地區每月發現鳥種數及數量如圖四，出現最多種類是 11 月的 45 種，最少種類是 8 月的 21 種，各月種數均有變化；另數量最多的是 4 月的 982 隻次，數量最少的是 2 月的 240 隻次。

以（98）年的月平均氣溫與鳥種數進行對照（圖五），可發現 5、6、7、8 月四個月氣溫較高之際也是種數較少之季節；至於二月份的種數不高僅有 24 種，與該月只有一次觀察有關，至於 4 月及 9、10 月種數上升，應與過境期候鳥加入有關。

以（98）年的月平均氣溫與鳥數量（月出現隻次）對照（圖六），5、6、7、8、9 月五個月氣溫較高之際也是鳥隻次較少之季節，2 月的鳥隻次也不高，則與該月僅有一次觀察有關。另 88 風災多少對自然棲地造成些許破壞，然該時間並非繁殖季節，因而影響有限。

4 月及 10 月是鳥類主要遷徙或過境季節，鳥數量的變化比種數量變化大，尤其黃頭鷺、小白鷺與黃鵠鵠過境時數量更是變化急遽。

一般而言，鳥的數量與出現率有一定的相關性，即數量多的通常也是出現率較高的種類，此種情形的種類，通常也有集落分布之趨勢；如在種屬構成章節中常見的種類，其出現率也都是較高的種。全區各鳥種名錄及出現頻率如附錄二。其中僅出現一次（4%）的有 17 種，分別為：魚鷹、赤腹鷹、白腹秧雞、青足鵠、野鵠、紅頭綠鵠、八色鳥、棕背伯勞、小卷尾、白環鸚嘴鴨、褐色柳鶯、黃尾鵠、黑喉鵠、八哥、灰背棕鳥、小鵠、黑臉鵠；而出現率高於 50% 的有 19 種，分別為花嘴鴨、小白鷺、黃頭鷺、大冠鷺、紅冠水雞、珠頸斑鵠、小雨燕、五色鳥、紅尾伯勞、大卷尾、黑枕藍鵠、樹鵠、洋

燕、烏頭翁、紅嘴黑鵝、褐頭鷓鴣、小彎嘴、灰鵲鴿、麻雀，其中烏頭翁及洋燕 2 種為 100%，珠頸斑鳩、五色鳥、樹鵲、小彎嘴、麻雀則為 90% 以上。

通常出現率較高者，大多是留鳥且數量在一定量以上，如烏頭翁、洋燕、珠頸斑鳩、五色鳥、樹鵲、小彎嘴、麻雀，不過其中之五色鳥（92%）及小彎嘴（96%）數量卻未有相關性，通常其出現量都少於 3 隻；此外如黃頭鷺（64%）、小白鷺（52%）等候鳥於過境期算是頗常見，且集中出現於第五區。另外如猛禽類的大冠鷲（52%）及藍磯鵝（48%），全年出現率雖不低，然而出現之數量卻不算豐富。而綠繡眼為一般常見種類，在其他地區的觀察經驗多呈小群活動，但在本觀察區出現率卻只有 16%，與黑鳶一般低，似乎是有些不尋常。

（三）各觀察區情況

各觀察區鳥種及鳥數量的月變化如圖七及八，由月份消長趨勢可看出秋、冬及春季有較多種及數量，另將其與當（98）年各月平均溫度比較則更為明顯（如圖五、六），此應與該等季節為植物結實成熟季節與各種候鳥及過境鳥之參入有關。

針對五觀察區進行四項歧異度的比較（參附錄一及圖九），亦即對種類數目及各種類中個體分配的均勻性作比較，結果說明如下：

1. 第一區與第五區之 margalef's 指數均大於 14 以上，表示該二區鳥類群聚種類豐富度高。

2. 至於 Simpson's index 指數若較高則呈現較低之歧異度，即指該區所出現之種類必比指數低者少，如第四樣區即是指數最高之區但也是鳥種類最少之區域，此亦可由該區之 Pielou's evenness index 指數高比較出來。

3.另外針對各區之 Shannon-wiener index 指數未及 4，通常指觀察樣區之物種數不是很大，且鳥類群聚在各種間分配較均勻。

4.至於第五區之 Simpson's index、Shannon-wiener index 指數及 Pielou's evenness index 三樣指數均為最低，即指該區鳥類多樣性及個體分配的均勻性是較低的，然而實際上其種數卻是各區最高者，此與部份鳥種在某些遷移期間數量大增有關，如鷺科鳥類及黃鸝鵲在過境期的大量群聚。

再就各區所觀察之情況說明如下：

(1) 金龍橋（第一區）

本區鳥類數量小計有 1090 隻次（標準差 11.29、變異係數 0.259），種數則有 49 種（標準差 2.95、變異係數 0.237）。出現數量最多的為小雨燕（157 隻次）、洋燕（115 隻次）、烏頭翁（173 隻次）與麻雀（162 隻次），紅嘴黑鵯也不少（82 隻次），此與附近有較多人工構造且又間有次生林有關。由於橋跨朝庸溪，不少水鳥或涉禽在此也可發現，另小啄木（2 隻次）及黑臉鵯（3 隻次）於本觀察只在此區出現；另臺灣畫眉在此區頗常見（3 隻次），黑鳶（3 隻次）及鳳頭蒼鷹（4 隻次）及東方蜂鷹（2 隻次）亦可見於空中盤旋，溪流灌叢亦可見稀少的野鵲（1 隻次）。

(2) 古莊車站（第二區）

本區鳥類數量小計有 889 隻次（標準差 10.95、變異係數 0.3078），種數則有 41 種（標準差 1.447、變異係數 0.1577）。出現數量最多的為紅嘴黑鵯（160 隻次）、小雨燕（104 隻次）、烏頭翁（119 隻次）、麻雀（101 隻次）、洋燕（87 隻次）、珠頸斑鳩（72 隻次）及樹鵲（56 隻次）。紅嘴黑鵯數量是各區之冠，且冬季有結群活動現象。此外紅鳩（1 隻次）、綠畫眉（1 隻次）、黃眉柳鶯（2 隻次）、及大彎嘴則有鳴聲記錄（1 隻次）；另黑鳶（1 隻次）、大冠鶯（3 隻次）及東方蜂鷹（2 隻次）、鳳頭蒼鷹（1 隻次）亦可

見，赤腹鷹（2 隻次）、小鷗（2 隻次）與金背鳩（29 隻次）在本觀察中則是僅見於本區。此區未見水鳥或涉禽，而森林鳥類及鷹鷂的出現與附近較接近山區，並有次生林及果園間次交替有關。

（3）太湖休息涼亭（第三區）

本區鳥類數量小計有 701 隻次（標準差 8.89、變異係數 0.317），種數則有 40 種（標準差 1.764、變異係數 0.205）。出現數量最多的為洋燕（140 隻次）、紅嘴黑鵝（110 隻次）、樹鵲（87 隻次）、小雨燕（80 隻次）、小彎嘴（39 隻次）、五色鳥（41 隻次）、烏頭翁（35 隻次）；此外繡眼畫眉（23 隻次）、黑枕藍鶺鴒（16 隻次）及大彎嘴則有鳴聲紀錄（1 隻次）；另猛禽可見魚鷹（1 隻次）、大冠鷂（11 隻次）及鳳頭蒼鷹（5 隻次），其中之魚鷹在本觀察中僅在此區發現。而此區（10 隻次）與第二區（5 隻次）是惟二記錄的臺灣藍鶺鴒出現地。紅鳩、翠翼鳩、野鳩、番鶺鴒及白鶺鴒則均只出現 1 隻次，又大白鷂（2 隻次）與黃頭鷂（6 隻次）偶亦可見，野鶺鴒、白環鸚鵡、黑喉鶺鴒（各 1 隻次）及小卷尾（2 隻次）只在本區出現；本區未見麻雀應與無固定住人之家屋有關。整體上本區因位於山坳內，為森林之漸替帶且間有魚池、果園，因此山區與平原鳥皆可發現。

（4）金龍湖（第四區）

本區鳥類數量小計有 756 隻次（標準差 13.09、變異係數 0.433），種數則有 38 種（標準差 3.95、變異係數 0.401）。出現數量最多的為烏頭翁（85 隻次）、紅嘴黑鵝（75 隻次）、洋燕（58 隻次）、黃頭鷂（58 隻次）、樹鵲（52 隻次）、小彎嘴（26 隻次）、五色鳥（46 隻次）、小雨燕（31 隻次）；此外黑枕藍鶺鴒（25 隻次）、灰鶺鴒（12 隻次）、樹鶺鴒（18 隻次）、翠翼鳩（7 隻次）及巨嘴鶺鴒（24 隻次）等均為各觀察區之冠。又白腰草鶺鴒（1 隻次）、紅冠水雞（3 隻次）、花嘴鶺鴒（19 隻次）、黑鶺鴒（3 隻次）、褐頭鶺鴒（19

隻次)綠畫眉(2隻次)及日本樹鶯(3隻次)亦可見;八色鳥(1隻次鳴聲)、黃尾鷓(1隻次)及紅頭綠鷓(3隻次 1♀2♂)則只在此區發現。本區屬山坳塘沼地型間雜次生相思林之漸替帶,臨右(東)邊 800m 為大武鄉垃圾掩埋場,因此山區、平原及水鳥皆可發現並容易見到巨嘴鵝(24隻次)。整體上此地方級濕地鳥類種及數量出現情況不如預期,頗出乎意料之外。

(5) 牧場濕地(第五區)

本區鳥類數量小計有 2759 隻次(標準差 69.51、變異係數 0.63),種數則有 51 種(標準差 2.351、變異係數 0.198),種及數量均是各區之首。出現數量最多的為黃頭鷺(1185 隻次)、小白鷺(286 隻次)、大卷尾(278 隻次)、花嘴鴨(175 隻次)、黃鵪鶉(152 隻次)、烏頭翁(86 隻次)、洋燕(66 隻次)、紅尾伯勞(46 隻次)、紅嘴黑鵝(44 隻次),其中冬季大卷尾有群集過夜現象;此外綠頭鴨(3 隻次)、小水鴨(3 隻次)、夜鷺(6 隻次)、白腹秧雞(1 隻次)、棕背伯勞(1 隻次)、褐色柳鶯(1 隻次)、八哥(2 隻次)、灰背椋鳥(5 隻次)及大花鵪(6 隻次)等均只在本觀察區出現。而 11 月 29 日出現 26 隻紅鷓,是少見的情況。又小環頸鴿(6 隻次)、磯鴿(9 隻次)、白腰草鴿(3 隻次)、黃足鴿(16 隻次)等涉禽也可見;紅冠水雞(39 隻次)則是僅出現二觀察區之首,野鷓(3 隻次)是各區之冠。本區為次生相思林所擁圍之古河域演替後期地區,並間雜有農耕地形,高禾草濕地與季節性塘沼,並有牧場之經營放牧因而有不少過境鳥聚集。

(四) 非固定觀察記錄之種類

在時間外或觀察地區之外分別於南嘉山區(巴壘衛山北側山麓),或夜間(夏天 1830-1930,冬天 1730-1830)增加進行幾次不特定點之觀察,因此而增加了 11 種鳥類,分別為林鴿、灰腳秧雞、

田鵲、黃嘴角鴉、領角鴉、東方角鴉、臺灣夜鷹、極北柳鶯、灰叢鵪、白耳畫眉及黃喉鵪，而另增加的鷓鴣科、林雕與臺灣夜鷹，是固定觀察區所未見。也因此本地區之鳥類目錄，增加了 2 科 4 種（即林鵪、黃嘴角鴉、領角鴉及東方角鴉）。白尾八哥入侵本區算是嚴重，尚武街區常見一小群 10 幾隻，而在來往各觀察區之途中也常見到，多時一天至少有 20 隻次以上。此外想確認赤腹鷹及灰面鵟鷹有無過境本觀察區乙項，尚未取得證據。

（五）幾種鳥種的行為描述

1. 少見的黑鳶

本種的出現與本地區有臺東縣少有的塘沼及古河流濕地有關，但依據沈振中老師 2007 年的資料（通訊書件），渠曾在本地發現 1 巢。本種約自太麻里鄉金崙以南至屏東九棚之間均可發現，不過出現率不高。依沈老師的觀察，本種為河、海岸及湖沼棲地區生態環境是否維護良好的重要指標物種，且在黃昏時會有聚集行為。台東縣僅在此東南角落得以發現，是亟待注意與保護的鳥種。

2. 花嘴鴨的夏季滯留

以往均將本種界定為冬候鳥，但在本觀察之固定觀察記錄發現，除了 1 月、2 月、4 月及 5 月未見之外，其他月份均可見，尤以 6 月（13 隻次）、7 月（24 隻次）及 10 月（32 隻次）為較多之記錄；非固定觀察則在往公墓至垃圾場途中之池塘常可發現一群（10 隻左右）。由出現記錄之時間研判很可能是少數留下來繁殖之族群。

3. 麻雀的冬季結群

本種鳥屬村莊、平原地區常見的鳥種，惟在本觀察區較接近森林範圍的第三區並未發現。本觀察區冬季偶有結群活動的現象，由於觀察區周臨地區並無稻田，因此多見其於長條帶狀東北-西南走向之古溪流深蝕窪畦田地間活動，非繁殖季通常以禾草仔為食，但在入秋至冬季，當窪畦地間成片野路葵結實的時節，本種會轉而取食其種仔，此種以非禾草仔為食習性其他地方所少見。

4. 家燕的繁殖

以往均將本種界定為普遍的夏候鳥或過境鳥，在本案固定觀察記錄也發現他是 8 月至 10 月才出現的過境鳥，其中 8 及 9 月份均有亞成鳥的記錄；另 8 月可見親鳥及亞成鳥在金龍湖俯衝湖面繼而停在電線上理毛的情景，通常本種多在繁殖季才有此種以羽毛帶水回巢提供幼鳥吸允之行為，然在 8-9 月份有此行為，似乎帶有訓練的成份。又民國 98 年 5 月 28 日傍晚於執行固定觀察後，在尚武客庄街上龍鳳餐廳用餐，用餐閉發現北側隔鄰二樓陽台有家燕在懸牆內凹處進出築巢之繁殖行為；此外 4 月 12 日前往大武途中於太麻里加油，於加油站發現日光燈座上有一築巢中的家燕巢，此情形明顯與固定觀察區所出現者為不同的族群。此有待進一步確認。

此外本種的外觀可初分為二個類型，一種是較常見呈長尾、胸腹雪白、胸帶黑，前額深褐色者；但在觀察中另可見短尾、胸腹污白、胸帶黑線不全，前額褐色較淡者，可能是幼鳥轉亞成鳥階段或初換羽之羽色，但在非觀察區之其他地方，在 8 月至翌年 3 月都可發現。如預勘進行本觀察區時，在 97 年 12 月 27 日南下大武途中，在台九公路臺東市建和里段可見短尾型家燕與洋燕混群 30 隻（其中洋燕 6）。此外型差異有待再確認。

5. 洋燕的繁殖及遷移性

一直以來本種均被界定為普遍的留鳥，在本案固定觀察記錄也顯示他全年出現，各觀察區小計均有至少 58 隻次以上的數量。繁殖記錄分別為：金龍橋紫雲寺前涼亭有固定一巢（4 月上旬築巢，5 月下旬離巢），另紫雲寺、古庄車站 7-9 月份也均有幼鳥的記錄。

其與家燕一樣有利用舊巢之習性，繁殖時並具地盤性，對原棲地有頗高的忠誠度。以出現記錄而言，第三區 9 月也有停在電線上超過 30 隻之記錄，其中混有亞成鳥。97 年 12 月 27 日在預勘時往大武途中，於台九線公路太麻里鄉香蘭村松子澗段可見遷移中與家燕混群 35 隻（短尾家燕 5 隻）停棲於電線上；此外 2 月 21 日非固定觀察於垃圾掩埋場更有 41 隻次的記錄。綜合而言，本種除少數留鳥，5-8 月為其繁殖季節之外，似乎另有群具有候鳥遷移特性的族群存在，有待確認。此二種燕子在固定觀察區的月出現數量如圖十。

6. 烏頭翁繁殖期稍有改變

在其他地方之觀察經驗，烏頭翁通常於冬季有結群活動的行為，且多於 3-5 月間出現求偶鳴聲，5、6 月則有出現保護雛鳥鳴聲。在本觀察區，除冬季有少數結群外，10-11 月間也能聽到求偶鳴聲。本種在此之繁殖時機有待再確認。

7. 大卷尾的冬季結群

本種習性屬留鳥，然在本觀察中發現其數量有隨季節消長之情形，在 5 月至 9 月較熱的季節則未見，且冬季可見群集夜棲現象。固定觀察區之月出現量如圖十一。依觀察其出現多集中在第五區，而出現在第四區者多以傍晚前飛越前往第五區者之情形為多。另非固定觀察在冬季有時會與樹鵲混群活動或共棲，並有在第五區刺軸含羞木高草濕地群集夜棲現象。本種似乎呈現季節性生育地遷移情

形，並且有冬季才出現的趨勢，可能是一種屬於氣候或食因性的島內遷移現象。

8. 結群遷徙並過夜的白鷺及黃鶺鴒

在本觀察中也注意到少數過境鳥種於過境期，會在此停留一段時間，停留期間夜晚有群集性過夜的現象。如以小白鷺及黃頭鷺為主的族群，冬季多喜在第五區刺軸含羞木高草濕地夜棲，有時也間雜有中白鷺及大白鷺；春季過境時則未見過夜情形。

黃頭鷺在觀察區全年可見，數量由 9 隻次（2 月）至 498 隻次（4 月）都有，以四月春末時量為最大（498 隻次），12 月（151 隻次）及 10 月（133 隻次）居次，顯見北遷繁殖及南下渡冬族群均會途經本區，惟附近周圍並無發現繁殖棲地。

小白鷺除了以小群方式過境外，平常也常見單獨一隻覓食者，其覓食環境含括溪流、水田、濕地及牧場；本種在觀察區也是全年可見，與黃頭鷺似乎可分為冬候鳥、夏候鳥及過境族群三類群。出現數量由 1 隻次（2 月）至 85 隻次（4 月）及 91 隻次（10 月）都有，四月春末時之過境數量為最大（85 隻次）。

黃鶺鴒則以高禾草濕地為夜棲地，過境時有群集夜棲特性，惟只在 8、9、10 月出現，最多曾在 8 月有 117 隻/次之紀錄。此三種具群集夜棲鳥類在固定觀察區的月出現數量如圖十二。

9. 夏天仍可見到磯鶺鴒及小環頸鴒

本二種在習性上早先均歸屬在冬候鳥，但小環頸鴒在台灣西部河川及沿海沙洲已有繁殖記錄（吳志昇 1996），本觀察區在 8、9 月仍可見到。在此炎熱季節時間出現，似乎說明除了處於遷徙過渡期外，另隱含著在台東縣的東南沿海及溪流沙洲上可能有繁殖之跡象。

10. 紅鳩、金背鳩及珠頸斑鳩的現況比較

附近隨著森林的轉為果園與旱作地增多，紅鳩喜愛的棲地似乎也增多。在本觀察區紅鳩以波動式的量出現，第五區曾於 11 月 29 日出現 26 隻紅鳩，餘則是個位數出現，全年出現頻率並不高(28%)。其常見於各觀察區間往來道路旁之電線上，此外零星住屋附近的量也均多於觀察區。果園混雜家屋且被稍被墾殖的環境，是他喜愛的生育地區。

金背鳩在觀察區的數量也不穩定，僅在第二區及來往於一及三區途中有記錄，計 29 隻次(1 月 3 隻/2 月 4 隻/3 月 21 隻/11 月 1 隻)，且只在冬季出現，雖發現數量均為 3 隻以上，但全年觀察區出現頻率並不高(20%)。此外 2-3 月之非固定觀察在往垃圾場附近之林地亦有 21 隻記錄。習性稍具隱密性，覆蓋不錯的森林至果園地區、散居住屋之間是其主要生育區。

珠頸斑鳩則是三種之中數量最多者，各種棲息環境均可見。三種鳩的生育區有高度的重疊，並有棲地上相互競爭排擠之可能。珠頸斑鳩之數量與出現率穩定，紅鳩及金背鳩則互有變化，整體上金背鳩似受著紅鳩擴張範圍的壓力，就特有亞種而言，顯然金背鳩之出現數量算是少的。三種鳩在觀察區的出現圖如圖十三。

11. 其他罕見種類

在本觀察中，除了在結果與討論(一)之種屬構成文章所提的保育種類外，另出現了 13 種算是少見的種類，分別如下：灰腳秧雞、田鶻、極北柳鶯、灰叢鶻、白耳畫眉、黃喉鶻、灰山椒鳥、黑喉鶻、褐色柳鶯、黃尾鶻、綠畫眉、大花鶻及小鶻；其中前 6 種為非固定觀察區中出現所記錄。

12. 外來逸鳥

在固定觀察區僅有白尾八哥一種（5 隻次），非觀察區之村落則有不少數量，冬季傍晚會結群。此外出現量呈不穩定的紅鳩，極有可能是早期的人為飼養引入或放生鳥。

六、結論

（一）本觀察結果認為本區有多種生育棲地間雜，鳥種出現略有呈現交會帶過渡區（Ecotone）現象，在環境邊際效應促成下，種類及數量算是豐富。尤期過境的鷺科數量是臺灣地區白鷺繁殖棲地以外所僅見。另 3 種鳩鴿科數量變化似與種間環境競爭有關，因而或可以鷺科及鳩鴿科鳥類作為本地區大環境有無變化之指標性物種。

（二）本區保育類鳥類計有 12 科 19 種，分別為：台灣山鷓鴣、魚鷹、東方蜂鷹、黑鳶、大冠鷲、鳳頭蒼鷹、赤腹鷹、林鵰、紅隼、紅頭綠鳩、黃嘴角鴉、領角鴉、東方角鴉、八色鳥、紅尾伯勞、台灣藍鵲、烏頭翁、台灣畫眉、八哥。常見種類則有花嘴鴨、小白鷺、黃頭鷺、大冠鷲、紅冠水雞、珠頸斑鳩、小雨燕、五色鳥、紅尾伯勞、大卷尾、黑枕藍鶺鴒、樹鶺鴒、洋燕、烏頭翁、紅嘴黑鶺鴒、褐頭鶺鴒、小彎嘴、灰鶺鴒、麻雀等 17 科 19 種。

（三）本區除了有保育性鳥類外，在觀察中仍有一些少見及出現率低的鳥類，如灰腳秧雞、白腹秧雞、青足鵠、田鵠、野鵠、翠翼鳩、臺灣夜鷹、小啄木、灰山椒、棕背柏勞、小卷尾、白環鸚嘴鶺鴒、褐色柳鶺鴒、黃眉柳鶺鴒、極北柳鶺鴒、野鵠、黃尾鵠、黑喉鵠、灰喉鵠、大彎嘴、白耳畫眉、綠畫眉、灰背椋鳥、大花鶺鴒、黑臉鶺鴒、

小鷓及黃喉鷓等 27 種。一般常見的綠繡眼在此出現率不高是有些不尋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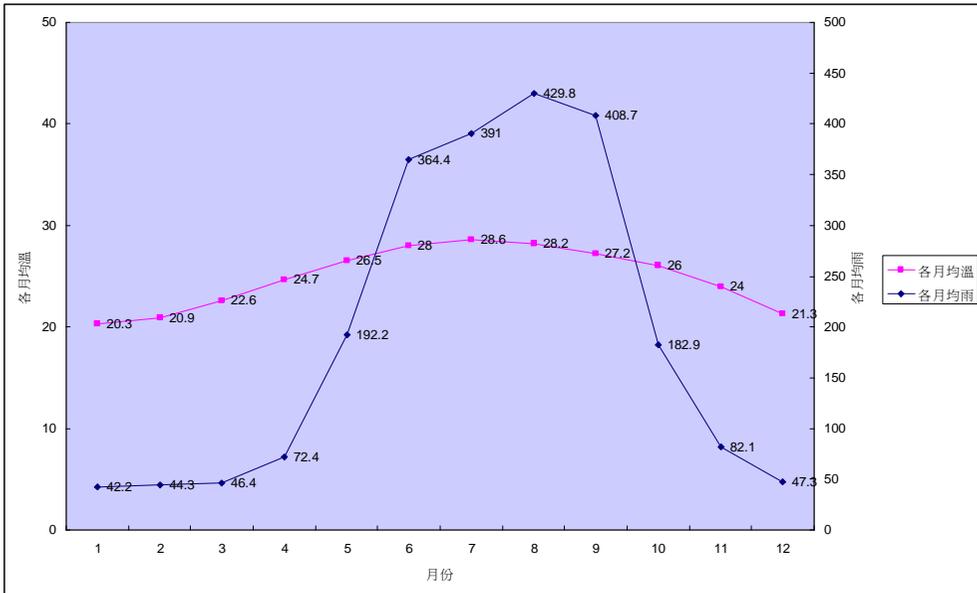
(四)金龍湖雖然劃為地方級濕地，然而鳥種數僅有 38 種、756 隻次，在五觀察區中屬最低者，可能的原因是環湖微棲地環境單調，東西岸際之間太靠近了，且環湖道路行人與野鳥間無任何阻隔。若能作適度的棲地營造並以近自然作法，妥作空間區隔並設賞鳥屋，相信將可再引入更多野鳥。

(五)第五區次生相思林所擁圍之古河域間，擁有多量的濕地並間雜有農耕地、牧場與次生林，過境或度冬期間均有不少鳥種聚集，依照演替趨勢，這些地未來將逐漸陸化形成為耕地，為免其失去濕地生態價值，或許日後可將此範圍（如金龍路與金虎路間古河域中之某段）主動導引水流後營造為自然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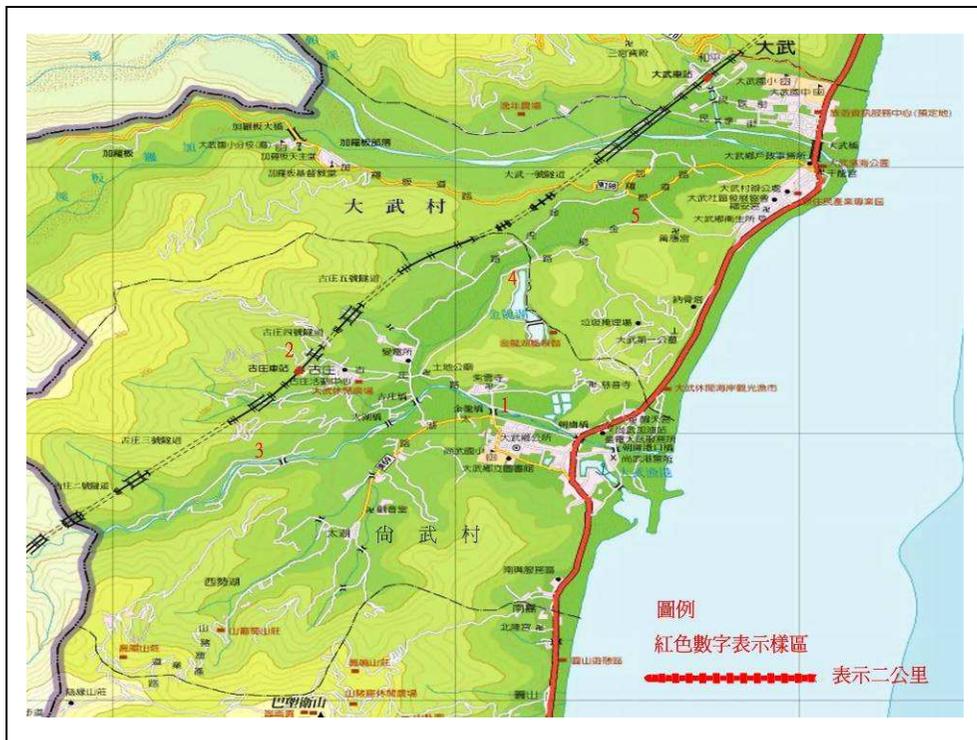
(六)本區金龍橋西南方雖有水泥拌合廠，但尚無相關開發行為影響本區鳥類之活動。另雖 10 月以後在金龍橋西邊沿岸，公所因 88 風災溢流之故發包築堤，該工程為防止朝庸溪漫流而特別興築，在該施作範圍曾記錄有烏頭翁、褐頭鷓鴣、野鷓、翠鳥、臺灣畫眉及少數水鳥等活動，依觀察該方式對地表影響不大，在植被逐步恢復後，基本上對鳥類尚無嚴重影響。

引用文獻及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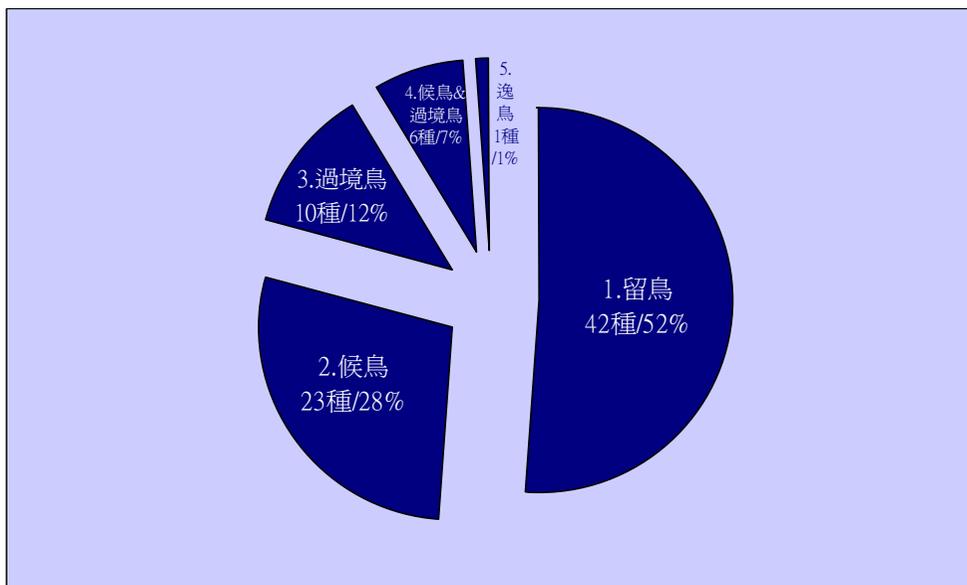
- 王嘉雄等，1991，台灣賞鳥圖鑑，亞舍圖書有限公司。
- 內政部，2005，台東縣大武鄉行政區地圖。
- 何春蓀，1986，臺灣地質概論（臺灣地質圖說明書）與圖，經濟部中央地調所。
- 林朝啟，1957，臺灣地形，臺灣省文獻會。
- 吳志昇，1996，燕鴿繁殖的初步調查，野鳥 3，p.17-26，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 莊文星，2011，東臺灣颱風地貌變遷（二）金崙溪、大武溪、大竹溪，科博館館訊 287 期。
- 郝道猛，1987，生態學概論，徐氏基金會。
- 蕭如英譯（Sokal & Rohlf 合著），1989，生物統計學導論，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環保署委託環境影響評估準則，（2010 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
- 顏重威等，1996，中國鳥類圖鑑，翠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蘇鴻傑、劉榮瑞，1986，森林植物生態學，臺灣商務印書館。
- 屏東縣瑪家國中排灣文化數位網
<http://web.mjhh.ptc.edu.tw/culture/page2/page2.html>
-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網站
<http://www.railway.gov.tw/Jhhiben/CP.aspx?SN=11786>
- 大武鄉公所網站 <http://www.dwuu.gov.tw/index.php>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http://conservation.forest.gov.tw/mp.asp?mp=10>
<http://econgisdw.forest.gov.tw/>
- 林務局台東林區管理處網站
<http://taitung.forest.gov.tw/ct.asp?xItem=48753&ctNode=2376&mp=350>
<http://taitung.forest.gov.tw/ct.asp?xItem=33967&CtNode=2370&mp=350>
- 經濟部水利署自來水質水源保護區網站
<http://welfare.wra.gov.tw/publicize/3/1/1.aspx>
- 維基百科網站（河流列表）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B2%B3%E6%B5%81%E5%88%97%E8%A1%A8>
-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V7/climate/monthlyData/mD.htm>
- 中華鳥會網站 <http://www.bird.org.tw/index.php/works/lists>
- 內政部營建署網站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2758&Itemid=198
- Xeno-canto（鳥音網）
<http://www.xeno-canto.org/>
- The internet Bird collection
<http://ibc.lynxeds.com/>
- 鴉鴉聲音網
<http://www.owlpages.com/sounds.ph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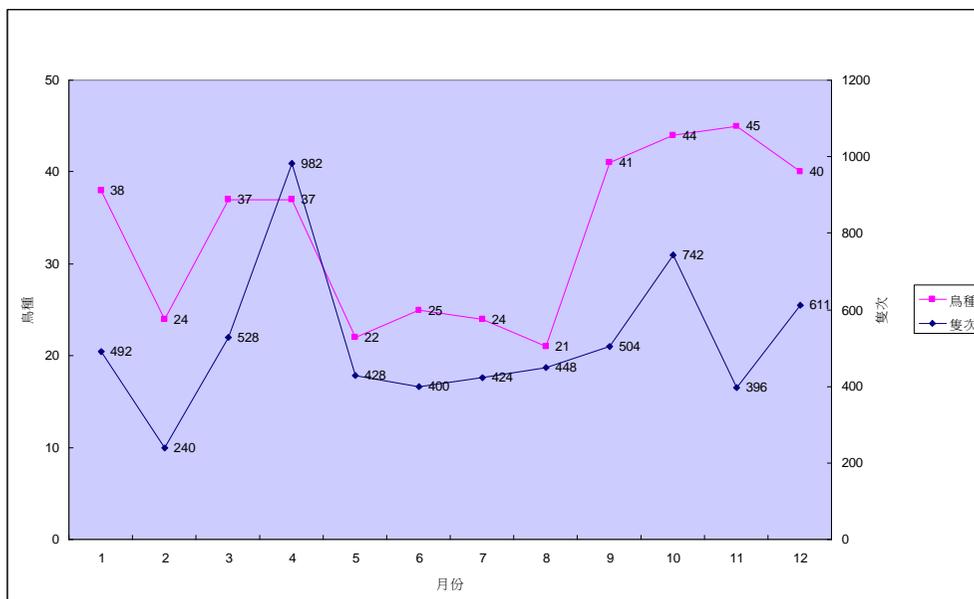
圖一：大武生態氣候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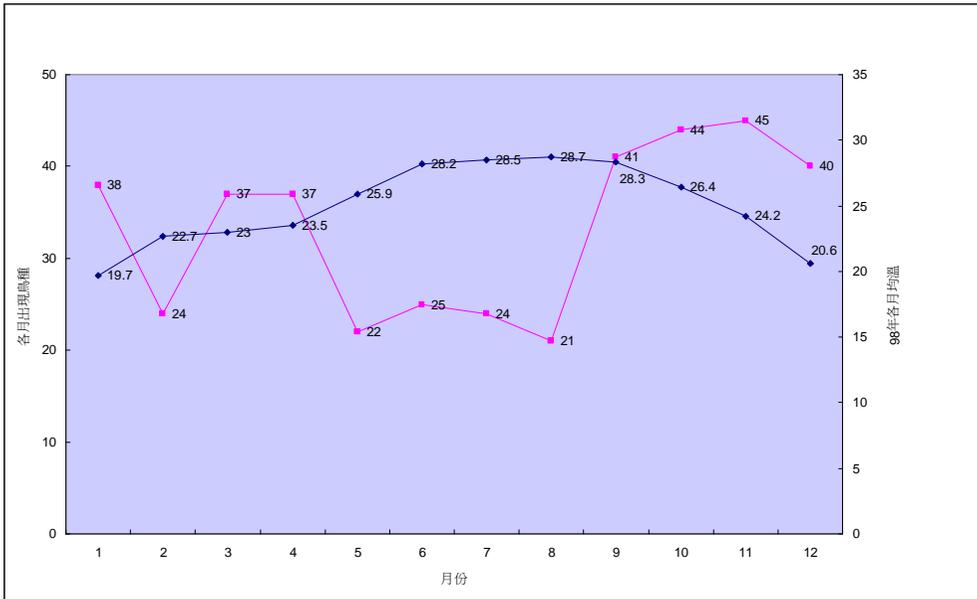
圖二：鳥類觀察區樣點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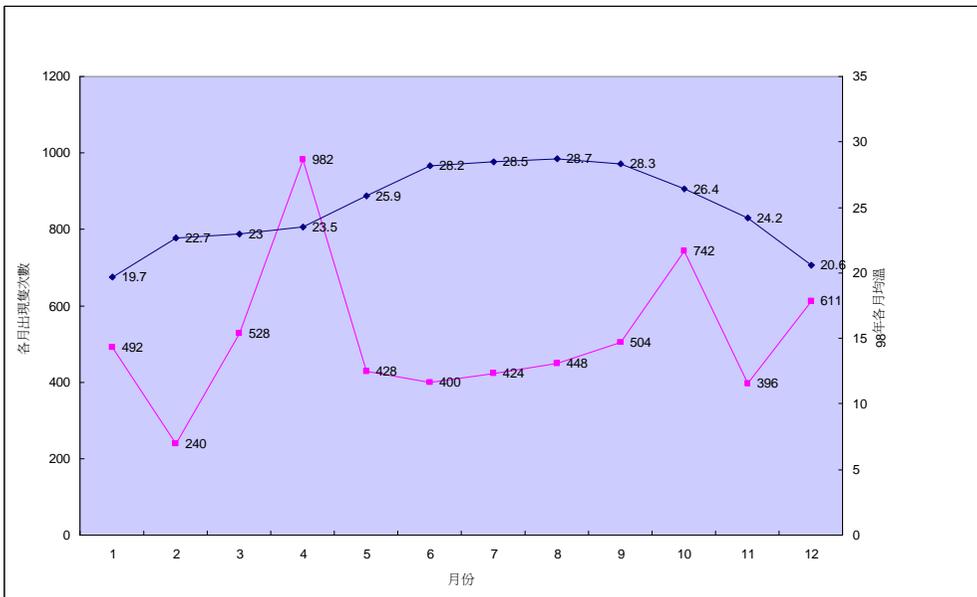
圖三：鳥類綜合組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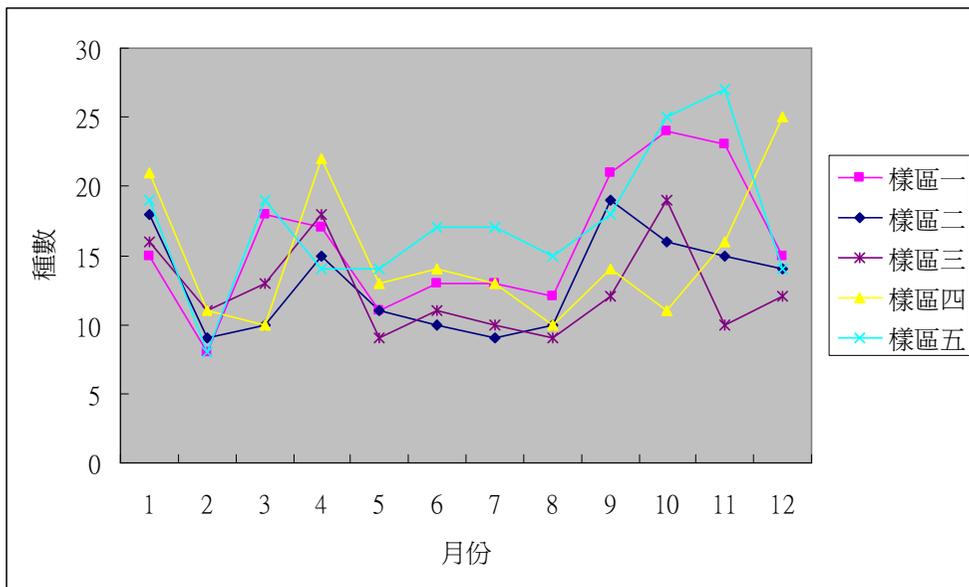
圖四：各月出現鳥種及數量（隻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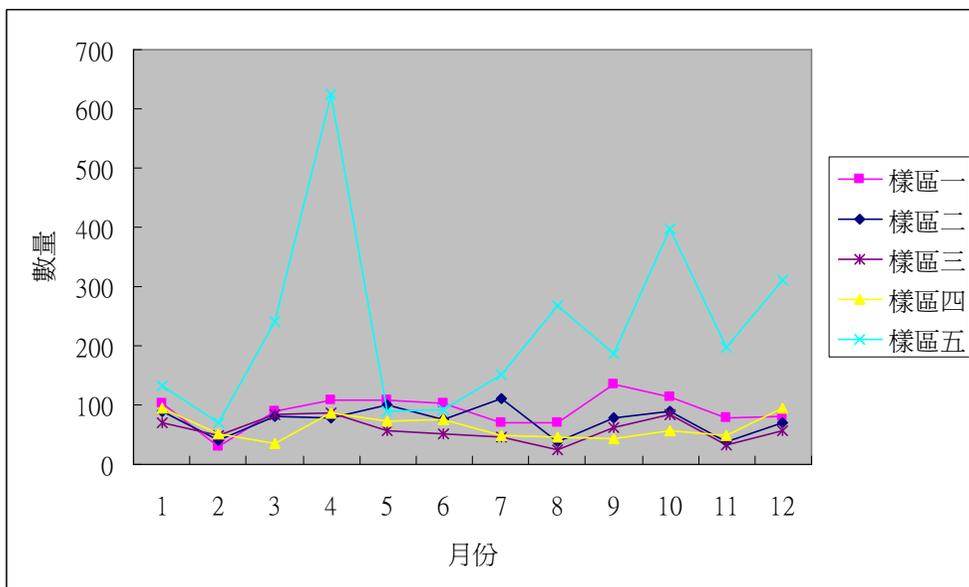
圖五：各月出現鳥種及 98 年月均溫比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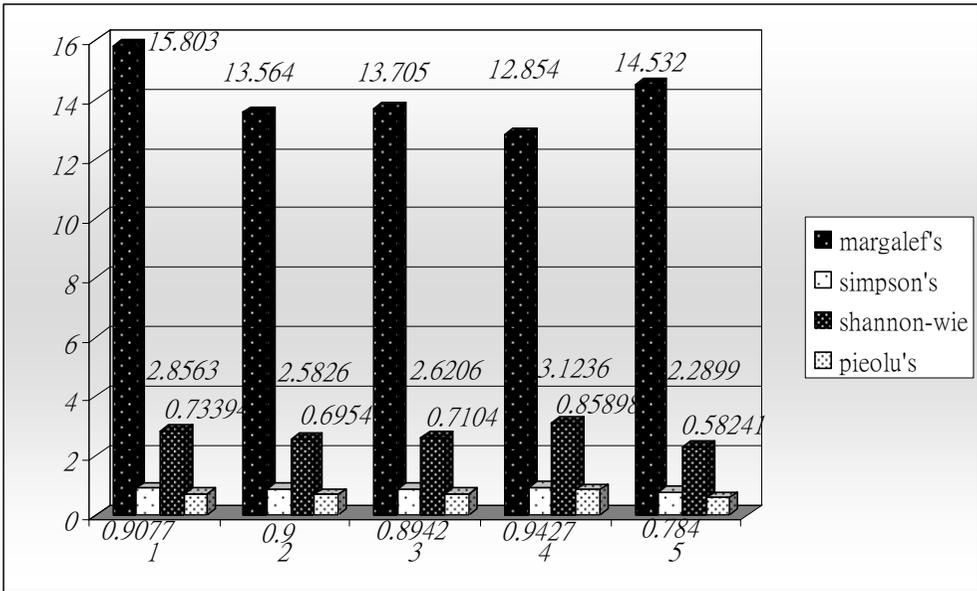
圖六：各月出現鳥數量（隻次）及 98 年月均溫比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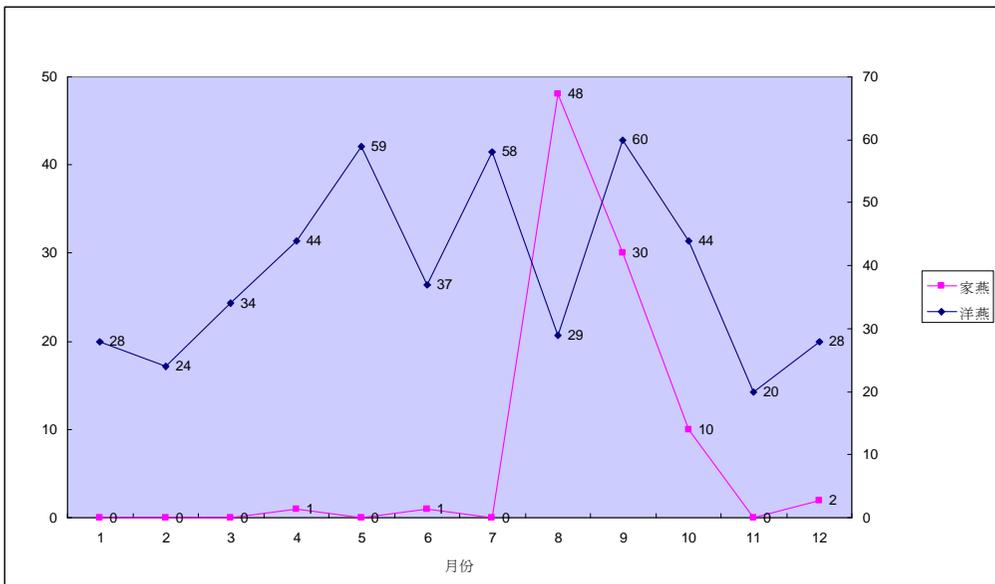
圖七：五區各月鳥種變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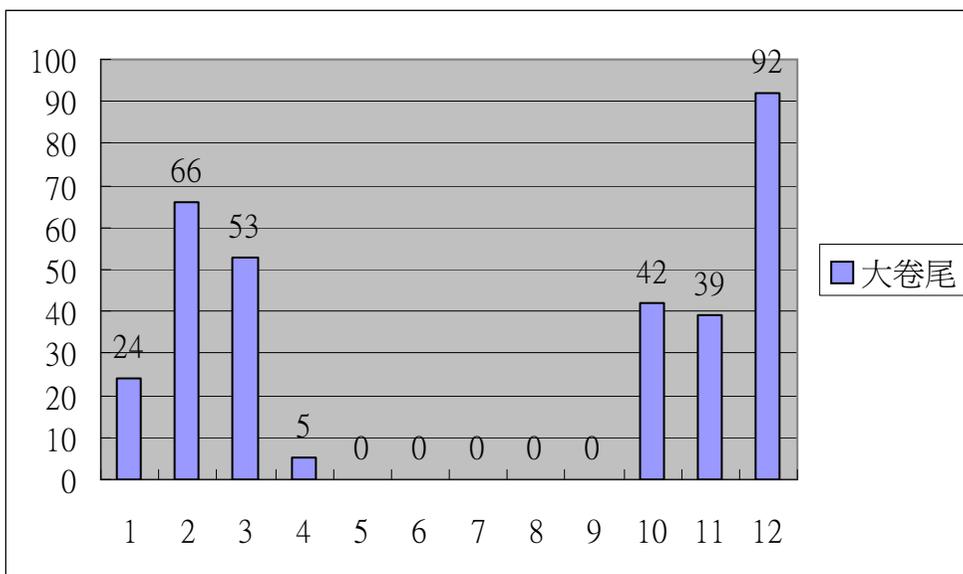
圖八：五區各月鳥數量（隻次）變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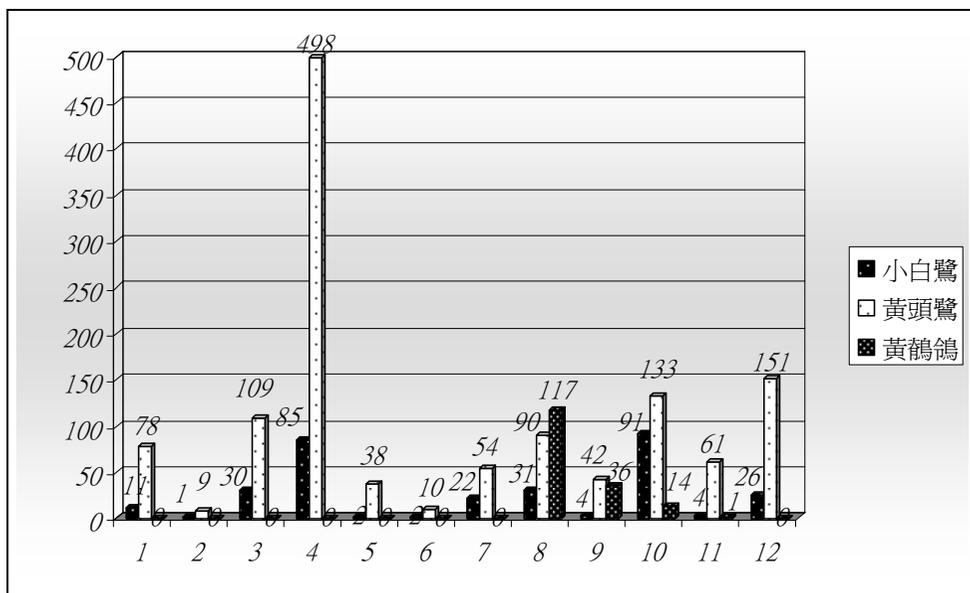
圖九：五區歧異度比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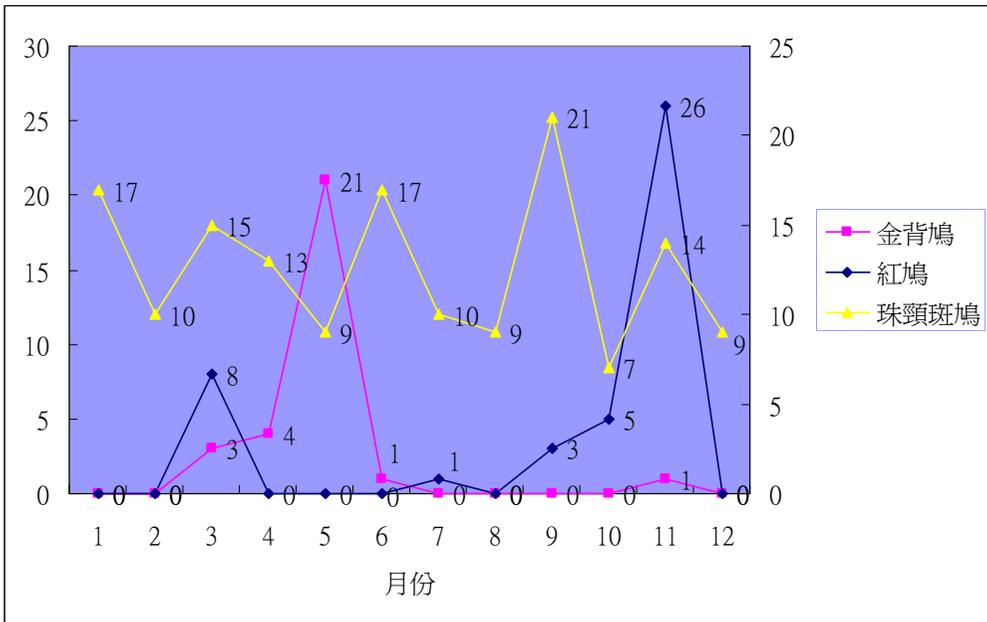
圖十：家燕及洋燕出現數量（隻次）比較圖



圖十一：大卷尾各月出現數量（隻次）圖



圖十二：小白鷺等三過境鳥數量（隻次）圖



圖十三：三種鳩鴿科鳥數量（隻次）比較圖

附錄一、各區鳥數量及歧異度

| 序號 | 中名\觀察區 | 一區 | 二區 | 三區 | 四區 | 五區 | 各別種量 |
|----|-----------|-----|-----|----|----|------|------|
| 1 | 綠頭鴨 | | | | | 3 | 3 |
| 2 | 花嘴鴨 | | | | 19 | 175 | 194 |
| 3 | 小水鴨 | | | | | 3 | 3 |
| 4 | 台灣山鷓鴣 III | | 5 | | | | 5 |
| 5 | 竹雞 | 8 | 8 | 4 | 7 | | 27 |
| 6 | 蒼鶩 | 1 | | 2 | 8 | 6 | 17 |
| 7 | 大白鶩 | 5 | | 2 | 6 | 24 | 37 |
| 8 | 中白鶩 | | | | 8 | 23 | 31 |
| 9 | 小白鶩 | 15 | 1 | | 7 | 286 | 309 |
| 10 | 黃頭鶩 | 22 | 2 | 6 | 58 | 1185 | 1273 |
| 11 | 夜鶩 | | | | | 6 | 6 |
| 12 | 魚鷹 II | | | 1 | | | 1 |
| 13 | 東方蜂鷹 II | 2 | 2 | | | 2 | 6 |
| 14 | 黑鶩 II | 3 | 1 | | 3 | | 7 |
| 15 | 大冠鶩 II | | 3 | 11 | | | 14 |
| 16 | 鳳頭蒼鷹 II | 4 | 1 | 5 | | | 10 |
| 17 | 赤腹鷹 II | | 2 | | | | 2 |
| 18 | 紅隼 II | 2 | | | | | 2 |
| 19 | 白腹秧雞 | | | | | 1 | 1 |
| 20 | 紅冠水雞 | | | | 3 | 39 | 42 |
| 21 | 小環頸鴿 | 4 | 1 | | | 6 | 11 |
| 22 | 磯鶻 | 1 | | | | 9 | 10 |
| 23 | 白腰草鶻 | 4 | | | 1 | 3 | 8 |
| 24 | 黃足鶻 | 3 | | | | 1 | 4 |
| 25 | 青足鶻 | 1 | | | | | 1 |
| 26 | 鷹斑鶻 | 3 | | | | | 3 |
| 27 | 野鴿 | | | 1 | | | 1 |
| 28 | 金背鳩 | | 29 | | | | 29 |
| 29 | 紅鳩 | 12 | 1 | 1 | | 29 | 43 |
| 30 | 珠頸斑鳩 | 50 | 72 | 10 | 7 | 12 | 151 |
| 31 | 翠翼鳩 | | | 1 | 7 | 1 | 9 |
| 32 | 紅頭綠鳩 II | | | | 3 | | 3 |
| 33 | 番鴿 | 5 | 2 | 1 | 8 | 3 | 19 |
| 34 | 小雨燕 | 157 | 104 | 80 | 31 | 21 | 393 |
| 35 | 翠鳥 | 3 | | | 4 | 2 | 9 |
| 36 | 五色鳥 | 35 | 27 | 41 | 46 | 24 | 173 |
| 37 | 小啄木 | 2 | | | | | 2 |
| 38 | 八色鳥 II | | | | 1 | | 1 |
| 39 | 灰山椒鳥 | 4 | 3 | | | 2 | 9 |
| 40 | 紅尾伯勞 III | 39 | 13 | 14 | 18 | 46 | 130 |
| 41 | 棕背伯勞 | | | | | 1 | 1 |
| 42 | 大卷尾 | 11 | 8 | 4 | 20 | 278 | 321 |
| 43 | 小卷尾 | | | 2 | | | 2 |
| 44 | 黑枕藍鶻 | 2 | 6 | 16 | 25 | 8 | 57 |
| 45 | 台灣藍鶻 III | | 5 | 10 | | | 15 |
| 46 | 樹鶻 | 23 | 56 | 87 | 52 | 37 | 255 |
| 47 | 巨嘴鴉 | 1 | 4 | | 24 | | 29 |
| 48 | 家燕 | 26 | 1 | 2 | 21 | 42 | 92 |

| 序號 | 中名\觀察區 | 一區 | 二區 | 三區 | 四區 | 五區 | 各別種量 |
|----|----------|------|-----|-----|-----|------|------|
| 49 | 洋燕 | 114 | 87 | 140 | 58 | 66 | 465 |
| 50 | 日本樹鶯 | 2 | | | 3 | 2 | 7 |
| 51 | 白環鸚嘴鶯 | | | 2 | | | 2 |
| 52 | 烏頭翁 II | 173 | 119 | 35 | 85 | 86 | 498 |
| 53 | 紅嘴黑鶯 | 82 | 160 | 110 | 75 | 44 | 471 |
| 54 | 褐色柳鶯 | | | | | 1 | 1 |
| 55 | 黃眉柳鶯 | | 2 | 2 | | | 4 |
| 56 | 褐頭鷓鴣 | 24 | | | 19 | 42 | 85 |
| 57 | 野鶇 | 1 | | 1 | | 3 | 5 |
| 58 | 黃尾鶇 | | | | 1 | | 1 |
| 59 | 黑喉鶇 | | | 1 | | | 1 |
| 60 | 藍磯鶇 | 7 | 8 | 4 | 3 | 4 | 26 |
| 61 | 白腹鶇 | 4 | 1 | 4 | 4 | | 13 |
| 62 | 赤腹鶇 | 2 | 5 | 19 | 15 | 4 | 45 |
| 63 | 台灣畫眉 II | 3 | | 1 | | | 4 |
| 64 | 大彎嘴 | | 1 | 4 | | | 5 |
| 65 | 小彎嘴 | 9 | 22 | 39 | 26 | 10 | 106 |
| 66 | 山紅頭 | | | 3 | | | 3 |
| 67 | 繡眼畫眉 | | | 23 | | | 23 |
| 68 | 綠畫眉 | | 1 | 2 | 2 | | 5 |
| 69 | 綠繡眼 | 4 | 2 | 2 | | 1 | 9 |
| 70 | 八哥 II | | | | | 2 | 2 |
| 71 | 白尾八哥 | 2 | | | | 3 | 5 |
| 72 | 灰背棕鳥 | | | | | 5 | 5 |
| 73 | 黃鶇鶇 | 16 | | | | 152 | 168 |
| 74 | 灰鶇鶇 | 10 | 7 | 7 | 12 | 1 | 37 |
| 75 | 白鶇鶇 | 8 | | 1 | | | 9 |
| 76 | 大花鸚 | | | | | 6 | 6 |
| 77 | 樹鸚 | 2 | 2 | | 18 | 2 | 24 |
| 78 | 小鸚 | | 2 | | | | 2 |
| 79 | 黑臉鸚 | 3 | | | | | 3 |
| 80 | 麻雀 | 162 | 101 | | 48 | 35 | 346 |
| 81 | 白腰文鳥 | | 2 | | | 6 | 8 |
| 82 | 斑文鳥 | 14 | 10 | | | 6 | 30 |
| | | | | | | | 0 |
| | 各分區出現鳥隻次 | 1090 | 889 | 701 | 756 | 2759 | |
| | 各分區出現鳥種 | 49 | 41 | 40 | 38 | 51 | |

| | | | | | |
|-------------------|---------|--------|--------|---------|---------|
| 各分區標準差/ 種數 隻次 | 2.95 | 1.447 | 1.764 | 3.95 | 2.351 |
| | 11.29 | 10.95 | 8.89 | 13.09 | 69.51 |
| 各分區變異系數/ 種數 隻次 | 0.2369 | 0.1577 | 0.2051 | 0.4011 | 0.1979 |
| | 0.259 | 0.3079 | 0.3171 | 0.4329 | 0.6301 |
| 各分區四種生態指數 | | | | | |
| 1 margalef's | 15.803 | 13.564 | 13.705 | 12.854 | 14.532 |
| 2 simpson's | 0.9075 | 0.9 | 0.8942 | 0.9431 | 0.784 |
| 3 shannon-wiener | 2.8563 | 2.5826 | 2.6206 | 3.1236 | 2.2899 |
| 4 pieolu's | 0.73394 | 0.6954 | 0.7104 | 0.85898 | 0.58241 |
| (shannon's) | 1.2405 | 1.1216 | 1.1381 | 1.3566 | 0.9945 |

| 編號 | 中名 | 學名 | 觀 | 察 | 日 |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現區數 | 出現率 | 生息狀況 | | | | | | | | | | | | |
|------------|-------------|-----------------------------------|---|---|---|---|---|---|---|---|---|---|---|---|---|---|---|---|---|---|---|---|---|---|---|---|---|------|------|--------|--------|------|---|---|---|---|---|---|---|----|-----|----|
| 27 | 青足鷸 | <i>Tringa nebularia</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0.04 | 過 | | | | | | | | | | | | | |
| 28 | 鷹斑鷸 | <i>Tringa glareola</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1 | 2 | 0.08 | 過 | | | | | | | | | | | |
| 29 | 田鷸 | <i>Gallinago gallinago</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固定觀察區 | | | | | | | | | | | | |
| C32 | 鳩鴿科 | Columbida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 | 野鴿 | <i>Columba livia</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0.04 | 留 | | | | | | | | | | | | |
| 31 | 金背鳩 | <i>Streptopelia orientalis</i> | 1 | 1 | 1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5 | 0.2 | 留 | | | | | | | | | | | | |
| 32 | 紅鳩 | <i>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i> | | | | | 1 | 1 | | | | | | | | | | | | | | | | | | | 1 | 1 | 7 | 0.28 | 留 | | | | | | | | | | | |
| 33 | 珠頸斑鳩 | <i>Streptopelia chinensis</i> |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24 | 0.96 | 留 | | | | | | | | | | | |
| 34 | 翠翼鳩 | <i>Chalcophaps indica</i> | | | | | 1 | 1 | 1 | | | | | | | | | | | | | | | | | | | 1 | 6 | 0.24 | 留 | | | | | | | | | | | |
| 35 | 紅頭綠鳩 II | <i>Treron formosae</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1 | 0.04 | 留 | | | | | | | | | | | | |
| C33 | 杜鵑科 | Cuculida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 | 番鵲 | <i>Centropus bengalensis</i> | | | | | | 1 | 1 | 1 | | | | | | | | | | | | | | | | | | 1 | 1 | 0.36 | 留 | | | | | | | | | | | |
| C35 | 鷓鴣科 | Strigida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 | 黃嘴角鴞 II | <i>Otus spilocephalus</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固定觀察區 | | | | | | | | | | | |
| 38 | 領角鴞 II | <i>Otus lettia</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固定觀察區 | | | | | | | | | | | |
| 39 | 東方角鴞 II | <i>Otus sunia</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固定觀察區 | | | | | | | | | | | |
| C36 | 夜鷹科 | Caprimulgida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 | 台灣夜鷹 | <i>Caprimulgus affinis</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固定觀察區 | | | | | | | | | | | |
| C37 | 雨燕科 | Apodida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 | 小雨燕 | <i>Apus nipalensis</i> | | 1 | 1 | 1 | |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9 | 0.76 | 留 | | | | | | | | | | |
| C38 | 翠鳥科 | Alcedinida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 | 翠鳥 | <i>Alcedo atthis</i>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1 | 1 | 8 | 0.32 | 留 | | | | | | | | | |
| C42 | 鬚鴛科 | Megalaimida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 | 五色鳥 | <i>Megalaima nuchalis</i> |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23 | 0.92 | 留 | | | | | | | | | | |
| C43 | 啄木鳥科 | Picida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 | 小啄木 | <i>Dendrocopos canicapillus</i> | | | | | | | 1 | 1 | | | | | | | | | | | | | | | | | | | 2 | 0.08 | 留 | | | | | | | | | | | |
| C44 | 八色鳥科 | Pittida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 | 八色鳥 II | <i>Pitta nympha</i>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1 | 0.04 | 夏 | | | | | | | | | | | |
| C45 | 山椒鳥科 | Campephagida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 | 灰山椒鳥 | <i>Pericrocotus divaricatus</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1 | 2 | 0.08 | 過 | | | | | | | | | | |
| C46 | 伯勞科 | Laniida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 紅尾伯勞 III | <i>Lanius cristatus</i> | 1 | 1 | 1 | 1 | | | 1 | 1 | | | | | | | | | | | | | | | | |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5 | 0.6 | 冬過 |
| 48 | 棕背伯勞 | <i>Lanius schach</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1 | 0.04 | 留 | | | | | | | | | | |
| C48 | 卷尾科 | Dicrurida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 | 大卷尾 | <i>Dicrurus macrocercus</i>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 | | | | | | | | | | | | | | |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5 | 0.6 | 留 |
| 50 | 小卷尾 | <i>Dicrurus aeneus</i>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1 | 0.04 | 留 | | | | | | | | | | |
| C49 | 王鷄科 | Monarchida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 | 中名 | 學名 | 觀 | 察 | 日 |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現區數 | 出現率 | 生息狀況 |
|------------|-------------|-----------------------------------|---|---|---|---|---|---|---|---|---|---|---|---|---|---|---|---|---|---|---|---|---|---|---|---|----|------|--------|------|
| 51 | 黑枕藍鶇 | <i>Hypothymis azurea</i> | 1 | 1 | 1 | |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7 | 0.68 | 留 | |
| C50 | 鶇科 | Corvida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 | 台灣藍鶇 III | <i>Urocissa caerulea</i> | | | | | | 1 | | | 1 | | | | | 1 | 1 | 1 | | | | | | | | | 5 | 0.2 | 留 | |
| 53 | 樹鶇 | <i>Dendrocitta formosae</i> | 1 | 1 | 1 | 1 |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24 | 0.96 | 留 | |
| 54 | 巨嘴鶇 | <i>Corvus macrorhynchos</i> | 1 | | | | | | | | 1 | | | | | | | | | | | 1 | 1 | 1 | | | 7 | 0.28 | 留 | |
| C52 | 燕科 | Hirundinida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 | 家燕 | <i>Hirundo rustica</i> | | | | | | | | 1 | | | 1 | | | 1 | 1 | 1 | 1 | 1 | | | | | | 1 | 8 | 0.32 | 過冬夏 | |
| 56 | 洋燕 | <i>Hirundo tahitica</i>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25 | 1 | 過冬夏 | |
| C56 | 樹鶇科 | Cettiida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 | 日本樹鶇 | <i>Cettia diphone</i> | 1 | 1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1 | 4 | 0.16 | 冬 | |
| C61 | 鶇科 | Pycnonotida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8 | 白環鸚嘴鶇 | <i>Spizixos semitorques</i>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1 | 0.04 | 留 | |
| 59 | 烏頭翁 II | <i>Pycnonotus taivanus</i>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25 | 1 | 留 | |
| 60 | 紅嘴黑鶇 | <i>Hypsipetes leucocephalus</i>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21 | 0.84 | 留 | |
| C63 | 柳鶇科 | Phylloscopida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 | 褐色柳鶇 | <i>Phylloscopus fuscatus</i>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0.04 | 冬 | |
| 62 | 黃眉柳鶇 | <i>Phylloscopus inornatus</i>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2 | 0.08 | 冬 | |
| 63 | 極北柳鶇 | <i>Phylloscopus borealis</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固定觀察區 | |
| C66 | 扇尾鶇科 | Cisticolida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 | 褐頭鶇 | <i>Prinia inornata</i> | | 1 | | |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20 | 0.8 | 留 | |
| C68 | 鶇科 | Muscicapida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5 | 野鶇 | <i>Luscinia calliope</i>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1 | | 2 | 0.08 | 冬 | |
| 66 | 黃尾鶇 | <i>Phoenicurus aureus</i>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1 | 0.04 | 冬 | |
| 67 | 黑喉鶇 | <i>Saxicola torquatus</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1 | 1 | 0.04 | 冬 | |
| 68 | 灰叢鶇 | <i>Saxicola ferreus</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固定觀察區 | |
| C69 | 鶇科 | Turdida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9 | 藍磯鶇 | <i>Monticola solitarius</i> | 1 | 1 | | | 1 | 1 | 1 | | | | | | |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 | 12 | 0.48 | 冬 | |
| 70 | 白腹鶇 | <i>Turdus pallidus</i> | | 1 | | | | 1 | | | | | | | | | | | | | | | | 1 | 1 | | 4 | 0.16 | 冬 | |
| 71 | 赤腹鶇 | <i>Turdus chrysolaus</i> | 1 | 1 | | 1 | 1 | 1 | 1 | | | | | | | | | | | | | | 1 | | 1 | 1 | 9 | 0.36 | 冬 | |
| C70 | 畫眉科 | Timaliida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2 | 台灣畫眉 II | <i>Garrulax taewanus</i> | | | | | | 1 | 1 | | | | | | | 1 | | | | | | | | | | | 3 | 0.12 | 留 | |
| 73 | 大彎嘴 | <i>Pomatorhinus erythrocnemis</i> | | | | | | | | | | 1 | | | | | 1 | 1 | 1 | | | | | | | | 4 | 0.16 | 留 | |
| 74 | 小彎嘴 | <i>Pomatorhinus musicus</i>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24 | 0.96 | 留 | |
| 75 | 山紅頭 | <i>Stachyris ruficeps</i> | | 1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2 | 0.08 | 留 | |
| 76 | 繡眼畫眉 | <i>Alcippe morrisonia</i> | 1 | 1 | 1 | | 1 | 1 | 1 | | | 1 | | | | | | | | | | | 1 | | 1 | | 9 | 0.36 | 留 | |
| 77 | 白耳畫眉 | <i>Heterophasia auricularis</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固定觀察區 | |
| 78 | 綠畫眉 | <i>Yuhina zantholeuca</i> | | | 1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3 | 0.12 | 留 | |

附錄三、（觀察時期所拍相片輯要）



相片 1.觀察區範圍(中間谷地即古河域，中間左邊椰梢間古莊車站，中間偏右為紫雲寺)



相片 2.第一觀察區(金龍橋往西)



相片 3.第二觀察區(古莊車站)



相片 4.第三觀察區(太湖休憩點往西南)



相片 5.第四觀察區(金龍湖)



相片 6.第五觀察區(牧場濕地)



相片 7.第五觀察區(舊屋濕地)



相片 8.黑鳶(12.20.)



相片 9.大冠鷲(11.29.)



相片 10.巨嘴鴉(12.12.)



相片 11.鳳頭蒼鷹(11.15.)



相片 12.與洋燕混群的“短尾”家燕(10.03.)



相片 13. “短尾”家燕(12.27.)



相片 14.洋燕巢及幼雛(5.16.)



相片 15.洋燕亞成鳥(7.12.)



相片 16.冬季(2.21.)傍晚結群的大卷尾



相片 17.夏末(8.29.)夜晚結群的鷺鷥群



相片 18.冬季(12.12.)傍晚結群的鷺鷥群



相片 19.春末(4.26.)過境的黃頭鷺群



相片 20.春末(4.26.)過境的黃頭鷺及小白鷺群



相片 21. 春季(1.26.)過境期的小白鷺群



相片 22.三足鼎立的蒼鷺(10.18.)



相片 23.春季(3.14.)三種(大、小及黃頭鷺)鷺鷥群



相片 24.紅鳩及金背鳩(10.03.)



相片 25.紅頭綠鳩(12.20. /2 ♂ 1 ♀)



相片 26.五色鳥 (11.15.)



相片 27.紅尾伯勞(2.21. /♀)



相片 28.臺灣夜鷹(7.26.)



相片 29.小彎嘴畫眉(9.23.)



相片 30.赤腹鶇(1.26.)



相片 31.紅嘴黑鵲(3.28.左邊鳥嘴咬巢材)



相片 32.上:黃尾鵲♀,下:黃喉鵲(12.20.)



相片 33.花嘴鴨群(9.13.)



相片 34.藍磯鶇(1.18. / ♂)



相片 35.小環頸鵲(10.3.)

東台灣研究 20

主 編：夏黎明

編輯委員：李玉芬、林玉茹、夏黎明、陳鴻圖、黃宣衛、趙川明
鄭漢文

執行編輯：李美貞

出 版 東台灣研究會

台東市豐榮路 259 號

Tel : (089) 347-660

Fax : (089) 356-493

E-mail easterntw@gmail.com

網 址 <http://www.etsa-ac.org.tw/>

I S S N 2072-2583

本會出版品 一覽表

- 東台灣叢刊之一 國內有關台灣東部研究之學位論文書目 (缺書)
夏黎明等編 1994. 3.初版 1996.10.再版 頁數 204
- 東台灣叢刊之二 東台灣研究之中文期刊文獻索引 (缺書)
夏黎明等編 1994. 9.初版 1996.10.再版 頁數 215
- 東台灣叢刊之三 台東平原的移民拓墾與聚落
鄭全玄著 1995.10.初版 2002. 7.再版 頁數 157
- 東台灣叢刊之四 東台灣原住民族生態學論文集
劉炯錫編著 2000. 6. 頁數 150
- 東台灣叢刊之五 綠島的區位與人文生態的變遷
李玉芬著 2002. 2. 頁數 198
- 東台灣叢刊之六 戰後東台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工作實錄
夏黎明主編 2005. 1. 頁數 180
- 東台灣叢刊之七 邊陲社會及其主體性論文集
夏黎明主編 2005. 3. 頁數 292
- 東台灣叢刊之八 國家、區域與族群—臺灣後山奇萊地區
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 (1874-1945)
潘繼道著 2008. 2. 頁數 430
- 東台灣叢刊之九 花蓮糖廠：百年來的花蓮糖業發展史 (1899-2002)
鍾書豪著 2009. 6. 頁數 302
- 東台灣叢刊之十 撒奇萊雅族裔揉雜交錯的認同想像
王佳涵著 2010. 4. 頁數 270
-

| | | | | |
|-------|-----|----------|--------|--------|
| 東台灣研究 | 創刊號 | 1996.12. | 頁數 172 | (缺書) |
| 東台灣研究 | 2 | 1997.12. | 頁數 266 | (缺書) |
| 東台灣研究 | 3 | 1998.12. | 頁數 215 | |
| 東台灣研究 | 4 | 1999.12. | 頁數 212 | |
| 東台灣研究 | 5 | 2000.12. | 頁數 214 | |
| 東台灣研究 | 6 | 2001.12. | 頁數 228 | |
| 東台灣研究 | 7 | 2002.12. | 頁數 194 | |
| 東台灣研究 | 8 | 2003.12. | 頁數 183 | |
| 東台灣研究 | 9 | 2004.12. | 頁數 214 | |
| 東台灣研究 | 10 | 2005.12. | 頁數 144 | |
| 東台灣研究 | 11 | 2008.07. | 頁數 108 | (電子期刊) |
| 東台灣研究 | 12 | 2009.02. | 頁數 164 | (電子期刊) |
| 東台灣研究 | 13 | 2009.07. | 頁數 166 | (電子期刊) |
| 東台灣研究 | 14 | 2010.02. | 頁數 183 | (電子期刊) |
| 東台灣研究 | 15 | 2010.07. | 頁數 130 | (電子期刊) |
| 東台灣研究 | 16 | 2011.02. | 頁數 105 | (電子期刊) |
| 東台灣研究 | 17 | 2011.07. | 頁數 123 | (電子期刊) |
| 東台灣研究 | 18 | 2012.02. | 頁數 129 | (電子期刊) |
| 東台灣研究 | 19 | 2012.07. | 頁數 99 | (電子期刊) |
| 東台灣研究 | 20 | 2013.02. | 頁數 121 | (電子期刊) |

Journal of Eastern Taiwan Studies 20

Research Article

Contemporary Hunting Practices of the Paiwan Indigenous Population in
Taitung County.....*Fu Juing*

Report

The Hunting Culture of Yami—The Pig of Goasts
..... *Wang Kueyching and Cheng Hanwen*

Preliminary study on Dawu plain areas of birds.....*Chih-Sheng ,Wu*



Easter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2013. 2.